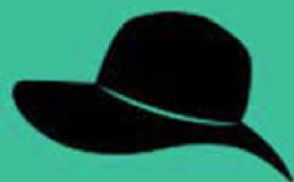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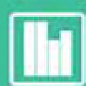
纽约往事 II

淑女篇



[美] 伊迪丝·华顿 著
Edith Wharton

王书敏 张东叶 译

 译言古登堡计划

版权信息

书名:纽约往事：淑女篇·译言古登堡计划

作者:[美]伊迪丝·华顿

译者:王书敏 张东叶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作者简介

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1862－1937），美国女作家。作品有《高尚的嗜好》、《纯真年代》、《四月里的阵雨》、《马恩河》、《战地英雄》等书。他和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1775—1817）同属“风俗小说家”。所谓“风俗小说”，就是指那种如实反映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地点、特定的社会阶层的社会风俗、习惯礼仪的小说。伊迪丝·华顿的小说大多数描写她所熟知的纽约上流社会，《纽约往事》的四个中篇就是这种题材的代表作。

作品简介

《元旦》写的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纽约的上流社会，女主人公黑兹尔迪安夫人被人发现跟另外一个男人出入于第五大道的一家旅馆，便为当时僵化的纽约社会唾弃，被认为是个“坏女人”。但事实另有隐情，黑兹尔迪安夫人其实是一位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英雄妇女。这里要提醒读者的是，千万不可忽略故事叙述者偶尔遇见一名天主教教士从她家走出来这一线索，因为一个循规蹈矩的上流社会的年轻寡妇要求得内心满足，只有从宗教上找依靠。

《老处女》反映的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纽约生活，被认为是这一组小说中最精彩的，后来被人改编为话剧并获得了普利策奖，接着又被拍成电影。小说围绕着一个私生女蒂娜，展现了夏洛蒂和迪莉娅两个堂姐妹之间的争斗。礼俗对个性尤其对女性的压抑在这篇小说中揭示得淋漓尽致，深入细腻的心理描写充分展示了伊迪丝·华顿的艺术特色。

元旦

第一章

“她是个坏女人……一直都是。他们过去常在第五大道旅馆幽会，”我母亲说道。她正在向我透露这两个人的过去，仿佛这样的犯罪地点加重了这对男女的罪行。她的眼镜斜对着手里的针线活，指间忙不迭地织着一条雪白的婴儿毯，嘴里窸窸窣窣吐出这些话，那声响可能会让人误以为是因为婴儿毯烧焦而发出的。（我母亲有一个特点，当她发表无情言论的同时，总是忙着做一些仁慈的事。）

“他们过去常在第五大道旅馆幽会”；这句话真是准确无误地展现了我们老纽约的特色！一个时代以后，人们在讲述像莉齐·黑兹尔迪安和亨利·普雷斯特之间的这类风流韵事时，会这样说：“他们在多家旅馆幽会”——今天，除了少数几个过时的老姑娘仍以年轻时分泌的毒液为食，还有谁会对别人在哪儿幽会这类事感兴趣?

生活已经过于电报化，人们的好奇心不会一直停留在一场已为人知的情感关系上；就像老希尔顿·杰克逊回应我母亲时说的，他边用他那完美的“瓷器”喝茶边嘟囔道：“第五大道旅馆？如今，就算有人在意，他们还是会在第五大道的路中央幽会。”

但是，我母亲那尖刻的话语像一束强光，突然聚焦在发生于我少年时代的一个不被人注意的事件上！

第五大道旅馆……黑兹尔迪安夫人和亨利·普雷斯特……这些名字连在一起，使她的谈话击中了我记忆深处的某一点，这就好比一只探照灯，一旦人们注意到它挑出的任何一个异常突出、发亮的东西，它就会在旋转间突然停下，被按住不动。

那时我还是个12岁的男孩，从学校回家过假期。我母亲的母亲，帕雷特外祖母，仍旧住在西二十三街的房子里，那是我外祖父在他那具有开创精神的青年时代建造的，在那个年代，一想到要住在危险的联合广场以北，人们就会心惊胆战——我的外祖母和我的父母回忆起那个年代时，总是带着一种开玩笑似的怀疑态度。一年年过去了，新房子稳步朝公园方向挺进，延伸到三十街之外，以水库为界。因此，在我上学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居住的地方已经成了一个沉闷孤立之地，既不属于南部的贵族区，也不属于北边的富人区。

哪怕是在当时，纽约的时尚潮流也如风云变幻，我隐约记得儿时外祖母佩戴着蕾丝花边，穿着吱吱作响的“云纹绸”，通常在元旦那天由她漂亮的已婚女儿们陪同着接待客人。至于老希尔顿·杰克逊，一旦一种社会习俗被废弃不用，他就总假装自己从未遵守过它。他坚持认为，除了在有荷兰血统的家庭之中，从未有谁认真遵守元旦礼仪。他还坚持认为，正因为如此，亨利·范德卢顿夫人才会以一种不情愿的半道歉方式坚持这种礼仪，而她的朋友们早就开始在一月一日这天闭门谢客，当那些守旧的人正在举行庆祝仪式时，这个日子已被他们定为城外聚会日，而这些聚会也已经成了不出席那些庆祝仪式的一个常用借口。

当然，外祖母后来不再接待客人。不过，她会觉得在冬天出城是一件非常古怪的事情，尤其当如今纽约的房子里都有了新式热风炉，暖和极了，而且都装着煤气枝形吊灯，灯火通明。不，谢谢了——外祖母这代人曾在冬天穿普鲁涅拉厚呢浅帮鞋和低领薄绸，生冻疮，在不暖和、不点灯的房子里长大，当被证实没有能力在纽约挣扎生活下去的时候被船运走，死在意大利，他们才不要去乡下过冬！因此，外祖母像大多数同辈人一样，在一月一日这天留在城里，通过家庭聚会的方式度过这一天，这就像一个追加的圣诞节——然而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因为没有礼物和李子布丁，这一天只不过是圣诞节的苍白月影。

尽管如此，这一天仍颇受欢迎，因为可以作为暴饮暴食、闲逛、无所事事的正当托辞：这种荷兰式的生活习惯依然在纽约最上流的圈子里广泛流行。不过，在我要讲述的这一天，当时我们还没站在那扇平板玻璃窗后面，虽然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从那里得到莫大乐趣，观察那些滑稽的先生们四处小跑，他们晚礼服上的白领结几乎要从大衣领里掉出来，他们从红褐色门面的房屋里冲进冲出，仿佛在响应一轮又一轮神圣的召唤。我们围坐在杯盘狼藉的午餐桌前，心满意足地消化着肚子里的食物，这时一个仆人冲进来，说第五大道旅馆着火了。

噢，接着乐趣就开始了——这可真是太有趣了！因为外祖母的房子正好对着那座宏伟的白色大理石大厦，每次我去捎口信或给长辈们买晚报时，都被要求“跨过去”，我对这座大厦的印象仅限于大堆大堆的地毯，以及无烟煤和咖啡混合在一起的浓重而闷热的味道。

这家旅馆尽管庄严肃静，却已不再时髦。在我的记忆里，谁也不认识去过那里的人；常常有“政客”和“西部人”光顾那里，我母亲说到这两个阶层的市民时的那种语调，总是似乎想要剥夺他们的选票，把他们跟文盲和罪犯归为一类。

不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越发期待从所说的这场灾祸中得到乐趣；那天上午，难道我们没有怀着极大的乐趣，观看街对面为元旦招待宴会准备的非同寻常的“花雨”，以及高耸的奶油糖霜蛋糕？这是一场公共宴会。旅馆里所有的女“客人”都被召集到公共客厅，那里挂着密集的蕾丝窗帘，装着重重的枝形吊灯，那些留长发、穿厚绒布衣服、戴白手套的先生们从两点钟就开始急匆匆赶到这个狂欢之地。现在，多亏了这场及时火，我们不仅可以兴高采烈地观看消防队执行工作（纽约年轻人至高无上的乐趣），而且还将亲眼目睹那些女士和她们的访客身穿节日盛装，被吓得从浓烟里踉踉跄跄地逃出来。就算想到火灾可能带来危险，也不能减弱这些令人愉快的期待。这座大厦建造牢固；纽约所向披靡的消防队已经到了门口，他们戴着的黄

铜色头盔闪闪发光，乘坐的马匹如银质餐具那样耀眼；我的高个子表哥休伯特·维森一听到第一声警报就猛冲到了街对面，现在已经飞快地返回来说危险结束了，然而一楼和二楼到处都是烟和水，一片混乱，那些房客正被转往其他旅馆。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除了感到无限的欢乐，还能从这事件中明白些什么呢？

我们的长辈们，一旦放下心来，也和我们一样。他们站在我们身后，也凑近窗户，越过我们的脑袋向外看，我们听见他们那咯咯的欢笑声，以及混杂其中的讽刺评论。

“噢，亲爱的，看呀——他们都过来了！那些元旦女士们！大白天穿着低领和短袖，个个都是!噢，那个胖的头上戴着纸玫瑰……亲爱的，它们是纸的……很可能是从奶油蛋糕上弄下来的！噢！噢！噢！噢！”

萨拜娜·维森姨妈不得不用她的蕾丝手帕堵住了自己的嘴，然而她那套在棉绸里的结实身躯却高兴地摇晃着。

“嗯，亲爱的，”外祖母温柔地提醒她，“我年轻那会儿，我们可是一天到晚、一年到头都穿低领裙子。”

没人在听。我的凯特表妹经常模仿萨拜娜姨妈，现在她正处于极度亢奋中，紧紧抓住我的胳膊。“看他们逃跑那样儿！客厅里肯定到处都是烟。噢，不过这一位更有趣；头上戴长羽毛的那位！外婆，你白天头上戴过羽毛吗？噢，真不敢相信！还有那位戴钻石项链的！所有的先生都戴着白领结！外公在下午两点的时候戴过白领结吗？”凯特对什么事都不严肃，外祖母轻轻皱了一下眉以示责备，她则假装没有看到。

“唔，直到今天，在巴黎，人们在婚礼上还是那样做的——穿晚礼服，戴白领结，”希尔顿·杰克逊带着权威的口气发言道。“当查尔斯顿

的明妮·川瑟姆在玛德莱娜教堂嫁给公爵……”

不过，甚至都没人在听希尔顿·杰克逊说话。这群人里突然有个人尖叫起来：“噢，那儿有个没穿晚礼服的女士从旅馆里跑出来了！”

这声叫喊使我们所有人的眼睛都朝向所指的那个人，她刚刚走到门口；有人用一种怪异的语气补充道：“哎呀，她的体形看起来像莉齐·黑兹尔迪安——”

接下来是一阵死一般的寂静。那个没穿晚礼服的女士停住脚步。她站在门口台阶处，面纱掀开着，脸朝着我们的窗户。她的裙子是深色的，很朴素——简直太朴素了，因此反倒显得惹人注目——转瞬间，她的一只手已经放在图案密集的面纱上，将它拉下来把脸遮住了。不过，我这双年轻人的眼睛既敏锐又看得远；在那几乎不被察觉的一瞬间我已经看到了一幅景象。她漂亮吗——或者她仅仅是长得与众不同？我感觉到，那张小巧苍白的椭圆形脸上流露着震惊，黑色的双眉皱成一条线，原本温暖的双唇现在因为痛苦而扭曲地撅着；仿佛某种神秘事物在一个男孩的意识思维背后滋生和低语，它丰富、秘密、迫切，突然间紧盯住了我……我的心被击中的那一刻她的面纱遮了下来。

“可那确实是莉齐·黑兹尔迪安！”萨拜娜姨妈喘着气说道。她已经止住笑，手里揉皱的手帕掉在了地毯上。

“莉齐——莉齐？”这个名字在我的脑袋上空盘旋着，说出这个名字的语气各种各样，有谴责、失望，也有半遮掩的怨恨。

莉齐·黑兹尔迪安？在元旦这一天，和那些那种穿着打扮的女人一起跑出第五大道旅馆？可她到底能在那里做什么？不；胡说！这不可能……

“亨利·普雷斯特和她在一起，”萨拜娜姨妈接着说道，语调急促低沉。

“和她在一起？”有人喘息道；我母亲哆嗦了一下叫道：“噢——”

这个家里的男人们什么也没说，但是我看见休伯特·维森的脸因为惊讶变得通红。亨利·普雷斯特！休伯特总是在我们这些年轻人面前絮叨他的这位亨利·普雷斯特，令我们感到无聊透顶！那种类型的家伙就是休伯特打算在三十岁时要成为的人：在他眼中，亨利·普雷斯特具备了男人的一切魅力。已婚？不，谢谢了！那种类型的男人天生就不适合家庭枷锁。休伯特面带大学生似的得意表情，笑着暗示说，他太喜欢和女士们交往；英俊、富有、独立——一个全能运动员，好骑手，枪法很棒，能熟练驾驶游艇（拥有领航员证书，而且总是驾驶自己的单桅帆船，船舱里摆满了竞赛奖杯）；他会举办最令人愉快的小型宴会，宴会从不超过六个人，雪茄比老博福特家的还要上乘；对待年轻人，包括休伯特这种年龄的家伙们，他非常友好得体——总之，他综合了所有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品质，在休伯特这类人的眼里，这些品质塑造出了一位极具内涵和魅力的人物，一个阅历丰富的人。休伯特总是严肃地总结道，如果我犯了什么事不想让家里知道的话，我应该直接去找“这家伙”；一想到我们的老休伯特一直处在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状态，我们身上流着的血液都凉了。

我为没看见这个传奇人物而感到遗憾；不过当时我的目光完全被那位女士所深深吸引，现在这一对儿已经消失在人群里。

我们窗户里的这几位仍旧尴尬地沉默着。他们看起来几乎吓坏了；但令我更震惊的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看起来感到惊讶。甚至我这样一个小孩子都能感觉出，显然他们刚刚看见的只不过证实了他们早有心理准备的某件事。最后，我的一个舅舅吹出一声口哨，被他妻子严厉地瞪一眼制止了，他嘟囔道：“见鬼”；我的另一个舅舅开始讲述自己年轻时亲身经历的一场火灾，不过没有人在听，这时我母亲

严厉地对我说："你应该待在家里准备你的功课——像你这样的大男孩！"——这句话明显不公平，这只能表明她当时是多么烦躁。

"我不相信，"外祖母低声说，语气里充满了警告、抗议和呼吁。我看见休伯特偷偷看了她一眼，眼神里充满感激。

不过其他人没人在听：每只眼睛依然紧张地盯着窗外。配着各式各样古老蓝布帘的"老马"从马房里出来，正驶过去将那些美丽的逃亡者拉走；这天天气冷得刺骨，刺眼的阳光像往常一样照着纽约城，每一束光线都像一根冰柱。女士们坐进古老的马车，现在重新镇静下来，正挤在她们那些摇来晃去的东西堆里，而她们那些戴小山羊皮手套的访客（"真像白兔子先生注！"凯特狂喜道）则一趟又一趟从房子里往外拿东西，殷勤地迈着艰难的步子跟在她们身后，扛出箱包、手提袋、鸟笼、宠物狗，以及成堆的华丽服饰。但是对于这一切——甚至我，一个小男孩，也能意识到——在外祖母家的窗户里，谁都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些。所有人的思绪，带着一种沉默和警戒的热切，仍然追随着显然和其他人不相关的那两个人的举动。整件事情——从发现到评论，再到沉默地用目光追随——也许总共用了一分钟都不到；在这60秒钟结束之前，黑兹尔迪安夫人和亨利·普雷斯特已经消失在人群里，并且，在这家旅馆继续把客人打发到街上时，他们已经一起离开或各自离开了。但是在我外祖母的窗户里，沉默持续着，没有被打破。

"嗯，结束了：消防员都出来了，"最终有人说道。

我们这些年轻人听到这句话都非常在意；然而我感到那些大人们却没什么热情，并没怎么注意纽约唯一一场盛会的壮观景象：鲜红色的梯子架到鲜红色的推车上，戴着头盔的消防员们一跃而起跳到消防车上，一对对膘肥体壮的黑色骏马训练有素地向前跳起，就像一辆接一辆的火之战车急速驶出。

我们沉默着，近乎愁眉苦脸地退回到客厅的壁炉旁；大家在那里无精打采地感叹了一轮后，我母亲第一个站起来，把她的针线活塞进袋子，然后转向我，重新恢复了郑重的语气说道：“谁让你刚才一直盯着消防车看个没完，所以才太困了没办法准备功课”——这句话太不着边际了，我再一次意识到，在看到黑兹尔迪安和亨利·普雷斯特一起从第五大道旅馆走出来时，她的大脑遭受了多么严重的打击，但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有机会把这次逃亡的记忆跟之前和之后的事情联系了起来。

---

1. 《爱丽丝梦游仙境》中一只会说话的白兔子，在梦中，爱丽丝就是因为去追这只白兔子才掉进了神奇的地下世界，由此经历了一系列奇妙的事情。（译注）

第二章

黑兹尔迪安夫人在第五大道与麦迪逊广场的拐角处停住脚步。被火灾吸引而来的人群仍然包围着她；停下来喘口气是安全的。

她知道，她的同伴已朝相反的方向走了。在这类场合，他们的行动像纽约的消防队一样秩序井然、敏捷高效；他们猛冲到楼下大厅之后，发现警察已经堵住他们往常的出口，他飞快地问了一句："你还好吧？"她微微点头表示回应，这之后她确信他已经沿第二十三街朝第六大道走去。

"帕雷特家的窗户里挤满了人，"这是她的第一想法。

她这样想了一会儿，然后反思道："是的，不过在那么拥挤的人群里，又乱哄哄的，谁也不会想到我！"

她本能地将一只手放在面纱上，好像在回想自己跑出来的时候脸部曾露出来过，不过她想不起来自己有没有及时将脸遮住。

"我真是个傻瓜！面纱从我脸上掀开的时间不可能超过一秒钟——"但是立刻，另一个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又攫住了她。"我几乎可以肯定自己从其中一扇窗户里看见了希尔顿·杰克逊的脑袋，就在萨拜娜·维森的脑袋后面。其他人谁也没有那种特别的银灰色头发。"她打了个哆嗦，因为纽约的每个人都知道，什么都逃不过希尔顿·杰克逊的眼睛，他能将貌似不相关的事实碎片拼凑起来，而且技艺之精湛堪比熟练的瓷器修补者。

这时，她透过面纱环视四周。她常常在这个特殊拐角这样扫视，然后她开始沿百老汇大道走去。她走得很顺利——快，但又不会太

快；轻盈、自信，带着某些女人特有的一种神态，她们知道自己体形很美，期待因为这体形被人认出来，而不是害怕被认出来。但是在这轻松的外表背后，她身上直冒冷汗。

节假日的百老汇大道，和往常这个时间一样，几乎空无一人；看热闹的人们仍在第五大道上缓缓地来回涌动。

“幸运的是，当我们从旅馆出来时，那么多人挤在一起，所以没人会注意到我，”她又自言自语道，意识到这条长长的大道上只有自己一人后，她放下心来。对于像她这种处境的女人，镇静和沉着非常有必要，所以这两个特点几乎已经成为她的第二天性，因此几分钟之后，她那加速且不规则的心跳开始减弱，并渐渐稳定下来。仿佛是要测试一下自己心跳的规律性，她停在了一家花店的橱窗前，赞赏地看着那一束束装在花瓶里的玫瑰和硕大的紫丁香，花束紧凑的铃兰和紫罗兰，以及蓓蕾还未绽放的首批杜鹃。最后，她打开花店大门，仔细看了一番那些红透了的蔷薇和尼尔斯元帅花，然后精心挑选了两支完美无瑕的样品花——那是一种刚刚绽放的银粉色玫瑰。她等店主把它们包在棉绒里，然后为了更好地保护它们，她把长长的花茎轻轻滑进自己的暖手筒。

“毕竟，这太简单了，”她边往前走边自言自语。“我会告诉他，我从塞西莉亚表姐家出来后刚走近第五大道，就听到消防车拐到第二十三街上，于是我就跟在它们后面跑。他肯定会那么做的……一旦……”她叹了口气，停止自言自语。

她在第三十一街拐弯的时候加快了步子。她正走近的这座房子既低矮又狭小；但是，饰边的窗帘之间那闪闪发光的圣诞冬青树、擦洗干净的台阶、发亮的门铃和门把手，使这房子看起来非常舒适惬意。它从上到下都洋溢着幸福，像是一对快乐夫妇的安乐窝。

当莉齐·黑兹尔迪安走到门口时，一阵奇妙的变化传遍她全身。她立刻意识到了这个变化——当她的小房子出现在眼前时，她常常这样对自己说：“一拐这个弯我就觉得自己变年轻了。”甚至今天也不例外。尽管心情烦乱，她还是意识到原本皱着的双眉正在自动变平展，一种发自内心的轻松感正在取代胸中的巨大烦躁。她的行动也体现出这种轻松感，跑上台阶的时候动作快得像小女孩。她按了两次铃——这是她的暗号——然后朝她那上了年纪的客厅女仆粲然一笑。

“苏珊，黑兹尔迪安先生在书房吗？但愿你一直把炉火给他弄得暖暖和和的。”

“唔，是的，夫人。不过黑兹尔迪安先生不在家，”苏珊说道，同时恭敬地回以微笑。

“不在家？他还感冒着呢——而且在这样的天气里？”

“夫人，我也是这样跟他说的。但他只是笑了笑——”

“只是笑了笑？苏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莉齐·黑兹尔迪安感到自己的脸变得煞白。她赶紧将一只手扶在大厅的桌子上。

“唔，夫人，他一听到消防车的声音就像个孩子似的跑了出去。好像是第五大道旅馆着火了：他就是去那儿了。”

黑兹尔迪安夫人的双唇变得一点血色都没有；她感到血液颤抖着流回了心脏。但是过了一小会儿，她用一种自然又愉快的急躁语气说道：

“他简直疯了！出去多久了——你还记得吗？”她立刻感到这个问题可能问得有些鲁莽，便补充道：“医生说他待在外面的时间不能超过一刻钟，而且只能在一天里最晴朗的时候出去。”

“夫人，这我知道，我也这样提醒了他。不过我想，他出去差不多快一小时了。”

一种沉重的疲劳感压倒了黑兹尔迪安夫人。她感到自己仿佛刚刚顶着一阵刺骨大风行走了好几英里：她呼吸急促起来。

“你怎么能让他出去呢？”她悲叹道；然后，客厅女仆又恭敬地冲她微微一笑，于是她补充道：“噢，我知道——有时谁也阻止不了他。这段时间天气一直这么冷，他在房子里关得太久了，所以才那么焦躁不安。”

“夫人，我也正是那样觉得的。”

女主人和女仆互相看了对方一眼，表示共鸣，然后苏珊鼓起勇气建议道：“说不定出去走走对他有好处呢，”她这个阶层的人习惯鼓励有特权的病人不服从命令。

黑兹尔迪安夫人的表情变得严峻起来。“苏珊！我警告过你多少次了不要那样跟他说话——”

苏珊脸红了，做出一副痛苦的表情。“夫人，您怎么能把我想成那样呢？——我从没跟任何人说过什么，这座房子里的所有东西都可以为我作证。”

女主人做了一个不耐烦的动作。“噢，好吧，我猜他也快回来了。火已经被扑灭了。”

“哦——这么说，夫人您也知道这事？”

“你是说着火的事？哎呀，当然了。我亲眼看见了，甚至——”黑兹尔迪安夫人微笑道。“当时我正从华盛顿广场往家走——从塞西莉亚·温特小姐的家里——在第二十三街拐角的地方看见有一大群人，还有

浓烟……真是奇怪，我怎么没有碰见黑兹尔迪安先生。”她眼神清澈地看着客厅女仆。“不过，嗯，当然了，当时那么挤又那么乱……”

上到一半楼梯的时候她转过身来说：“请把书房的炉火弄暖和些，然后把茶端上来。客厅里太冷了。”

书房在楼上。她走进去，从暖手筒里取出那两支玫瑰，温柔地将它们解开，然后放进她丈夫写字桌上的一只细玻璃杯里。她在门口停下脚步，冲着生火的冬季房间里这一抹夏天景致微笑；然而片刻之后，她又焦虑地皱起眉毛。她站在那儿，聚精会神地想捕捉弹簧锁钥匙的声音；但是什么也没听到，接着她去了自己的卧室。

这是一个温馨的房间，挂着一张新式英国印花棉布，深陷的沙发上铺的也是这种布料，床上的枕头是用玫瑰花做内衬。地毯是樱桃红色，梳妆台像舞会礼服一样呈环形，还装饰着褶边。哦，她和苏珊是怎样撕扯布料，缝制，锤打，将旧蕾丝碎块、缎带、棉布拼凑起来，才做成这样美妙的杰作呀！她重新布置好这个房间后的好几周里，她丈夫每次进来都会说：“真想不出，你是怎么设法从你后妈最近的一张支票里省出这些可爱玩意儿的。”

莉齐·黑兹尔迪安注意到梳妆台上有一个花店送来的长盒子，盒子的一端是剪开的，因为里面那束玫瑰的花茎太长了。她剪断包装绳，从盒子里取出一个信封，看都没看一眼里面的内容，就随手将它仍进了炉火里。然后她把那些花推到一边，在镜子前重新理了理那一头黑发，小心翼翼地穿上一件镶有蕾丝的天鹅绒宽松长袍，它就摆在沙发上，旁边是她的高跟便鞋和多孔丝绸长袜。

她属于纽约第一批在每天下午五点喝茶的女性，也是第一批脱下外出服换上喝茶专用长袍的女性。

第三章

她回到书房，那儿的炉火正开始将一簇明亮的火焰投向暮色之中。火光映亮了黑兹尔迪安那些藏书的封面，她心不在焉地冲着由此呈现出来的温馨意境微微一笑。这时传来弹簧锁钥匙转动的声音，接着她听到丈夫的脚步声，以及他在楼下大厅里咳嗽的声音。

“真是疯了——真是疯了！”她低声说道。

缓慢地——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多慢呀！——他爬上楼梯，咳嗽声不断传进书房。她跑向他，张开双臂将他搂住。

“查理[注]！你怎能这么做？在这样的天气里？天都快黑了！”

他那瘦长的脸神采奕奕，带着一种不以为然的微笑。“我猜，苏珊已经把我出卖啦，嗯？别生气。你错过了壮观的一幕！第五大道旅馆着火啦。”

“是的；我知道。”她止住话，只不过停止得有些突兀。“可是，我并没错过——我跑过麦迪逊广场亲眼去看了看。”

“真的吗？你也在那儿？这真有趣！”他像个孩子一样，似乎觉得这非常好玩。

“我当然在那儿！我正在从塞西莉亚表姐家回来的路上……”

“嗯，当然。我忘了你要去那儿。那么，真是好奇怪呀，我们竟然没有碰到！”

“如果我们碰到的话，我早就把你拽回来了。我到家至少有半小时了，我到那儿的时候火已经被扑灭了。你怎么跟个孩子似的，光盯着浓烟和消防车就能在外面待这么久！”

他微微一笑，仍然抱着她，用他那枯瘦的手既温柔又动情地抚摸着她的头。“噢，别担心。我当时是在屋子里，安全极了，还喝着老帕雷特夫人的潘趣酒。这老妇人从她的窗户里看见了我，然后就派维森家的一个男孩穿过街道接我去她家。他们刚刚结束了一场家庭午宴。希尔顿·杰克逊也在那儿，后来是他开车送我回来的。所以你瞧——”

他松开她，然后朝壁炉走去，她则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盲目地盯着前方，而她脑袋里的想法则像磨坊引水槽一样转个不停。

“希尔顿·杰克逊——”她重复道，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是呀；他的痛风病又复发了——我真幸运！——他妹妹用自己的四轮马车来帕雷特家接他。”

她定了定神。“你咳嗽得比昨天厉害了，”她责备他。

“噢，你瞧——天气太冷了。不过我一会儿就好了……噢，那些玫瑰！”他赞赏地停在了写字桌前。

听到这话，她的脸高兴得熠熠闪光，尽管他提到的那些名字——“帕雷特、维森、希尔顿·杰克逊”——正像丧钟一样不停地在她的脑袋里鸣响。

“这些玫瑰挺好看的，是吧？”她笑盈盈地问道。

“我觉得好看极了。你一定得把它们拿到客厅里。”

“不，我们要在这儿喝茶。”

“太棒了——这就是说我们不会有客人，是这样吧？”

她微笑着点点头。

“真好呀！可是这些玫瑰——不行，它们可不能浪费在这荒凉的房间里。你今晚会把它们戴在裙子上吧？”

她显然吃了一惊，然后缓慢朝壁炉走去。

“今晚？……哦，我今晚不去斯特拉瑟斯夫人家了，”她想起来，然后说道。

“不，你要去。亲爱的——我想让你去！”

“可是你一个人怎么度过这一整晚呀？你还在咳嗽呢，肯定要到很晚才能睡着。”

“不过，我有很多新书看呢，就算睡不着也不会觉得无聊。”

“噢，你的那些书——！”他的台灯旁堆放着新切割开的书卷，她冲着它们微微做了个手势，半是调侃，半是焦躁。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老笑话，她总是不能相信有人真的能“喜欢阅读”。自从她第一次因为某本书（曾经和她生活在一起的人会称之为“一本深奥的书”）而让他稳实吃了一惊之后，尽管他们一起生活了这么久，他一如既往的这种阅读热情对她来说仍是一个谜。这是她第一次遇到天生的阅读爱好者；或者至少，她以前认识的人里只有少数几个看书的，比如她的后妈，还有那位退休的歌剧演唱者，以及流动图书馆小说的狂热爱好者们：她以前从没在有藏书的房子里住过。渐渐，她学会了以黑兹尔迪安的阅读为自豪，仿佛它是某种罕见的成就；她感到阅读为他增了光，甚至还意识到，阅读增添了他谈话的魅力，她总是能感觉到这种魅力，却一直无法解释它到底是什么。不过，在她内心深处，她仍认为书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且确信它们仅仅是锻炼耐性的一种辅

助手段，就像挑棒游戏，或者任何一种锻炼耐性的游戏，只不过看书有一个不足之处，那就是需要更强的脑力劳动。

“今晚你会不会太累，不想阅读了呢？”她充满期待地问道。

“太累？哎呀，你这小傻瓜，阅读是世界上最好的休息方式！——亲爱的，我想让你去斯特拉瑟斯夫人家；我想再看到你穿那件黑天鹅绒裙子，”他哄骗似地微笑着补充道。

客厅女仆把茶盘端了进来，黑兹尔迪安夫人忙着沏茶。她丈夫已经伸直身子躺在了他常用的那张扶手椅里。他双臂交叉放在脖子后面，头向后仰疲倦地倚在双臂上，这样，当她越过壁炉瞥向他时，她看见他长长的脖子上鼓起来的肌肉，以及耳朵和下巴周围过早长出来的皱纹。他的下半边脸显得异常沧桑；只有那双眼，那双安静且带有讽刺意味的灰色眼睛，以及双眼往上那白白的额头，可以让她想起他七年前的样子。仅仅七年的时间啊！

她感到眼泪夺眶而出：不，有时，命运太残酷，未来太可怕，无法预知，而且过去——过去，噢，多么糟糕的过去呀！他坐在那儿，时不时地咳嗽着——在那双安静、半闭的眼皮后面，谁知道在想些什么呢。在这样的时刻，他显得如此遥不可及，她甚至感到自己比他不在房间里的时候还要孤独。

“查理！”

他收回思绪，“嗯？”

“给，你的茶。”

他默默地从她手里接过茶，她开始焦虑地猜测他为什么不说话。是因为他害怕说话可能再次引起咳嗽，害怕她会担心，会责备他？或者，是因为他在想——在想他在帕雷特老夫人家听到的事情，或者在

想希尔顿·杰克逊驾车送他回家的路上听到的事情……他们可能已经给了暗示……含沙射影……她不得而知……或者他在想他看见的什么事情，也许是从帕雷特老夫人家的窗户里看见的？她望着他那白白的额头，它在灯光下显得那么光滑、坚固，她自忖道：“噢，天哪，它就像是一扇上了锁的门。总有一天我会在它上面撞得头破血流！”

因为，毕竟，他要是真的看见了她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也许他从帕雷特夫人家的窗户里看见了她，甚至也许是从旅馆门口拥挤的人群里看见的。就她所知道的情形，在当时那样拥挤的人群里，他可能离她相当近，近得一伸手就能够着她。然后他可能退缩了，僵住了，惊呆了，不相信自己的双眼……她不得而知。她还从没想过，如果有一天他真的看到或者听到了，他的表情会如何，举止会如何，他会说些什么……

不！那是最糟糕的。他们一起生活差不多九年了——他们是多么亲密！——就她对他的了解，或者对他的观察，她无法确切预见到，在那种特殊情形下他的思想状态和态度会怎样。她知道，在工作上，他向来以机敏和洞察力而被人称道；令她吃惊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他常常看起来异常健忘，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然而那可能仅仅是他的本能，以便节省力气用到他认为更重要的事情上。有时她能肯定他相当慎重且自控，这时他的感受是一回事，表现出的则是另外一回事：也许，他甚至已经提前想出方案——正如刚开始出现疾病症状时，他便已冷静立好遗嘱，计划好和她将来生活相关的每件事，房子、仆人……不，她不得而知；总是有一种朦胧的不祥预感笼罩着她，她无法给这预感下定义，也无法使它具体化——就像那首恐怖诗里讲的、寻找那些恋人进行复仇的闪电，他有一次曾大声读给她听（真是不该选这首呀！），那是他们蜜月之旅时一个慵懒的午后，当时他们正懒洋洋地躺在意大利五针松树下。

女仆进来拉上窗帘，点上灯。炉火闪着光亮，玫瑰花的香味弥漫在温暖的空气中，钟表滴答作响，轻轻敲响半点的钟声，黑兹尔迪安夫人仍像先前那样不停地自忖道："现在，我该说点儿什么才显得自然呢？"

她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下面这些话就突然从她嘴里溜了出来："我猜，你没有看到我从旅馆里出来吧——因为我的确挤进去来着。"

她丈夫没有回答。她的心砰砰乱跳；然后她抬起双眼，看到他睡着了。他的脸看起来多平静呀——比醒着的时候年轻好几岁！巨大的放松感如一股暖流传遍她全身，代替了她身上的冷汗，这冷汗伴随她从那场大火一路心神不宁地回到家。毕竟，如果他能睡着觉，而且睡得这么踏实——毫无疑问，是因为他在这么冷的天气里轻率外出，累倒了——这意味着，毋庸置疑，也不用恐惧担心，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怀疑：她是安全的，安全，安全！

这反应如此强烈，使她好想跳起来，在屋子里转圈。她看到一幅画有些歪，想把它摆正，她好想再摆弄一下玻璃杯里的玫瑰花。然而他就坐在那儿，安静地睡着，长期形成的警觉习惯使她不敢打扰他的睡眠。她耐心地望着他睡着的样子：仿佛是一个生病的孩子在睡觉。

她满足地吸了口气。此时，她才能一门心思考虑这次外出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她知道，他这股突然来袭的困倦虽然是极度疲乏的迹象，但同时也是身体的自然恢复。她继续坐在茶盘后面，双手交叉，目光停留在他脸上，这幕寂静感染了她，使她栖息在安全的羽翼下。

---

1. 查理，查尔斯的爱称。（译注）

第四章

那天晚上11点，斯特拉瑟斯夫人家长长的客厅里早已挤满了人，灯火通明。

莉齐·黑兹尔迪安在门口停下脚步，环视四周。停下来挺直腰杆，朝每个人群或走进的每间客厅、音乐厅、剧院环视一圈，这习惯已经成为她的一种本能动作，因此，如果有人向她指出，她认识的那些年轻女人这种不经意的表情和不小心的举动，她会非常惊讶。那些女人确实也环视四周，但却带着一种朦胧、迷茫的目光，这种目光既是出自年轻，也是出自某种自觉的美。

莉齐·黑兹尔迪安从很久以前就把她这个年龄的大多数女性看作是生活这门艺术里的孩童。由经验培养出来的某种自卫的野蛮天性，一直使她比那些迷人的美人更加警觉和敏感，那些美人从育儿室步入到婚姻的殿堂，就像从一个玫瑰衬里的摇篮迈进另一个摇篮。晚餐后漫长的时间里，她在闷热的客厅听着她们无伤大雅的谈话，她们的丈夫此时则在楼下的吸烟室交流思想，就算这些思想不是那么不同凡响，至少也是基于更加直接的经验，这种时候她常常想“睡在摇篮里——她们一直都是那样”。

然而，正如所有那些老妇人所说，莉齐·黑兹尔迪安一直偏爱与男士们相处。

此时，她寻找的那个人没有出现，她轻轻松了口气。“但愿他知道要离得远远的！”

她更愿意自己离得远远的；但是她丈夫非要让她来。“你知道的，你在斯特拉瑟斯夫人家总是能玩得很高兴——每个人都玩得很高兴。这个老太婆不知怎么搞到了纽约最可爱的房子。今晚是谁演唱？……如果你不去，我就会认为那是因为我咳嗽比平时多了两三倍，所以你在为我担心。我的小宝贝，这会比第五大道旅馆的大火更要我的命……我现在感觉心跳非常不稳定……穿上你的黑天鹅绒长裙，好不好？——戴上那两朵玫瑰……”

因此她出发了。现在她就在这儿，穿着她的黑天鹅绒长裙，在斯特拉瑟斯夫人家的枝形吊灯亮闪闪的灯光下，置身于全纽约这些年轻、美貌和欢乐之中，因为，正如黑兹尔迪安所说，斯特拉瑟斯夫人的房子比其他任何人的房子都要可爱，而且每当她打开房子里的那些门，总是有四面八方的人们成群结队涌进来。

当黑兹尔迪安夫人走到内厅时，一阵浑厚的男高音正渐近尾声，大家都安静专心地听着。她看到坎帕尼尼[注]穿着低领衣服，嗓音在钢琴上方渐渐平息，最终变得寂静无声，紧箍着手套的那些手鼓起掌来，接着人头攒动，人们一如往常，大声喧哗。

在分散的人群里，她瞥见希尔顿·杰克逊银色的头顶。他们的目光越过裸露的肩膀相遇，他行了一个深深的鞠躬礼，她似乎觉得他干笑了一下，小胡子翘了起来。“他不常向我鞠躬鞠得那么低，”她担忧地想。

不过,当她走进房间，又泰然自若起来。在所有这些傻乎乎的漂亮女人之中，她觉得自己非常强大，因为她几乎在每件事情上都比她们懂的多，从做头发的方法到隐藏秘密的技巧！她感到一阵得意，得意自己裸露在黑天鹅绒长裙外那光滑白皙的双肩，得意从浓密的发髻上松开的那一缕卷发，得意尖端镶有钻石的金质发簪斜插着将发髻固定住。这一切都是她自己做的，不需要任何女仆帮她，她怎么可能让苏

珊那种笨手笨脚的人帮她呢！嗯，作为一名女性，她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斯特拉瑟斯夫人浑身羽毛装饰，身体笨重，星星状的钻石点缀在她那黑色的假发上，就像针插在针垫上，她已经迈着坚定的步伐回到了外室。越来越多的人走了进来；她正用自己那套常用的拙劣技巧接待、分配、介绍他们。突然，她的笑容加深了；很明显她在问候一位老朋友。她周围的人群解散了，黑兹尔迪安夫人看到她正抓着一个高个男子的手说着什么悄悄话，她显得既亲切又心不在焉，用女主人特有的闲散目光把各个房间扫视了一遍。那两人相视一笑；然后斯特拉瑟斯夫人的目光转向内室，她的微笑似乎在说："你会在那儿找到她的。"

高个男子点点头。他镇定自若地环视四周，然后开始朝人群中心走去，和每个人打着招呼，看起来他只是向遇到的每一位表示问候，除此之外并没有具体目标，然而他静静地、稳步地走在这条直通内室的路上。

黑兹尔迪安夫人已经在钢琴附近找到个座位。一个相貌好看的年轻人坐在她旁边，正滔滔不绝地向她讲述他将会在博福特家美妙的舞会上穿什么衣服。她听着，时而表示赞成，时而提出建议；不过她眼睛的余光一直没离开渐渐走近的那名高个男子。

他帅吗？是的，她对自己说；她不得不承认他长得帅。也许有点过于魁梧和红光满面；尽管他的风度和体态非常明显地否定了这一点，然而经过再三考虑，人们还是会认为像他这种身高的男子，毕竟会给人一种压抑感。是的；通常，他的胸有成竹使他看起来像是刻意表现出来的；就是说，作为一个超过40岁的男子，漫不经心地打发着时日，还仍然是一个肌肉发达的人，蓝色的眼睛依然清澈，晒黑了的浅脑门上那波浪式的金发并不比过去显少，散落在眉毛上方的金发颜色浅得几乎成了银色，蓝色的眼睛因为浓密头发的衬托显得更蓝了。

一副傻相？并没有。他的微笑否定了这一点。这微笑充满自信，足以使他避免一副蠢相，然而这微笑又如此冷酷，使人感到丝丝寒意，他轻易决然地支配着自己的生活，正如此刻信步穿过斯特拉瑟斯夫人家的客厅一样。

半路上他被耽搁了，因为维森夫人用她那红扇子轻轻拍了他一下。维森夫人——当然了，黑兹尔迪安夫人思考道，查尔斯不是已经提到过，他们观看那场大火时萨拜娜·维森夫人正和她母亲帕雷特夫人一起也在场吗？萨拜娜·维森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女性，是她家族中这一代人里少数打破过传统的人之一，斯特拉瑟斯夫人这位鞋油女王刚买下第五大道的这座房子时，她就来这里做客，发起了对社交界的第一场挑战。莉齐·黑兹尔迪安将双眼合上了一会儿；然后，她从座位上站起身，加入了围在歌手周围的人群。她从那儿遛达到另一个熟人堆里。

“听我说：这家伙又要唱啦。我们到那边角落去吧。”

她感到有人非常轻微地碰了一下她的胳膊，然后她遇上了亨利·普雷斯特沉着的目光。

一块火光通红、棕榈树遮蔽的休息区将客厅和餐厅隔开，它位于房子后部，横穿整间房子。黑兹尔迪安夫人犹豫了一下；然后她看到维森夫人警惕的目光，于是她微笑着抬起头，跟着她的同伴走了。

他们在棕榈树下的一张小沙发上坐下来，一对夫妇也在寻找同样的休息区，这对夫妇在门口停住，然后交换了下眼神走了出去。黑兹尔迪安夫人笑得更厉害了。

“我的玫瑰呢？你没收到吗？”普雷斯特问道。他用眼睛的余光看她，同时却假装正在查看手套上的一颗纽扣，或者正在注视他那擦得锃亮的靴子尖。

“不，我收到了，”她回答道。

“你没戴它们。你戴的不是我订的。”

“不错。”

“那么，这是谁的？”

她打开她的珠母扇，把头垂在它那复杂的花纹上。

“我的，”她说道。

“你的！唔，当然啦。不过我猜，是有人送你的吧？”

“我送的。”她犹豫了片刻。“我把它们送给我自己。”

他微微扬起眉毛。“可它们不适合你——那么淡的粉色！我能问问为什么你没有戴我的吗？”

“我早就告诉过你……我告诉过你多少遍了，永远不要送花……在那一天……”

“胡说。那一天才更应该送花……怎么回事？你还在紧张不安吗？”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她压低声音说道：“今晚你不该来这儿。”

“我的小宝贝，这真不像你！你确实紧张不安。”

“当时你没看到帕雷特家窗户里的那些人吗？”

“什么，在对面吗？天哪，没看到；我当时只顾走路了！真是活见鬼，这下可没有退路了。不过那又怎样？在那么挤的人群里，你认为有那么一会儿——”

“当时我丈夫和他们一起在那屋子里，”她说道，声音更低了。

他那自信的脸耷拉了下来，然后，几乎是一瞬间，又恢复了傲慢自大的神气。

“那么——？”

“哦，什么也没发生——到现在为止。只是我要你……现在走开。”

“正如你不让我来这儿一样！可你却来了，因为你知道如果你不来的话……我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亲爱的，听我说，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失去理智！”

这个挑战似乎唤醒了她。她抬起下巴，环顾挤满了人的房间，从这个角落可以对房间一览无余，她朝几个熟人动人地点头和微笑，希望他们当中有人向她走来。可是，尽管他们都对她的问候做了回应，而且带着几分夸大的热诚，然而谁也没有朝她隐蔽的座位走过来。

她稍微把头扭向她的同伴。“我再次要你走开，”她重复道。

“那好吧，我会走开的，等这家伙把歌唱完。但是我必须得说，你真是讨人喜欢——”

《你好，我的家》[注]的节拍响起，使他止住话头。他们并排坐在沉思冥想、表情僵硬的时髦人士中，听着昂贵的音乐。她已将身体甩进沙发的一角，而亨利·普雷斯特，除了他的双眼他整个人都非常谨慎，他坐在离她稍远的地方，翘着二郎腿，一只手握着放在膝盖上的折叠礼帽，令一只手则随意地放在沙发上。她的薄纱围巾的一端耷拉在他俩中间；她没有朝他的方向看，也没有将目光从歌手身上移开，但是她能感觉到普雷斯特的手已经挨到她的围巾并把围巾朝他那边拉。她轻微战栗了一下，下意识地动了动，似乎要把围巾收拢到自己

身边——然后放弃了。歌声停止，他朝她微微弯下腰，说道："亲爱的"，声音那么低，似乎只不过是一口气拂过她的面颊；之后，他站起身向她行了一个鞠躬礼，然后漫步走进另一个房间。

她轻轻叹了口气，然后，重新将身体安置在角落里，冲希尔顿·杰克逊抬起她明亮的双眼，他正走近她。"今天下午多亏你把查理从帕雷特那儿送回家。"她伸出一只手，示意他在她旁边坐下。

"多亏我？"他笑道。"哎呀，我很高兴自己有机会把他安全送回家；我猜，他太淘气了，根本不该去那个地方。"她似乎感到他稍微停顿了一下，仿佛等着看这句话产生的效果，她的眼睫毛垂了下来。不过他又接着说道："他还咳嗽着呢，难道你鼓励他跟在消防车后头绕着整个城市跑？"

她也笑了。

"我才不鼓励他——永远不会——如果他肯听我的。话说回来，他今天出去可真傻呀，"她附和道；就像下午她跟丈夫谈话时那样，在这整个谈话过程中她一直不停地问自己："现在，我该说点儿什么才显得自然呢？"

她应该提及着火时自己在场吗——或者她不该提到这个？这个问题大声地在她脑袋里喋喋不休，害得她几乎听不到她的同伴在说什么；然而同时，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以前他从未对自己这么亲密过，更确切地说，从未像现在这样把注意力紧紧放在她身上。她处在一种奇怪的状态中，既不安又清醒，无论谁走近她，她的眼睛似乎重新把对方脸上的每一个细节都看得清清楚楚；老希尔顿·杰克逊那虚伪的长脸，布满皱纹的粉色脸颊，太阳穴上的静脉，以及精心打理的银发下面的静脉，他眼睛里那些微小的血丝，当他用那双小心谨慎的蓝眼睛注视着她时，这一切都仿佛展现在某种强效镜头之下。他的眼镜悬挂在那只戴白手套的手上，另一只手则托着放在膝盖上的礼帽。

他暗示，在那假装不经意的姿势后面，其实是一位动物买卖商屏住呼吸耐心地守在裂缝处，等待突然从里面蹦出某种小动物——前提是你观察的时间足够长，或者充分让它感觉到你并非在找它或希望它在附近的任何地方。因为觉察到他正不知疲倦地关注着自己，黑兹尔迪安夫人的太阳穴疼痛起来，仿佛她正坐在一束刺眼的灯光下，而这灯光甚至比斯特拉瑟斯家的枝形吊灯还要亮——在这刺眼的光束里，她脑袋里每次闪现出还未成形的想法都能让人看出来，清晰可见得如同额头表面的那些细纹，因为她的焦虑而无法控制地皱成了眉头。是的，普雷斯特说得对；她正在失去理智——在这危险的一年里第一次失去理智，这一年她总是需要一次又一次使它保持稳定。

“这是怎么回事？我这是怎么了？”她思忖道。

之前已有过警报——不然还能怎样？但是，那些警报只是刺激了她，使她更加警惕和机灵；然而今晚，她感到自己颤巍巍地进入了以前完全不知情的脆弱深渊。那么，这次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呢？噢，她知道得太清楚了！是查尔斯……他眼睛里那憔悴的神情，以及当他向后仰着睡着时喉咙上的那些线条。她以前从未向自己承认过他病得有多厉害；可现在，她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与此同时，她并不完全肯定他眼睛里的那种神情单单是疾病引起的，这使得这种紧张感令人无法承受。

她环视四周，猛然感到一阵绝望。在那光鲜活泼的人群当中——在那些称呼她莉齐的所有女人当中，以及那些常去她家做客的熟悉男人当中——她知道，在那一刻，没有谁能猜到，或者能理解她的感受……她的目光落在亨利·普雷斯特的身上，他出现在不远处，正朝着漂亮的莱曼夫人所坐的椅子俯下身子。“根本不会有人想到你！”她想。“不过天晓得，”她打了个冷战补充道，“他们对我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我亲爱的黑兹尔迪安夫人，你脸色有点儿苍白。你冷吗？我给你拿点香槟过来好吗？”希尔顿·杰克逊过分殷勤地提议道。

“好像你认为别的女人看起来都容光焕发似的！亲爱的，是因为这可恶难看的顶灯……”她不耐烦地站起身。她已经想到了要做的事情——“自然的”事情——那就是徐步走到吉妮·莱曼那儿，这时普雷斯特仍俯身向着她。那样一来人们就会明白她是否不安，或者是否不舒服——或者是否害怕！

但是半路上她停了下来，思忖道：“假设帕雷特一家和维森一家确实曾看到我了呢？那么，当他正和吉妮谈话的时候，我去找她，会看起来——会看起来怎样呢？”她开始后悔刚才和希尔顿·杰克逊坐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把它讲出来，他偶尔还是值得信赖不说出去的，尤其是，如果是一个漂亮女子亲自请求他发慈悲保守秘密的话。她扭头瞥了一眼，似乎想要把他叫回来；但是他已经走开，加入到另一群人当中去了，她反而发现自己突然和萨拜娜·维森走了个面对面。唔，也许这样更好。毕竟，这完全取决于维森夫人看到了多少，以及她打算站在哪一边，假设她真的看到了什么的话。她不大可能同老希尔顿一样神秘莫测。现在莉齐希望自己没有忘记参加维森夫人上次的晚会。

“亲爱的维森夫人，真是多亏了你——”

但是维森夫人没在那儿。通过对明哲保身这一神秘力量的练习，能使渴望不被伏击的女人不被人看到，或者使她通过觉察不到的方式把自己运送到地球表面的其他地方，两秒钟之前，维森夫人还一副落落大方的神态，差点儿和黑兹尔迪安夫人迎面撞上，两人脚下相隔的干净木地板已不足一码[注]——而现在，维森夫人那鲜活的背部和她那扇来扇去的红扇子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她压根儿就没在那儿，也压根儿就没看见黑兹尔迪安夫人（“上星期日她是在斯特拉瑟斯夫人家吗？多怪呀！我肯定在她来之前就已经离开了——”），而此刻她正在

钢琴较远的那侧仔细观看一幅画，就好像自己早就被周围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似的。

“噢，多像真的呀！我一看到梅索尼埃[注]的画就有这种感觉，”她大声说道，这一拿手好戏演得真是天衣无缝。

莉齐·黑兹尔迪安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她眼冒金光，仿佛挨了当头一棒。“这么说，那感受就是这样的了！”她想。她把头抬得高高的，重新环视四周，设法向亨利·普雷斯特做暗示，却看到他仍在忙于应酬可爱的莱曼夫人，正在这时，她瞥见了萨拜娜的长子、年轻的休伯特·维森，他正站在晚餐室门口那儿，气定神闲地期待着什么。

当休伯特·维森的目光同黑兹尔迪安夫人的相遇时，他脸红到了额头。他踌躇片刻，然后走向前来，行了一个深深的鞠躬礼——又是鞠得太低的那种！“这么说，当时他也看到我了，”她想。她笑了笑，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胳膊上。“哎呀，你真是太正式了！真的，我还没老到让你鞠躬鞠那么低的地步。我亲爱的小伙子，但愿你乐意马上带我去吃晚餐。整个下午我都在外面受冻，盯着第五大道旅馆的大火，现在我真是又累又饿。”

你瞧，骰子掷出去了——她说得足够大声，附近所有人都能听到！她现在肯定，这正是应该做的“自然的”事情。

她兴致高了起来，像女神一样仪态万方地走进晚餐室，挽着休伯特的胳膊走到一张空桌子那儿，桌子位于一个布满鲜花的角落里。

“不——我认为只有我们两个挺好的，你不这样认为吗？你想让那位又胖、又老、又无聊的露西·范德罗加入我们吗？如果你果真想，当然了……我可以看出，她非常想……不过，我可提醒你，那样的话我也会邀请一个年轻人过来！让我看看——我应该邀请亨利·普雷斯特吗？你瞧他正闲着呐！不，只有你和我两个人才更愉快，不是吗？”她

略微探身向前，双肘支在桌子上，下巴枕在她紧握的双手上，这种姿势年长的女人们看了会认为太放肆，而年轻的女人们则开始效仿。

“那么现在，请来点儿香槟——还有热水龟！……不过我猜你当时在火灾现场，对吗？”她又略微向前探了探身，说道。

年轻维森的脸又整个涨红了，一直红到额头，这使他那两个大耳垂变成了火球（“看起来，”她想，“就像戴着两只巨大的珊瑚红耳钉”）。但是她迫使他看着她，她直视着他的双眼笑了笑，接着说道：“你见过比那更有趣的场面吗，形形色色穿着晚礼服的人们冲到寒冷的街上？真像是刚刚散场的就职舞会！当时我看得太入迷了，所以我实际上挤进了大厅里面。那些消防员大怒，但是他们没办法阻止我——没人能在一场大火里阻止我！你应该看到了那些女士匆忙跑下楼的样子——那些胖女士！噢，不过请你原谅；我忘了你喜欢……丰满。不是吗？不过……范德罗夫人……我真傻呀！哎呀，你竟然脸红了！我向你保证，你的脸就像你妈妈的扇子一样红——而且从大老远就能看到！是的，请；再来点儿香槟……”

然后，不可避免的事情开始了。她忘记了那场大火，忘记了她的焦虑，忘记了维森夫人的有意冒犯，忘记了所有事情，除了这场消遣，眼前这孩子气的消遣，她将这个害羞、笨拙的男孩轻易玩弄于股掌之上，就像她曾玩弄许多其他人一样，老的少的，她不在乎过后是否再见到他们，而是专注于游戏本身，她知道怎样比其他女人做得更好——更悄无声息，更不知不觉，不用抛媚眼，不用假装生气，不用扮鬼脸——她时常战栗地问自己：“这份天赋给了我是做什么用的呢？”是的；刚开始的时候它总是使她觉得有趣：曾经漠不关心地看着她的那双眼睛，渐渐被吸引，露出黎明似的曙光，脸慢慢涨得通红，她可以游刃有余地徜徉在这场谈话中，就好像她用皮带绑住了她的猎物，使他随着她语气的变化而变化，她的语气则时而多愁善感，时而讽刺，时而任性……然后她离开他，这时的他心砰砰跳着，目眩神

迷，幻想着日后的大好希望……“这是我唯一的技能！”她自言自语着从餐桌那儿站起身，年轻的维森那神魂颠倒的目光追随着她，而在她自己的双唇上，她已经尝到了灰烬的味道。

“不过至少，”她想，“他不会对别人说看到过我在火灾现场。”

---

1. 坎帕尼尼，Italo Campanini（1845～1896），意大利重要歌剧男高音，职业生涯在19世纪70年代的伦敦和19世纪80、90年代的纽约达到顶峰。（译注）
2. 此处原文为意大利语。（译注）
3. 码，英美制长度单位，通常换算方式为1码=0.9144米，实际1码=0.91440183米。（译注）
4. 梅索尼埃，Meissonier(1815～1891)，法国画家。擅长风俗画和军事题材的创作。笔法细腻，富有生活情趣。艺术风格既不同于浪漫主义，也不同于写实主义。因他的一部分作品反映了拿破仑出征的历史事件，被授予大十字荣誉勋章。最有影响的作品是《1814年出征法国》。（译注）

第五章

她用弹簧锁钥匙打开门，瞥了一眼大厅桌子上的字条和信件（老习惯了，不允许任何事逃过她的眼睛），然后在一片漆黑中悄悄上楼进了自己房间。

壁炉里的火依然亮着，亮光落在两只花瓶里深红色的玫瑰上。房间里弥漫着玫瑰花的香味。

黑兹尔迪安夫人皱了下眉头，然后耸了耸肩。毕竟，她不该表现出对这些花漠不关心；她一定要记得谢谢苏珊救了它们。她开始匆忙脱衣服，动作却显得笨手笨脚，仿佛她那灵巧的手指都变笨拙了；不过，她首先从衣服的胸襟上将那两朵凋谢了的粉色玫瑰取下来，动作虔诚地将它们放进梳妆台上的一只玻璃杯里。然后，她套上睡衣，悄悄来到丈夫门前。门关着，她将耳朵凑近钥匙孔。过了一会儿，她听到他的呼吸声，和他每次感冒时一样，声音虽然沉重，却规律、平稳……她松了一口气，蹑手蹑脚地回到自己房间。她的床非常整洁，枕头散发出清新的味道，床罩如绸缎般光滑，好像在友好地邀请她上床睡觉；可她却蜷缩在壁炉旁，抱着双膝，盯着壁炉里的煤炭。

“这么说，那感受就是这样的了！”她重复道。

这是她生命里第一次被刻意“排挤”；在老纽约，这排挤是致命伤害。萨拜娜·维森已经用了这一手，有意识地，刻意地——因为毫无疑问，她是故意朝她的受害者走过去——她这样做的时候一定是抱着使对方致命的目的。为了冒这个险，她一定非常确信自己掌握的情况，确信有非常可靠的目击证人，确信自己被整个家族支持。

莉齐·黑兹尔迪安也有自己的家族——不过那只是一个又小又薄弱的家族，她是通过一个远房表亲才和它沾上点边。至于黑兹尔迪安家族，是大一些，也强一些（然而没什么能比得上维森和帕雷特这两个家族的联姻，其后盾是半个纽约和整个奥尔巴尼[注]）——嗯，黑兹尔迪安家族也没什么可指望的，甚至，也许，它以一种秘密、消极的方式说明，可怜的查理的妻子最后被迫为她的美貌和名气付出代价也不算太遗憾（“如果不是为了可怜的查理”），尤其是，不管她出身怎样，可怜的查理却将她看成是他们家族中的一员！

当然了，她的出身足够体面。人人都知道温特夫妇的事——她婚前的名字是莉齐·温特。不过，温特夫妇是极其无足轻重的人物，她父亲阿卡狄奥斯·温特教士，曾任职于纽约上流社会的一所教堂，是一个多愁善感的、非常大众化的教区牧师。他曾在宣讲和指导女性良知上非常成功，过了很短几个季节，突然因为身体健康原因不得不辞去职务，去了百慕大群岛[注]——或者去了法国？——传言说去了某个温和湿润的地方。不管怎样，莉齐跟他一起去了（连同被压垮了的卧床不起的母亲）。最后，母亲死后，她被送往布鲁塞尔[注]的一所女子学校——他们顿时显得像是在那么多国家待过！——她后来被可怜的阿卡狄奥斯过去的一位教区居民带回了纽约，不管主教怎样看，这位教区居民一直“信赖他”，而且怜悯他那孤苦伶仃的女儿。

这位教区居民就是曼特夫人，她是“黑兹尔迪安家族中的一员”，一个富有的寡妇，惯于慷慨行善，却常常不明白该怎样给自己的善举收尾：她把莉齐·温特领回家来，心满意足地庆祝了自己这样做的勇气，但不是很清楚下一步该做什么。她曾幻想，在这座房子里有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孩走来走去会令人感到愉快；但是她的管家可不这么想。那个闲置房间里的床单20年间一直弥漫着薰衣草的味道——温特小姐却总是把房间里的窗帘掀开，这样一来，不习惯被这样暴露的地毯和窗帘都深受其害。后来年轻人们开始上门拜访——一来就是好几个。曼特夫人没有料到一个牧师的女儿——而且是一个“倒霉的”牧师

——会有访客。她曾幻想自己带莉齐·温特去教堂集市，由这个年轻女孩来接任她的编织活，因为女孩比她女恩人的“眼神更好使”。可是莉齐不知道怎样编织——她不具备有用处的技能——她觉得教堂集市无聊极了，她在那儿根本没什么用，因为她没钱可花。曼特夫人开始明白自己的过失；这一发现使她对自己的被保护者产生了反感，她暗地里认为对方曾故意误导了自己。

在曼特夫人的生活里，从一种热忱过渡到另一种，总是以一段幻灭期为标记，在这期间，上帝未能满足她的要求，它的存在公开遭到质疑。不过，在她的情绪变化过程中，有一点是固定不变的：曼特夫人是一个围绕一串钥匙生活的女人。这些钥匙掌管着什么宝藏，如果钥匙永远丢失会发生什么灾难，这些都不是很明晰；但是每当它们丢失，整个房子就乱成一片，因为钥匙只有在曼特夫人自己手里她才放心，所以这种情形很常见。恰恰在曼特夫人正在恢复对温特小姐的热忱时，这种情形又出现了。一分钟之前，钥匙还在那儿，在她的工作台的一个抽屉里；实际上，她找扣眼剪刀的时候还摸到了它们。后来她被叫走，跟水管工谈浴室漏水的问题，她离开的时候房间里除了温特小姐没有任何人。她回来以后，钥匙不见了。房子被彻底搜查；每个人，就算没有被指责，至少也是有嫌疑的；匆忙中，曼特夫人提到了警察。女仆随即受到警告，接着是她的贴身女仆受到威胁。这时，主教的暗示突然重新浮现在曼特夫人的脑海里。主教曾一直暗示，温特先生的账目里有某种不合法的东西，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件倒霉的事情……

她非常温和地问温特小姐，是否看到过那些钥匙，然后“想都没想就把它们捡了起来”。温特小姐宽容地笑着否定了这个暗示；这微笑激怒了曼特夫人，怒气的闸门立刻被打开了。她看不出自己的问题有什么好笑的——除非它是温特小姐已经习惯了的、早就做好准备了的那类问题……她有那样的背景……有那么个倒霉的父亲……

“别说了！”莉齐·温特喊道。现在，她还记得那个深渊突然在脚下张开，仿佛事情就发生在昨天。那是她第一次直面人性的残酷。曼特夫人那有限的想象力只能想象出这女孩知道些什么，或者至少是有嫌疑的，而绝不会想象到对方的苦楚、虚弱和不堪一击；然而莉齐早就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发现了愚蠢同仁慈一样多，以前从未有人试图将她那可怜的老父亲子虚乌有的罪名加到她身上。她既恐惧又愤慨地颤抖着，她的那声“别说了！”爆发得如此猛烈，曼特夫人的脸色变得煞白，她颤巍巍地摸索着铃绳。

就在那时，恰恰就在那一刻，查尔斯·黑兹尔迪安走了进来——查尔斯·黑兹尔迪安，她那个最受疼爱的侄子，这个家族的骄傲。莉齐只见过他一两次，因为自打她回纽约以来他一直不在这里。她认为他长得非常出色，就是太严肃、太刻薄了；他显然没怎么注意过她——这也许只是她个人的看法。

“噢，查尔斯，亲爱的查尔斯——你真应该在这儿听听有人对我说了什么！”他伯母喘着气说道，一只手放在她震怒的心脏那儿。

“说了什么？谁说的？除了温特小姐，我看不会有其他人说那些话呀，”查尔斯大笑道，拉起这女孩的一只手，她的手冰凉。

“别跟她握手！她刚刚羞辱了我！她刚刚命令我住嘴——在我自己的家里。她说‘别说了！’，当时我出于好意，正设法让她私下承认……好吧，如果她更喜欢让警察……”

“正是！请你把他们请来！”莉齐大声喊道。

她多么清楚记得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钥匙找到了，曼特夫人不情愿地道了歉，她冷冰冰地接受了道歉，双方都意识到不可能再继续生活在一起了！她整个身心都受到了伤害，第一次发现自己穷困潦倒。在那之前，尽管生活蜿蜒曲折、起起伏伏，但是她年轻貌美，

感到自己在人和事上具有某种特定的控制权，这使她对未来充满自信；她以前从未把自己想成是好心待她的那些人的从属和受益人。现在，她审视自己，20岁，一个一文不名的女孩，有一个年老体弱、名誉扫地的父亲，他头发全白，说话声音虚情假意，他的教化方式从一个便宜的湿润地转移到另一个便宜的湿润地，渡过接连不断的情感和金钱纠葛。她对于他，就像他对于她一样毫无帮助；除了他，她则是孤身一人。温特家族的表亲们，因为他的耻辱而蒙受屈辱，就如当初他们因为他的成功而受到吹捧一样，因此，当她与曼特夫人关系破裂这件事为众人所知的时候，这些表亲们不干涉也不足为奇；在温特先生过去的教区居民里，已经没有人拥护他。几乎与此同时，莉齐听说他即将迎娶一位葡萄牙歌剧演员，而且还将被罗马教会接受；这一巨大丑闻极其迅速地证实了他的家族是怎样一个家族。

她的处境非常糟糕，需要全力以赴地对待。莉齐明白这一点——一星期后她与查尔斯·黑兹尔迪安订了婚。

后来她总是说，要不是那些钥匙他永远都不会想到娶她；他则笑着断言，事实恰恰相反，要不是那些钥匙她永远都不会看他一眼。

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匆忙结合以后他们不是互敬互爱地生活着吗？就算事先咨询了明智的顾问，通过衡量双方所有的优点得出结论两人适合在一起，但也不大可能预见到他们的生活会有这么和谐。事实上，那些顾问，如果他们是明智的话，大概只会发现双方性格中的不和谐因素。查尔斯·黑兹尔迪安天生是一个观察者、学者，喜欢思考，求知欲强：莉齐·温特（当她回顾过去的自己时）——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无非是一种生命短暂、朝生暮死的生物，通过不间断的适应活动来模拟思想，如同她通过优雅、敏捷、表情模拟美貌一样？其他人会这样评判她；现在，她也这样评判她自己。她知道，她的本质并没有变。而她已经使他感到满意：她使他彻彻底底感到满意，就表面看来，不管是在后来这平静的几年，还是在

最初激动人心的几个小时。彻彻底底地，甚或更多。刚开始的几个月里，盲目的感激使她成了那个谦卑多情的崇拜者：然而，在互相理解的温暖氛围里，她的力量渐渐膨胀，她感到自己变得更加漂亮、聪明、能干，更有交际能力，超出了他的希望，或者说超出了她曾经梦想的那样，就这样，天平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颠倒了过来，换成他用喜悦的眼神看着她了。

黑兹尔迪安家族赚到了；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一个这么出色的新成员加入了这个家族，这是不可否认的。就剩曼特夫人独自一人照顾她那不满的情绪，直到后来她也同意了，草草却慷慨地得到了原谅。

啊，开始时那欢乐的几年！现在，莉齐回顾过去，那些日子使她感到害怕。这天还是一个名誉扫地的男人的女儿，无依无靠；第二天，差不多成了查尔斯·黑兹尔迪安的妻子，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律师，受人欢迎，具备很多已得到认可的实践经验，在事业上和个人生活上都有最好的前景。他的双亲已不在人世，去世的时候非常贫穷；但是两三个没有子女的亲戚心照不宣地将他们的资金累积到他的收入里，同时莉齐又擅长勤俭持家，因此他的收入相当充足。

啊，开始时那欢乐的几年！仅仅六年；不过即使到现在，那些日子里的甜蜜有时也会盈满她整个心田……仅仅六年；然后黑兹尔迪安的遗传心脏衰弱突然复发，本来他和他的医生们都以为他这病已经彻底治愈了。以前有一次，因为同样的原因他突然被送走，在气候温和的遥远国度旅行了一年；他刚一回来就恰好结束了莉齐在曼特夫人家的寄居生活。这个年轻人觉得毫无疑问自己将来会结婚，然后重操旧业，在接下来的六年里，他一直过着一名成功律师的忙碌生活，从未间断过；然后出现了第二次复发，这次更加出乎意料，而且伴有更加令人担忧的症状。“黑兹尔迪安心脏”是这个家里众所周知的口头禅；黑兹尔迪安夫妇私下里认为它比“希尔顿痛风”更有特色，比“维森肝

脏”文雅多了；这种病的大部分患者能够继续生存，以体弱多病人的悠闲方式活到高龄，到时候往往死于某种完全不同的身体紊乱。但是查尔斯·黑兹尔迪安曾违抗过它，因此它采取了报复，而且报复手段相当残忍。

希望和计划一个接一个破灭。黑兹尔迪安夫妇到南方去过冬；在佛罗里达(注)的一个花园里，他躺在一张帆布躺椅上，读书，做白日梦，非常高兴有莉齐陪在身边。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到了接下来的秋天他身体好点了，又回到纽约，重新开始工作。间歇但却固执地，他又继续抗争了两年；但是在抗争结束以前，夫妇两人都明白美好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只有在复发间隔期延长的时候他才能待在办公室；虽然未向疾病屈服，他还是渐渐病倒了。他的收入减少了；他自己倒无所谓，但是一想到要剥夺莉齐最起码的奢侈品，他就寝食难安。

内心里，她也不在乎那些奢侈品；可她无法使他信服这一点。他在老纽约的传统中被抚养长大，这传统规定，作为一个男人，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必须为他妻子提供她以前一直“习惯的”东西。她那么美丽，那么优雅，穿着她那昂贵的裙子显得那么简单自然，她懂得如何安排晚宴，总能让他的朋友们在晚宴上感到愉快，他以前太为这一切感到自豪了，决不能让她失去这些魅力。曼特夫人私下里的满足感使他深感痛苦。她给他送来巴尔的摩(注)产的水龟，还有她拿手的文蛤汤，还有一打黑兹尔迪安家年代久远的波特酒，当提到莉齐的时候她就跟她的密友们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们了”；查尔斯·黑兹尔迪安心知肚明，他咒骂它。

“她不会把我变穷的！”他声明道；而莉齐则对他的气愤一笑置之，劝他尝一尝那水龟，喝一口那波特酒。

她轻轻微笑着，沉浸在他与曼特夫人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里，这时，卧室门把手的转动声让她吃了一惊。她猛地站起来，看到他站在那儿。她的整个脸都涨红了；他的表情把她吓坏了；片刻间，她盯着他就好像他是一个敌人。然后她看出来，他脸上的神情仅仅是身体极度疼痛引起的那种落寞迷失的样子。

她立刻来到他身边，扶住他，将他安置在离得最近的那张扶手椅里。他坐在椅子里，她用一块披巾把他盖住，然后跪在他身边，他那神秘莫测的双眼继续折磨着她。

“查尔斯……查尔斯，”她恳求道。

有一会儿他无法说话；她对自己说，也许她永远都不会知道，他来找她是因为生病不舒服，还是当他走进来质问、谴责或揭露那天下午他看到的或听到的事情时刚好犯病。

突然，他抬起一只手把她的额头向后压，这样，她的脸就完全暴露在了他的双眼之下。

“亲爱的，亲爱的——你过得开心吗？”

“开心？”这个词使她哽住了。她贴近他，头抵住他的膝头，把自己的痛苦藏了起来。他的手虚弱地抚弄着她的头发，她用尽全身力气终于鼓起勇气，重新抬起头，盯住他的双眼，吸了一口气说道：“你呢？”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所有内容都包含在这一眼里，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他那只手再一次拂过她的头发，就像一声祝福，然后垂了下来。他们的交流结束了；转瞬间，她正在准备抢救措施，拉铃叫仆人们，命人去叫医生。她丈夫，这个最可怕的、她最爱的人，又一次成了无辜和无助的疾病俘虏。

---

1. 奥尔巴尼，美国城市名。（译注）
2. 百慕大群岛是北美大陆以东、北大西洋中的一组珊瑚岛群，终年温和湿润，气候宜人。（译注）
3. 布鲁塞尔，比利时首都。（译注）
4. 佛罗里达，美国东南部的一个州，冬季十分温暖。（译注）
5. 巴尔的摩，美国主要海港城市之一。（译注）

第六章

大约半年以后，在曼特夫人的客厅里，查尔斯·黑兹尔迪安夫人犹豫了片刻之后，对仆人说：是的，他可以将普雷斯特先生领进来。

曼特夫人出远门了。黑兹尔迪安夫人从欧洲回来的时候，她正要动身前往华盛顿看望一位新的被保护者，她和家族成员迅速磋商后，明确认为让可怜的查尔斯的遗孀去住旅馆是不“得体的”。莉齐觉得真是奇怪，在将近九年以后，她又回到了这座房子，而当初她丈夫就是从这里成功解救了她；当然，她是以相对独立的身份回到这里，不会陷入过去的束缚，然而她的每根神经都在躲避过去的那幕场景。

曼特夫人第二天就动身去了华盛顿；但是在出发之前，她隔着早餐桌向她的客人扔过去一张字条。

“很合适——我想，他是查理的老朋友吧？”她带着平和冷淡的微笑说道。黑兹尔迪安夫人看了一下那张字条，把它翻过来，好像要查看一下上面的签名，然后把它还给了她的女主人。

“是的。不过我现在不想见任何人。”

谈话暂时停顿，男管家端进来新出炉的烤饼，重新装满热牛奶，然后退了出去。当门在他身后关上时，曼特夫人用一种过于热心的语气说道：“没人会误解你接待你丈夫的一个老朋友……像普雷斯特这样的。”

莉齐·黑兹尔迪安隔着餐桌，朝那张空洞且难以捉摸的大脸投去敏锐的一瞥。这么说，他们是想让她接待亨利·普雷斯特了？嗯，好吧……也许她理解……

“亲爱的，我应该替你回复这张字条吗？或者你自己来回复？”曼特夫人追问道。

“噢，随你便。但是请不要订下哪一天。以后——”

曼特夫人的脸又变空洞了。她低声嘟囔道：“你也不能老是不见人。憋出病来可不行。真抱歉，不得不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莉齐的双眼充满泪水：曼特夫人的同情似乎比她的残酷还要残酷。她用在莉齐身上的每一个字对莉齐来说似乎都有一种嘲弄的意味。

“噢，你千万不要放弃去探望——”

“亲爱的，我怎么能那样做呢？这是一种职责。我会回复亨利·普雷斯特的，然后……如果午餐和晚餐的时候你都能喝一小口波特酒，我们就不会看到你这么不成人样了……”

曼特夫人离开了。两天以后——这个间隔是“得体的”—— 亨利·普雷斯特先生来了。自打去年元旦那天以后，黑兹尔迪安夫人从未见过他。他们最后的几句话，还是在斯特拉瑟斯夫人那深红色的会客室里交谈的，自那以后，半年已经过去了。查尔斯·黑兹尔迪安弥留了两个星期；尽管他的病情时好时坏，转好的希望断断续续，也没有人会责备他的妻子接见朋友，可她的房门却向每一个人关上了。她并未将亨利·普雷斯特特殊对待，对他没有比对别人更加严厉；他只不过是很多人当中的一个，每天都得到同样的回答：“黑兹尔迪安夫人除了家人不见任何人。”

她丈夫去世后，她几乎立即漂洋过海去欧洲看望她父亲，这次看望已经推迟很久了，他现在在尼斯[注]定居；可是，这次远途旅行大概并未给她带来多少安慰，因为当她回到纽约时，亲戚们都为她糟糕的

健康状况和沮丧的心情感到震惊。然而，这倒对她有利；他们一致同意她表现得体。

她看着亨利·普雷斯特，仿佛他是一个陌生人：最初的一瞬间，要将他这高大强壮的身体纳入这昏暗的阴影里太难了，过去的几个月里她一直都生活在这阴影里。她开始发现每个人都有一种朦胧感；她似乎透过长长的黑面纱，在一片模糊混乱中看人与生活，将自己的痛苦裹在黑面纱里正是寡妇的职责。然而，她把一只手伸给他，察觉不出有什么不情愿。

他拿起她伸过来的那只手，举到唇边，明显想将献殷勤和表示慰问结合起来，然后，手举到空中，他似乎感到在这场合他不应该这样。

“唔——你该承认我有耐心吧！”他大声说道。

“耐心？是的。其他还能有什么呢？”她淡淡地笑了一下回答道，这时他在她旁边坐了下来，坐得有点太近了。

“噢，好吧……当然了！我都明白。我希望你会相信。可是你也许至少应该回复我的信吧——回复一两封总可以吧？”

她摇了摇头。“我没办法写。”

“没办法给任何人写？还是没办法给我写？”他质疑道，语气里明显含有讽刺意味。

“我只回复我不得不回复的信——其他的都不回。”

“哈，我明白啦。”他微微笑了笑。“这么说，你没有把写给我的信算在其中？”

她沉默不语，他站起身，绕房间转了一圈。他的脸比平时更红了，还时而抽搐一下。她明白，他觉得她的黑纱是个障碍，也明白，它使他感到为难和不满。很明显，他的内心仍在挣扎，一方面，对于这样的一次会面他的举止应该符合传统规范；另一方面，想起他们上次在一起的最后几小时，他又恢复了最初的冲动。当他转过身停在她面前时，他原本涨红的脸已经成了苍白色。他站在那儿，皱着眉头，迟疑不决，显然正在怨恨是她使自己处在这种境地。

“你坐在那儿简直就像一块石头！”他说。

“我感觉就像一块石头。”

“噢，来——！”

她非常清楚他在想什么：要渡过这样一个糟糕的开始，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女人搂进怀里——之后再交谈。这是经典的一步。毫无疑问，他那样做过许多次了，很显然他现在正在问自己此刻究竟为什么不能那样做……不过，肯定是她表情里的某种东西使他迟疑了。他重新在她旁边坐了下来。

“亲爱的，你一定经受了很大的打击！”他止住话，咳嗽了几声。“我能理解你——整个人都垮了。可我却什么都不知道；别忘了，至于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还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也没发生。”

“那么——我们害怕什么呢？没有迹象——？”

她摇了摇头。

在提出下一个问题之前他清了清喉咙。“你不认为，你不在的时候，他也许跟什么人——说过了？”

“绝不可能！”

“那么，亲爱的，我们似乎撞上了最难以置信的好运；那我就不明白了——”

他已经慢慢凑得更近了，现在将一只戴着戒指的大手放在她的袖子上。她多么熟悉那些戒指呀——那两条呆滞的金蛇，有着用宝石做成的恶毒眼睛！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仿佛被蛇缠住了，直到他慢慢将那只试探性的手松开。

“莉齐，你知道的”——他的语气有些沮丧——“这不正常……”

“不正常？”

“现在你从最糟糕的困境中安全脱身了……自由了，亲爱的，你自由了！你没有意识到这个吗？我猜是因为你一直都太紧张了；可我希望你现在能感受到它——”

她突然站起身，将半个房间的长度置于他们之间。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她几乎喊叫起来，像她很久以前冲曼特夫人喊叫那样。

他也站起身，他那晒得黝黑的皮肤变成了深红色，他强作笑颜。

“真的，”他抗议道，“从全面考虑——在分开了六个月之后！”她沉默不语。“亲爱的，”他接着温和地说道，“你能告诉我，你希望我怎样去想吗？”

“噢，别用那种语气，”她喃喃地说。

“哪种语气？”

“就好像——就好像——你还在认为我们可以回到过去——”

她看到他的脸耷拉了下来。她不知道，以往在他那一帆风顺的生活道路上，他是否偶然遇到过障碍呢？一个念头闪过她脑际，他是那种会不断发起进攻的危险男人，他们“对女人有一套”——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盲目地使用这套方法。

显然，她的这个念头也几乎同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又努力做出一个抚慰她的微笑，边靠近她边温柔地拿起她的一只手。“亲爱的，可我不想回到过去……我想往前走……既然你终于自由了。”

她抓住这句话，仿佛一直在等待出手的机会。“自由！噢，就是这样——自由！难道你不明白、不了解我想要自由吗？”

一抹怀疑的阴影再次掠过他的脸，想要抚慰她的那个微笑似乎停留在他的双唇上，看起来倒像是在抚慰他自己。

“那当然了！难道你认为我想束缚你吗？我希望你想多自由就多自由——自由地爱我，想爱多少就爱多少！”他显然对最后这句话很满意。

她把手挣脱开，动作却并不失友好。“亨利，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但是你不了解。”

“我不了解什么？”

“不了解你要求的事情是完全不可能的——永远不可能。我不能继续……走老路……”

她看到他脸上的表情焦虑不安。“走老路？你是说——？”她还没作解释，他就用一种越发威严的语气急忙接下去说道：“不要回答！我明白——我懂。你刚才说到自由的时候，我有一会儿被误导了——我

坦白承认我是被误导了——我以为，在你倒霉的婚姻之后，你可能更喜欢比较慎重的关系……明显的独立，这会让我们两人都……我说明显，是因为就我这边来说从来没有想要隐瞒……可是假如我弄错了，假如相反，你希望的是……是利用你的自由来调整我们的……我们的关系……”

她什么都没说，不是因为她希望他把话说完，而是因为她发现自己没什么要说的。对所有那些关系到他们共同过去的事情，她感到异常麻木。而她的沉默则显然使他感到不知所措，在一片困惑混乱中他开始乱了方寸，口无遮拦起来。

“莉齐！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我是说，假如我弄错了——我希望我只不过是在承认我偶尔也许会弄错；假如我弄错了——唔，天哪，亲爱的，以前从没有女人听到过我说这些话；而现在我就在这儿，被你拥有，就像《圣经》里说的！唔，你没有意识到吗？莉齐，抬头看着我——！我是在请求你嫁给我。”

又过了一会儿，她还是没有应答，而是站在那儿注视着四周，仿佛她突然感受到他们之间有某些看不到的存在。最后，她淡然一笑。这笑显然惹恼了她的访客。

“我不是有意，”他再次开口说道，“不是有意说任何特别可笑的话——”他止住话，仔细端详她，似乎认为可能有什么不大对劲儿……然后，他显然放心了，便低声说出他唯一的一句法语：“喜悦即恐慌……呃？”

她似乎没有听到他的话。“我不是在笑你，”她说，“而是在笑生活的巧合。我丈夫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向我求婚的。”

“啊？”对于这一品味，或对于勾起这一回忆的时机，她的求婚者看起来相当怀疑。不过他宽宏大量地说：“是吗？可是，亲爱的，听我

说，我不可能知道这个，对不对？如果我猜到有这么痛苦的一回事——”

“痛苦？”她转向他。“痛苦的一回事？你认为我是那个意思吗？”她的声音降了下来。“这个房间对我来说是神圣的。”

她看着他的脸，也许是由于建构完整，这张脸看起来缺少灵动性来跟上这样一个思维跳跃。表面看上去，它是个坚固的建筑，而不是牧民的帐篷。他带着一种气恼的骄傲挣扎着重新振作了起来，用开玩笑似的宽宏大量的语气嘟囔道：“慈悲的天使！”

“唔，慈悲？对谁慈悲？难道你认为——难道我说过什么，使你怀疑我正在告诉你的事情的真实性吗？”

他的眉毛皱了起来：他的怒气上来了。“说过什么？不是，”他讽刺地、含沙射影地说道；然后，在他失去自制、轻率地爆发一通之后，又用一种细腻、温和的语气补充道：“你的聪明无可挑剔……一直都是。我一直都没看错你。没人能更彻底地……做一位真正的女士。我一直都爱慕你的良好教养，你从不提及你的……你的另一种生活。”

她镇定自若地面对他。“嗯，那另一种生活才是我的生活——我唯一的生活！现在你知道了。”

一阵沉默。亨利·普雷斯特掏出一块绣有字母的手帕，用它擦了一下自己干燥的双唇。他这样做的时候，她闻到了古龙水的香味，她略微皱了下眉。很明显，他正在思索接下来该说什么；他正相当无助地猜测着，怎样来挽回已经失去了控制的局面。最后，他说服了自己的面部，再次强行做出一个打动人心的微笑。

“亲爱的，不是你唯一的生活，”他埋怨她道。

她立刻做出了回应：“是唯一的；这么说你认为——因为我选择了，所以你应该那样认为。”

“你选择了——？”他脸上的笑容变成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噢，故意地。但是我猜，我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你会喜欢听到……为什么我们不现在就结束呢？”

“结束……这次谈话？”他的语气愤愤不平。“当然，我不想强迫自己——”

她抬起一只手打断了他的话。“亨利，永久结束。”

“永久？”他注视着她，随即咽了口唾沫，仿佛嘴里的唾沫把他噎住了似的。“永久？你真的——？你和我？莉齐，你是说真的吗？”

“一点不假。但是如果你更愿意听到……那只能让你感到痛苦……”

他将身子坐直，挺起胸膛，用一种迟疑不决的语气说道：“希望你不要把我当成一个懦夫。”

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接着说道：“好吧，那么，我猜，你认为我爱你——”

他再次微笑，轻微捻动了一下他的小胡子给其注入活力，还以让人几乎察觉不到的方式耸了耸肩。“你……啊……设法制造那样的错觉……”

“唔，好吧，是的：一个女人是可以做到的——太简单了！男人常常忘记这一点。你认为我是一个有相思苦的情妇；而我只不过是一个昂贵的妓女。”

“天哪！”他喘着气说道，整张脸都变苍白了。她看到这句话不仅仅伤害了他的自尊，而且，在意识到它侮辱了他的爱情之前，他正在由于它冒犯了他的品味而发抖。情妇！妓女！这些字眼是被禁止的。没人比亨利·普雷斯特对女人的粗俗语言更挑剔的了；黑兹尔迪安夫人最大的魅力之一（正如他刚才告诉她的）就是她“自始至终”、难以言喻地保持着“真正的女士作风”。他看着她，似乎又在怀疑她的头脑是否清醒。

“我应该接着说吗？”她微笑道。

他生硬地低下头。“我还是想象不出你为了什么原因愚弄我。”

“好吧，那么，我现在就告诉你。我需要钱——为了我丈夫需要钱。”

他抿了抿嘴唇。“为了你丈夫？”

“是的。当时他开始病重，当时他需要舒适、奢侈，需要出去疗养。当我还是个女孩子的时候，他把我从不可名状的羞辱和悲惨中救了出来。其他人没有一个人尽举手之劳帮助我——就连我自己家族的人也没有帮我。当时我没有一分钱，没有一个朋友。曼特夫人厌倦了我，正设法找借口把我赶走。噢，你不知道一个女孩子不得不忍受些什么——一个在这世上只身一人的女孩——她所赖以生存的衣服、食物，以及头上的屋顶，都得依赖于一个自负、反复无常的老女人的脸色！正因为他知道，他了解，所以他娶了我……他把我从不幸中救出，带我来到幸福中。他把我看得比谁都重要……他把我放在和他平等的位置。除了这我什么也不在乎；我不在乎金钱或者自由，我只在乎他。我宁愿跟随他到荒漠里——我宁愿光着脚和他一起去。我宁愿挨饿、乞讨、为他做任何事——任何事。”她突然停下来，话音淹没在一阵啜泣中。她不再意识到普雷斯特的存在——她所有的意识都倾注在自己刚才唤起的幻象之中。“是他在乎——他想要我富有、独立，被

人羡慕！他想让我拥有一切——刚开始的几年里，我简直无法说服他为自己留下足够的钱……后来他病倒了；随着他病得越来越严重，他渐渐丢掉了事务，收入也减少了，后来就完全没有了收入；可是，一直有新的花费不断堆积起来——护士、医生、旅行；他变得害怕起来；不是为他自己害怕，而是为我……我能做什么呢？我总得为这些付钱呀。第一年，我设法推迟付款——后来我东拼西凑借了一点。可那不能持久。自始至终，我不得不继续保持生机勃勃的漂亮外表，要不然他就开始担心，认为我们完蛋了，还猜测如果他身体好不了我会变成什么样。你出现的时候我已经不顾一切了——我宁愿做任何事，任何事！他以为那些钱是我那位葡萄牙后妈给的。碰巧，她真的很富有。不幸的是，我那可怜的父亲设法用她的钱做投资，结果赔光了；不过他们刚结婚那会儿，她寄来一千美元——所有其他的，所有你给我的，我都说是我后妈给的。”

她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仿佛她的故事讲完了。逐渐地，她对眼前的事物恢复了意识，然后她看到了亨利·普雷斯特，仿佛在遥远的地方，一个微弱朦胧的身影，透过她那模糊的双眼的迷雾隐约可见。她想：“他不相信我，”这个想法让她很是生气。

“我猜，你在奇怪，”她又开口说道，“一个女人怎么敢坦白关于她自己的这种事情——”

他清了清喉咙。“关于她自己？不；也许不是那样。而是关于她丈夫的。”

她涨得满脸通红。“关于她丈夫？你不至于胆敢认为——”

“你给了我，”他冷冰冰地回答道，“这个显而易见的推断。”她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儿，他补充道：“不管怎样，它当然解释了你极其冷酷的——勇气，我曾认为它是勇气。我现在认识到，自己当时根本不需要做那样的防范。”

她想了一下。“那么，你认为，他知道？也许，你认为，我知道他知道？”她再次痛苦地沉思起来，然后面露喜色。“他从来都不知道——从来都不！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对你来说它无所谓。随你怎么想吧。他一直到最后都是快乐的——那才是我在乎的全部。”

“你真是够坦白的，”他撅着嘴说。

“没有任何理由不坦白了。”

他拿起他的帽子，专心地盯着它的里料；然后他拿起之前放在帽子里的手套，若有所思地把它们拿在手里。她想：“谢天谢地，他要走了！”

但是，他把帽子和手套放在一张桌子上，凑得离她更近了一点。他的脸看起来就像酒徒黎明时的脸一样蔫。

“你——连一点想象的空间都不给留！”他喃喃地说。

“我说过了那是没用的——”她开始说道；但是他打断了她的话：“什么都不留，就是说——假如我相信了你。”他又抿了抿嘴唇，用手帕在上面轻轻擦了擦。她又闻到一股古龙水的香味。“可是我不相信！”他宣布道。“太多的回忆……太多的……证据，亲爱的……”他止住话，颤巍巍地微笑着。她明白他幻想这微笑会让她平静下来。

她继续沉默不语。仿佛要感染她推翻她自己的结论，他再次开口说道：“莉齐，我不会上当。不管怎样，我知道你不是那种女人。”

“我花你的钱——”

“就算帮忙吧。我知道你处境的难处……我完全理解。求你再也不要提——这一切了。”她开始明白，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想到他自己曾是一个被蒙在鼓里的人这一点更难以忍受的了——两个被蒙在鼓里

的人当中的一个！他无法设想自己曾扮演的这个角色。他的骄傲竭力抵制着想要保护她，不过主要是为了他自己而不是为了她。这一发现使她感到莫名的无助；针对他那顽固的自负，她所有的话可能都白费了。

“拥有被你爱着的这一特权的男人，永远不可能那么一会儿就……”

她抬起头，看着他。“你从来都没有那个特权，”她打断他的话。

他的下巴耷拉了下来。她看到他的眼神从心神不宁的恳求变成了冷冷的愤怒。他发出一阵含糊不清的咕哝声，然后才说道：

“你不遗余力要降低你在我眼中的地位。”

“我不是在降低自己。我正在告诉你事实。当时我需要钱。我不知道怎样挣。当时你正愿意给……为了你所谓的特权……”

“莉齐，”他表情严肃地打断她的话，“别再说了！我相信我体谅你所有的感受——我相信我一直都体谅。你是这么敏感、这么过分敏感的一个人，有时所有其他感受都被顾虑驱散……因为你的那些顾虑，我只有更加以你为荣。可是现在我不会再多听一个字。如果我任你继续现在这种状态……神经亢奋……你可能会是第一个深感遗憾的……我希望忘记刚才你所说的每件事……我希望向前看，而不是向后……”他挺起胸膛，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用恢复了信心的目光紧盯住她。“如果你认为我现在可以舍弃你，那你就太不了解我了！”

她用一种疲倦的镇静回应了他的眼神。“你是好意——你想要表现得慷慨，这我知道。但是难道你不明白我不能嫁给你吗？”

“我只明白，你很自然地感到非常懊悔——”

“懊悔？懊悔？”她笑了笑，插话道。“你认为我感到懊悔？如果能重来一次，我还是会那样做——为了同样的目的！我得到了我想要的——我使他活过了最后一年，快乐的最后一年。他从焦虑中解脱了出来，这使他活了下来，使他快乐地活着。噢，他当时是快乐的——我知道！”她转向普雷斯特，表情奇怪地笑了笑。“在这点上我确实感谢你——我没有忘恩负义。”

“你……你……忘恩负义？这……真是……太不像话了……”他再次拿起他的帽子，站在屋子中央，仿佛在等待从一场噩梦中惊醒。

“你是在——拒绝一次机遇——”他开口道。

她轻轻做了个手势，表示赞同他这一说法。

“你真的认识到了吗？我依然准备——帮你，如果你……”她没有回答，他接着说：“你打算怎么生活——既然你已经选择了要卷进这些考虑中？”

“我不在乎怎么生活。我需要钱从来不是为了自己。”

他抬起一只手，做了一个不以为然的手势。“噢，别——又来了！这女子我本打算……”突然，令她惊讶的是，她看到他的下眼睑上闪烁着泪光。他用手帕遮住眼睛，香味飘散开来，阻止了她一瞬间后悔的冲动。那古龙水！它使她想起一幕接一幕清晰得可怕的画面。“好吧，这是值得的，”她固执地喃喃自语道。

亨利·普雷斯特把手帕放回衣服口袋里。他等待着，环视了一下房间，然后返回到她面前。

“如果这是你的最终决定——”

“嗯，是最终决定！”

他行了一个鞠躬礼。“还有一件事——这件事我早就应该提到了，如果当初你给了我见你的机会，在——在去年元旦那天过后。这件事我不想通过写信——”

“呃？”她漠不关心地问道。

“你非常肯定你丈夫不知道……那天……？”

“是的。”

“不过，其他人，看来，是知道的。”他停顿了一下。“维森夫人看见了我们。”

“我猜到了。我现在记起来，那晚在斯特拉瑟斯夫人家，她从我身旁走过去不理我。”

“正是。而且不止她一个人看见了我们。你丈夫在当天病倒了，所以人们没有攻击你，要不然你早就发现你自己——被排斥了。”

她没有回答，他做最后努力，接着说道：“你处在忧伤里，过着隐居生活，你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将来会怎样——会有多艰难。这正是我希望帮助你防止的——这正是我请求你嫁给我的目的。”他挺直身体微笑着，仿佛正自鸣得意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一个不幸向女人妥协的男人是讲道义的——即使我个人不倾向于这样，我应该考虑……”

她转向他，脸上带着一抹变柔和了的微笑。是的，他是真的自以为他向她求婚是为了挽救她的名誉。她瞥了一眼这些陈腐的老公理，他竟然相信自己的行为是以这些公理为基础，她重新感到自己同他要把她拉回去的那种生活是如此遥远。

“我可怜的亨利，难道你不明白，我已经不在乎维森夫人那些人了吗？如果整个纽约想要排斥我，就让它排斥好了！我已经经历过

了……每个女人最多只能有一次。为什么我就不应该不得不为它买单呢？我已经准备好了。”

“天哪！”他嘟囔道。

她意识到，他已经做了最后努力。她造成的伤害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她阻止了他的宽宏大量，这伤害是不可原谅的。他高兴了，是的，现在确实高兴了，因为他让她知道了纽约打算排斥她；但是，正如她可能会抗争，她无法让自己介意这个事实，也无法让自己介意他因为这件事而私下里高兴。她本人私下里的愉快是他和整个纽约所不能及的。

“对不起，”她轻声重复道。他行了个鞠躬礼，没有试图拿起她的手，然后离开了房间。

当门关上的时候，她目光茫然地看向他的背影。“我猜，他说得对；我还没有认识到——”她听到大门关上的声音，然后跌坐在沙发里，双手捂住疼痛的双眼。在那一刻，她第一次问自己接下来的一天、再接下来的一天，会是什么样子……

“要是我喜欢阅读就好了，”她呻吟道，记起来自己曾多么徒劳地试图培养她丈夫拥有的这一爱好，他曾多么温柔多么幽默地笑她的那些努力。“嗯——纸牌总是有的；我猜，等我再老些，就要学会编织和耐心。而且，如果每个人都排斥我，我就不需要任何晚礼服了。不管怎么说，那也是一种节约，”她微微颤抖了一下，停止了自言自语。

---

1. 尼斯，是地中海沿岸法国南部的城市。（译注）

第七章

“她是个坏女人……一直都是。他们过去常在第五大道旅馆幽会。”

现在，我得回到我母亲的这句话上了——在我叙述的开头，我在这句话那里暂停了一会儿，目的是为了将莉齐·黑兹尔迪安那焦虑动人的一幕投射得更加清晰：在这幕景象里，我年少时对她的那一眼的记忆通过后来积累起来的线索被拼凑到了一起。

当我母亲阐述她的非难时，我已经是一个21岁的年轻人了，刚从哈佛大学毕业，再次回到纽约的家里。已经很久没听人说起过黑兹尔迪安夫人了。我一直都不在这里，而是在哈佛上学，在假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以及在节假日的时候，她大概不是一个合适的话题，尤其是当现在我的妹妹们都来到了桌子跟前。

不管怎样，我已经忘记了有可能曾在无意间得知的关于她的每件事，这时候，在我回来后的那个晚上，我的表兄休伯特·维森——他现在比我杰出得多，是尼克伯克俱乐部的主角，在人情世故上有着最终发言权——建议我们到歌剧院与她会合。

“黑兹尔迪安夫人？可是我不认识她。她会怎么想呢？”

“那没什么。一起来吧。她是我知道的最令人愉快的女人。歌剧演完后我们回来，然后和她一起吃晚饭——那是我知道的最令人愉快的房子。”休伯特捻弄了一下他那神气的小胡子。

当时我们正在尼克伯克用餐，我刚刚加入了会员，我们快要喝完的那瓶泊默里香槟酒使我认为，对于出入上流社会的两位男士来说，

没什么比在休伯特知道的最令人愉快的女人的包厢里结束他们的夜晚更合适的了。我摸摸自己的小胡子，在空荡的部位捻弄了一下，学他的样子一丝不苟地滑动外套袖子围住大礼帽，然后跟着他去了。

但是一进黑兹尔迪安夫人的包厢，我又只不过是一个早熟的男孩了，我满脸通红，就像休伯特在这个年龄时那样，忘记自己有一撮小胡子可以捻弄，拍打自己刚刚挂在挂钩上的帽子，热诚地去捡她根本没有从手里掉下来的节目单。

因为她真是太可爱了——可爱得让人抵挡不住。到现在为止，我只习惯那种纯粹的可爱，散发着年轻和活力，像一层玫瑰色面纱遮住了平凡的容貌，一个大致的轮廓和一场无意义的嬉戏。这次却是实实在在的、讲究技巧的、完美的——只是有一点点瑕疵。我第一眼瞥见她无穷的美丽和多种的诱惑就被吓住了。什么！竟然有女人不需要害怕鱼尾纹，因为脸色苍白而显得更加美丽，能让一两根银发夹杂在黑发里，当她们谈笑的时候眼睛还会秘密思考？不过，年轻男人可都要遭殃了！如果说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那个世界是一张粉色温床，而现在眼前的这个新世界则是一个未知的、冒险的、充满魔力的地方。

第二天，我的一个妹妹问我昨晚在哪里，我便鼓起勇气回答说："和黑兹尔迪安夫人——在歌剧院。"我母亲抬起头，但并未说什么，直到家庭女教师把那些女孩子都领了出去；然后她咬着嘴唇说道："休伯特·维森带你去了黑兹尔迪安夫人的包厢？"

"是的。"

"好吧，年轻人可以去他想去的地方。我听说休伯特仍然被迷得神魂颠倒；萨拜娜真是活该，不让他娶莱曼家的小女儿。不过不要再当着你妹妹们的面提到黑兹尔迪安夫人……他们说她丈夫从来都不知道——我猜如果他知道了，她就永远都得不到老塞西莉亚·温特小姐的钱

了。”就是在这时，我母亲说出了亨利·普雷斯特的名字，而且补充了那句有关第五大道旅馆的话，它突然唤醒了我少年时的记忆……

刹那间，我又看到面纱迅速遮下的那张脸，暴露无遗的双眼和冻结了的微笑，透过我这成年人的马甲，我感受到少年时心脏被刺中的那种感觉，以及灵魂的窃窃低语；感受到所有这些，同时设法将先前那张脸，尽管表情痛楚却异常清新明朗的那张脸，同眼前这微笑着的谨慎面容联系起来，而这正是休伯特所说的“我知道的最令人愉快的女人。”

我很清楚休伯特常常滥用形容词，所以并未期待黑兹尔迪安夫人真如字面意思那样“令人愉快”：至于他碰巧爱上了的女士，这种形容仅仅意味着她对了他的口味。然而，当我拿黑兹尔迪安夫人先前的脸和现在的相比，我第一次意识到，在年轻和成熟之间的漫长岁月里可能会发生些什么，同时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那神秘的行程中才行走了多短的距离。要是她肯牵着我的手该有多好！

对我母亲的评论，我不是完全没有准备。我们进去的时候，黑兹尔迪安夫人的包厢里没有其他女士；整个晚上没有人加入她的行列，而我们的女主人对于自己的孤立并未做任何道歉。在我年轻那会儿的纽约，谁都知道，一个被看到“独自在歌剧院里”的女人会让人怎么想；如果说黑兹尔迪安夫人没有被公开划分到范妮·瑞璎、我们一个引人注目的“专业人士”那一类，那是因为出于对她的社会出身的尊重，纽约更愿意避免这类并列。尽管年轻，我也知道这个社会法则，我猜到，在这个晚上结束之前，不会有女士向黑兹尔迪安夫人打招呼，而另一方面，向其他女士提及她也不被禁止。因此我确实提到了她，虚张声势地提到了她。

在歌剧院没有女士同黑兹尔迪安夫人待在一起；不过有一两位顺便光临了休伯特所说的令人愉快的晚宴，这是一种消遣，消遣的欢乐由许多并无恶意的戏谑组成，都是些关于烧烤帆背潜鸭和西芹的，大

家喝的是最好的香槟酒。同样是这些女士，后来我在她的房子里有时见到过。她们大多比这位女主人年轻，尽管她们所处的位置不牢靠，却仍算是处在社交圈之内：一群极其微不足道的生物，厌倦了单调的社交活动，渴望这种不合规则的乐趣，例如香烟、直白的谈话，以及在深夜和身边的年轻人一起坐车回家。但是这类大胆人物在老纽约是很少见的，她们不常出现，而且还有点鬼鬼祟祟。黑兹尔迪安夫人的社交圈主要由男人组成，各种年龄段的男人，从秃顶的亦或头发灰白的同辈人，到休伯特这种经验丰富的年轻人，以及像我这种毫无经验的新手。

在她的小圈子里，氛围极其体面正派。它不是那种压在没有社会地位的女性身上那种压抑的体面，而是由一位了不起的女人营造出来的轻松氛围，她已经厌倦社交界，向所有人关上了门，除了她的密友。在莉齐·黑兹尔迪安的家里，你总能感觉到，下一刻可能会宣布谁的祖母和伯母到来；然而你又如此愉快地确信，事实不会如此。

这些房子的空气里有些什么，让一个爱挑剔、富有想象力的年轻人感到如此迷人？为什么唯独“那些女人”（正如其他人称呼她们那样）知道怎样把尴尬处理得合理得当，考验常客，很少朝知根知底的人微笑，然而却鼓励轻松自然？一进门就能感受到空气的不同。花瓶里的花和别处的长得不同，灯具和安乐椅巧妙地搭配在一起，桌上的那些书正是你渴望捧在手里读的。也许，最危险的媚态不是体现在一个女人的着装方式上，而是体现在她打理客厅的方式上；在这门艺术里黑兹尔迪安夫人技高一筹。

我已经说到了书；即使在那时，它们也通常是一个房间里最先吸引我的东西，不管这个房间里还有什么其他美好事物；我记得，在第一次“令人愉快的晚宴”的那个晚上，我在那些摆满书的书架前吃惊地停住脚步，那些书架占了客厅的一面墙。什么！这么说，这位绝世美

女也看书？她在这上面也能与人并驾齐驱？毫无疑问，高人一筹？我的心紧张地跳着……

但我很快得知莉齐·黑兹尔迪安不看书。她转过身，无精打采地抚平奥维达(注)那本最新出版的小说的书页：我记得看见了马洛克(注)的《新共和国》在她的桌上放了好几个星期都未切开页边。这一发现没花我多长时间：就在我下一次拜访时，她看到我惊讶地朝那摆满书的书架的方向扫了一眼，她微微笑了笑，有一点脸红，然后坦言道："不，我读不下去。我试过了——我确实试过了——但是印刷字使我犯困。甚至小说也是……""它们"是英国诗歌的珍藏诗集，还有内容丰富品类齐全的历史、评论、信件选集，英语的、法语的、意大利语的——她会说这些语言，我知道——这些书显然是被一位目光敏锐、涉猎广泛的读者收集起来的。此刻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人，黑兹尔迪安夫人降低声音接着说道："我只保留了他最喜欢的那些——我丈夫，你知道的。"这是查尔斯·黑兹尔迪安这个名字第一次在我们之间被提及，我惊讶极了，我那诚实的脸颊肯定在她面前红得一览无余。我曾认为她这种处境的女人想必是避免提及自己的丈夫的。她却继续看着我，满怀希望地，几乎是谦逊地，仿佛她还想再说些什么，而且内心里恳求我去理解。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读书人：一个学者。他那么努力设法让我也读书——他想和我分享每件事。我确实喜欢诗歌——有些诗歌——当他大声读给我听的时候。他死后，我就想：'这儿有他的书。我可以去读那些书——我会在那儿找到他。'我尝试过了——噢，那么努力地试过了——可是没有用。它们已经失去了意义……正如大多数事情都失去了意义那样。"她站起身，点燃一支香烟，把一根木柴推回炉火里。我感到她正在等我开口说话。假如生活教过我该怎样回答她就好了，难道她的故事里有什么是我不懂的吗？可是我太缺乏经验了；我无法摆脱自己的慌乱。什么！这个女人，我曾因为她不幸的婚姻而怜悯她，为此，她在别处寻求慰藉似乎是正当的——而这个女人能够用这种语

气提到她的丈夫！我立刻感到这种语气不是假装出来的；对这种复杂性我感到一阵迷惑——或者说这种人类关系的混沌状态使我一时语塞，就像一个男学生突然被问及一个超出他理解能力的难题。

这个想法还未成形，她就已经读懂了它，她微微笑了笑，这微笑牵动了她嘴唇周围的忧伤线条。她愉快地接着说道："顺便问一下，你今晚打算忙些什么呢？你觉得和你表哥休伯特还有其他一两个人去'黑巫师'怎么样？我在那儿有个包厢。"

这是必然的，在她坦言之后不久，我就说服了自己，阅读的品味对女人而言是无聊的，而且黑兹尔迪安夫人最大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她避免了文字上的矫揉做作。当然了，事实是在于她的真诚；在于她对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谦逊而无畏的评价。在任何年龄的女人里，我从未遇见过像这种的，刚认识不久就走近我，而且用这种眼神和声调，在以后的那些年里，这拯救了我，使我远离那些刻薄的美人，免于陷入险境。

但是，在我开始明白之前，或者猜到爱上莉齐·黑兹尔迪安会对自己产生什么影响之前，我已经完全不知不觉地、愚蠢地陷了进去。从多年以来的视角看，证明这个事件只不过是我们长久友谊的一段插曲；我现在之所以在这里提及它，只是为了说明我那可怜的朋友的另一个天赋。如果说她无法读书，可她却能读人的心；在我的心仍在无意识地胡乱折腾时，她俯身注视它，似乎是在开玩笑，然而却又富有同情心。

我记得事情的全部，仿佛它就发生在昨天。那是一个冬日的黄昏，我们两人坐在她的客厅里，炉火被暮色笼罩着。我们已经达到了——在她的陪伴下这是不难的——友谊的程度，这时，友好的谈话自然而然地陷入一阵和谐的沉默里，她拿起晚报读起来，我则默默地瞪着壁炉里的小火苗。一只灵巧的小脚恰好从她的裙子底下露了出来，我记得它在我和炉火之间来回摇荡，仿佛她的脚背在荡秋千一样……

“噢，”她惊呼道，“可怜的亨利·普雷斯特——”。她扔掉手里的报纸。“他妻子去世了——可怜的家伙，”她简简单单地说。

我的脸涨得通红：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说出了他的名字——终于说出了他的名字，那个怯懦的情人，那个曾使她“蒙羞”的男人！我的双手攥得紧紧的：如果他进来这间屋子，它们就会掐住他的喉咙……

然后，过了一小会儿，我又感到丢脸、沮丧、迷惑不解:我太年轻、太缺乏经验了，所以才不理解。这个女人，提到她背叛过的丈夫时带着款款柔情，提到她那不忠的情人时满怀同情心！她提到其中一个时跟提到另一个时都同样自然，这不偏不倚的宽容不像是她事先决定好要采取的态度，倒好像这是生活给她的教训的一部分。

“我不知道他结婚了，”我咬牙切齿地咆哮道。

她心不在焉地沉思了一会儿。“结婚？噢，是的；那是什么时候来着？那年……”她的声音又降低了……“在我丈夫去世后的那年。他娶了他文静的表妹，我相信她早就一直爱着他。他们有两个男孩。——你认识他？”她突然问道。

我冷酷地点了点头。

“人们一直认为他永远都不会结婚——他自己也常常这样说，”她接着说道，仍然心不在焉。

我大声喊道：“这个——畜生！”

“哎呀！”她惊呼道。我一下子站了起来，我们四目相对，她的双眼盈满了羞辱和谅解的泪水。我们坐在那儿，沉默地看着彼此。两颗泪珠溢了出来，挂在她的眼睫毛上，然后落在了脸颊上。我继续羞愧

地注视着她；然后我站起身，掏出我的手帕，颤抖地、恭敬地，仿佛在触摸一幅神圣的雕像一样，把那两颗泪珠擦掉了。

我的亲密举动没有走得更远。转瞬间，她已经故意把我们中间的距离拉得足够安全。她不想把一个男孩搞得晕头转向；很久以来（后来她告诉我）这类消遣已经不再使她兴奋了。不过她确实需要、极其强烈地需要我的同情：在她所知的自己唤醒的多种情感里，她让我明白，出自理解的同情一直是她所缺少的。“不过，”她率直地补充说，“我从来没有真正肯定过，因为我从来没有把我的故事告诉给任何人。只是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说我从没告诉给任何人，那是他们的错而不是我的错……”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微笑道，我的内心膨胀起来，承认了这个区别。“现在，我想告诉你——”她开始讲了起来。

我已经说过，我对黑兹尔迪安夫人的爱恋是我们长久关系里的一段简短插曲。在我那个年龄，这是无法避免的，就应该是这样。那张“更年轻的脸”很快就出现了，在它的光亮里，我看到我的老朋友成了一个中年女人，变老了，有着机械的微笑和心神不宁的双眼。然而，在我刚刚感到头脑眩晕的时候，她已经告诉了我她的故事；当这眩晕平息下来，我们久久地一起坐在一片暮色中，我判断、验证她的话，然后发现，每一个细节都和先前那幅画面相吻合。

我的机遇很多；因为一旦她说出这个故事，她就总是想复述它。一种持久的渴望，想要再现过去，一种持久的需求，想要为自己解释和辩护——一旦她允许自己放任这两种渴望，它们的满足就成了她空虚生活里的奢侈品。她曾使自己的生活保持空虚——感性地、充满感情地——从她丈夫去世的那天开始，作为一座废弃庙宇的保护人，她可能会一直打扫和照管曾经是神的住所的地方。而除了执行这项职责，她没有其他事可做。她曾做了一件了不起的——或者糟透了的——事情；随你怎么给它归类吧，她英勇地做到了。但是现在，她心里已没有什么能让她保持那个精神高度。她的品味，她的兴趣，她所

能想象到的消遣，都处在二流家庭生活水平；她不知道怎样为自己营造一种内心生活，以便与先前那空前绝后的感情冲动保持平衡。

她丈夫去世后不久，她的一个表亲——我母亲——曾提到过的那位住在华盛顿广场的塞西莉亚·温特小姐，也去世了，给黑兹尔迪安夫人留下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一两年之后，查尔斯·黑兹尔迪安的小块地产经历了80年代纽约房地产的可喜变化。他遗嘱上留给妻子的财产在价值上翻了一倍，后来翻了两倍；她发现自己寡居了几年之后，拥有的收入完全可以供给自己所有那些奢侈品，而她丈夫为了供给她这些东西曾那么努力奋斗过。这真是对她命运的极大讽刺，当诱惑的一切危险都已结束的时候，她却得到了不被诱惑的保障；因为，我非常肯定，她永远不会为了自己享受而向任何一个男人伸出一个手指尖去获得这些奢侈品。假如说她没有为了钱本身的价值来衡量它，她对它却是心存感激的——它提供的服务也许比她意识到的更了不起——这力量减轻了她的孤寂，用琐事来填充它，没有这些琐事，她越来越生活不下去。

显然，她被放入这个世界是来娱乐和迷惑男人的；然而，她丈夫去世了，她的使命完成了，我可以肯定她更喜欢把自己封闭起来，孤寂地沉浸在对过去生活的缅怀里，回忆生活里那一伟大时刻的思想和追求。但是她能做什么呢？除了利用自己的魅力，她不知道任何挣钱方式；而如今，她不知道怎样来打发时间，除了玩纸牌、聊天、去剧院。接近她的男人里，没有一个越过她也曾摆在我面前的那张友好的屏障。这点我是肯定的。她把亨利·普雷斯特关在门外不是为了把他替换掉——听到这一暗示她的脸变得苍白。可是其他还能做些什么呢，她问我；做什么呢？时间必须得打发呀；她不可救药地爱好交际，这令人感到凄凉。

她就这样生活在冷冰冰的独身主义中，我不知道需要什么特赦证才能使其解脱；她就这样生活着，从我们所有人当中退出，然而又如

此不顾一切地需要我们，内心忠于那个强大的冲动，然而又实在无能为力使它和自己的日常表现协调起来！就这样，从她不再受社交界指责的时候起，她发现自己与它脱离，变成了“斋戒”的寡妇，以她那令人愉快的晚宴而出名。

我困惑地探究她所经历的困境的深度。我常常揣度，在她生命的每一阶段，她还能做些什么？如今，在我周围长大的这些年轻女人之中，我发现没有一个有足够的想象力能勾画出这个女孩的无助和无能为力，这位70年代的漂亮女孩，既没钱又没职业，被放到这个世界似乎只是为了讨人欢心，完全不懂怎样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只有婚姻能让这样一个女孩免于挨饿，除非她碰巧遇到一位老妇人想要训练她的狗儿们，而且想要有人大声读书给她听。甚至在扇子上涂野玫瑰，给“逼真的”袖珍画上色，制作灯罩，以及为那些比较幸运的朋友的帽子镶边——即便这些女性独立的危险苗头都还未出现。对我母亲这代人来说，一个没有财产继承的女孩，在找到一个丈夫之前不由亲戚供养是不可思议的；这样，她找到了他，竟然不得不帮助他营生，这更加令人不可思议。以往的纽约是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交圈，不大重视财富，但是人们如此厌恶贫困，所以就干脆不考虑它。

这些事实为可怜的莉齐·黑兹尔迪安提供了辩护，然而对肤浅的观察者来说，她的日常生活似乎与这辩护不符。她当时完全不知道怎样才能使她丈夫最后几年的生活过得舒适，除了欺骗他；而一旦他去世，她则通过苛刻的行为来为自己的背叛赎罪，她这样做不要求任何回报，只为了求得自己内心的满足。随着她逐渐变老，她的朋友们分散了，有的结婚了，有的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离开了，她不怎么挑剔地填充她那所剩无几的圈子。你在她的客厅里遇到无聊的男人，平庸的男人，他们之所以去那儿明显因为没有别的地方邀请他们，他们希望把她当作社交垫脚石加以利用。她意识到了这差别——每当我发现其中一个新来的人安坐在我常坐的扶手椅里，她的双眼就向我诉说了这一点——但是从未用语言或手势承认过它。有一次她对我说：“你发

现这儿比以前更无聊了。也许，这是我的错；我认为我现在更清楚怎样赶走我的老朋友们了。”改天她又说：“记住，你在这儿遇到的这些人，他们来是出于善意。我是个老女人了，不考虑其他的了。”这就是全部。

她比以前更加频繁地去剧院和歌剧院；她为朋友们执行一百种琐碎的服务项目；在忙忙碌碌的热切中，她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关注，通过给人们提供不必要的帮助来折磨他们，有时近乎——尽管她很机智——由于极度寂寞成了好管闲事的家伙。在她的小型晚宴上，她那精美的鲜花和新奇的佳肴让我们感到惊讶。随着客人质量的下降，香槟酒和雪茄烟则越来越好。有时，当她最后一个无聊的客人离开时，我常常看到她在散乱的烟灰缸和美酒酒瓶中间，悄悄瞥一眼镜子里的自己，憔悴的双眼似乎在问：“即便这些，明天还会有吗？”

我不愿把画面停留在此时此刻；我最后一次见她还令人满意些。我离开了一段时间，在世界的另一端旅行了一年。我回来的这天，在常去的俱乐部里碰到了休伯特·维森。休伯特已经变得臃肿、笨重。他把我拉到一个角落，转过头谨慎地瞄着身后，红着脸说道：“你见到我们的老朋友黑兹尔迪安夫人了吗？我听说，她病得很厉害。”

我正要问问清楚他这“我听说”是什么意思；然后我记起来，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休伯特已经结婚了，他的谨慎也许是对自己新生活的尊重。我立刻急匆匆赶往黑兹尔迪安夫人家；令我惊讶的是，在她家门前的台阶上，我迎面碰上了一位天主教神父，他目光严峻地看了看我，行了个鞠躬礼，然后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我对这样一场邂逅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因为我的老朋友从未跟我提起过宗教的事。她父亲职业生涯里出人意料的情况大概曾动摇了她最初的信仰；然而，正如她常常告诉我的，她小时候曾被温特先生的布道深深吸引，正如他的任何一个成人信徒那样。但是现在，我的目光一落在她身上，我就明白了。她病得非常严重，很明显她就要死

了；在她生命的尽头，命运，不总是仁慈的命运，给她送来了她所需要的慰藉。是某些模糊的宗教情结在她心里复苏了？她还记得她那可怜的父亲，在漫长的精神和道德流浪生活之后，最后终于在古老的地域得到了安息吗？我从未知道问题的答案——也许她自己也从未知道。

不过她知道自己已经找到了想要的东西。最终，她能够谈起查尔斯，能够坦白自己的罪恶，能够被赦免。既然纸牌、晚宴和聊天都已结束，她还能找到什么好的屏障来对抗孤寂？自此以后，她生活的全部，就是为每日的膨胀和慰藉做漫长的准备。然后，来了这位仁慈的访客，他非常理解她，还能告诉她关于查尔斯的事情：他知道他在哪儿，知道他的感受，知道他每日具体在做些什么，以及随着所有名不副实的东西都被冲走，她最终怎样才能有望到他身边去。这么说，她要到天堂去了。在她渐渐离去的那几个星期，每次看到她，她都越来越像一个旅行者，脸朝着家的方向，微笑着等待它对她的召唤。这房子不再显得孤寂，时间也不再沉闷；甚至在那儿，在她曾多次设法阅读的那些书中，那些曾长久面带敌意盯着她的那些书里，有两三本（总在她床上）包含了从查尔斯所在的那个世界传来的消息，他正在那儿等着她。

就这样，有一天，她做好准备，被指引着，去了他身边。

---

1. Ouida（1839——1908），英国女小说家。（译注）
2. 全名为William Hurrell Mallock（1849——1923），英国小说家、经济学作家。（译注）

老处女

第一章

五十年代的老纽约由少数几个家族以其单纯和富裕主宰着。个中翘楚当属罗尔斯顿家族。

这些健壮的英格兰人和红润魁梧的荷兰人融合在一起，产生了一个繁荣、审慎然而挥金如土的社会。在这个谨小慎微的世界里，“做事漂亮”一直都是最根本的原则，这条原则是银行家、印度商人、造船商和船具商用财富堆积出来的。这些营养良好、行动迟缓的人在欧洲人的眼里显得急躁易怒、消化不良，可那不过是因为变幻多端的天气剥掉了他们的赘肉，把他们的神经扯紧了些罢了。他们的生活单调文雅，地下世界不时上演的那些哑剧从来搅动不了它的表面分毫。善感的人在那样的时代犹如静音的键盘，命运在上面无声无息地弹奏着。

这个简洁密实的社会是由牢固焊接在一起的区域建立起来的。最大的那些区域中，有一块塞满了罗尔斯顿家族和他们的旁支。罗尔斯顿家族从前是英国的中产阶级。他们到殖民地来并不是为信条献身，而是为银行账户奋斗，其成果远远超出了预期，而他们的信仰因此也被这成功染上了点儿色彩。英格兰圣公会被调和成了“美国圣公会”注，它去芜存菁，删掉了婚礼中的粗俗暗示，省略掉了亚大纳西信经注中的恐吓章节，认为主祷文“我们的父，他”这句中的“他”比原先的“它”更有敬意；这些都恰好完全符合了罗尔斯顿家族立身处世的中庸精神。家族中的所有成员对于新的宗教和不明来历的人都会本能地退避三舍。他们循规蹈矩，代表了一股保守势力，像海草缚住海岸般把新生的社会团体聚在了一处。

与罗尔斯顿相比，即便像洛弗尔、哈尔西，还有范德格雷夫这样因循守旧的人家都显得花钱大手大脚、满不在乎，他们冲动、犹豫起

来简直冒冒失失。坚定无畏的家族创始人老约翰·弗雷德里克·罗尔斯顿察觉到了这种差别，当在儿子弗雷德里克·约翰身上隐约嗅到缺乏历练和不计回报的倾向时，将这点对其进行了强调：

“你让兰宁、达戈奈特和斯潘德家冒险去，开空头支票去。那些都在他们的世家血液里，与我们毫不相干。瞧他们现如今已经在走下坡路了——我是说那些男人。你要是喜欢，就让你的儿子去娶他们家的女孩（她们倒都健康漂亮）好了；虽说我宁可我孙子娶洛弗尔家的或范德格雷夫家的这类门当户对的。只是别让你儿子跟着他们的那些小子们到处闲逛，什么赛马呀、跑到南边那些该（死的）——温泉去呀、在新奥尔良赌博呀，还有所有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这样你才能够树立门户，遮风避雨。我们就一直那么过来的。”

弗雷德里克听着并服从了，娶了一位哈尔西家的姑娘，温顺地步入了其父的后尘。他属于小心谨慎的那一代纽约绅士，这些人尊敬汉密尔顿，但是替杰弗逊效力(注)，他们打心眼儿里想把纽约弄成华盛顿那样，可又唯恐被自己私下里瞧不上的人认为“不民主”，结果把它弄成了一个铁篦子。他们骨子里还是店老板，把最畅销的货色摆在橱窗，却把自己的私人见解收在店后，因久而不用，这些见解逐渐变了质褪了色。

第四代罗尔斯顿除了在私事和商务上还存有敏锐的荣誉感外，信念一道已经化为乌有。他们从报纸上获取对社团和国家日常事务的观点，而那些报纸他们是早已不以为然的了。在塑造国家命运上，罗尔斯顿家族几乎无所作为，只是在形势稳操胜券时提供了资金援助。他们与许多建国伟人都有关联，但迄今没有一个罗尔斯顿家的人认定自己也同样伟大。正如老约翰·弗雷德里克所言，满足于百分之三的利息会更安全：他们把英雄主义当作一种赌博。然而，他们人数如此众多，又如此相似，仅凭这点就在社会上变得举足轻重了。人们想援引先例时会说“罗尔斯顿家”。这种权威性使第三代罗尔斯顿逐渐确信了

自己家族团体的重要性，使第四代罗尔斯顿，也就是迪莉娅·罗尔斯顿的丈夫所属的那一代，有了掌权阶级的从容和单纯。

在无处不在的谨慎约束下，罗尔斯顿家族尽到了作为富裕并且受人尊敬的公民所应尽的义务。他们在每个老牌慈善团体的董事会上都挂了名，对那些蒸蒸日上的机构出手非常大方，他们有全纽约最好的厨子，并且在出国旅行时从罗马订购那些成了名的美国雕刻家的作品。第一个买雕像回家的罗尔斯顿曾经被认为是个野家伙，可得知那个雕刻家已经完成了几件英国贵族的订单后，家族中的人就认为这也是一次百分之三回报的投资了。

这些既节俭又气派的生活品质在与荷兰裔的范德格雷夫家族的两次联姻后得到了巩固，悉心培养出来的罗尔斯顿性格现在已经化作了天赋，以至于迪莉娅·罗尔斯顿有时会问自己，要是她把自己的小男孩在一片野地里放开的话，他会否在那儿造出个小纽约，并且位列所有的董事会。

迪莉娅·洛弗尔二十岁时嫁给了詹姆斯·罗尔斯顿。婚事是在一八四零年九月份办的，那时按照风俗，隆重的庆祝仪式在新娘乡间府邸的会客厅里举行，那儿现在是A大街和第九十一街相交的拐角处，俯视着长岛海湾。她丈夫从那儿驾着洛弗尔老祖母的那辆金丝雀黄的四轮马车（蓬布垂着流苏），载着她穿过蔓延的郊区和榆树遮蔽的凌乱街道，到了格兰莫西公园的一栋新房子里。在那片地方，年轻的新锐们正开始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到了二十五岁时，迪莉娅已经在那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有两个孩子，一大笔固定的零用钱，而且被公认为是她那个年代最俊俏最受欢迎的“少夫人”（当时她们就是被这么称呼的）之一。

一天下午在格兰莫西公园，她坐在自己那间漂亮的卧室里静静地想着这些事，心中充满了感激。她距离自然生活状态下的罗尔斯顿家族太近，不识庐山真面目，比方说，前面问题中的那个儿子某一天就

要掌权：她在他们的羽翼下浑浑噩噩地生活着，犹如生活在国家的法律保护下。然而，那张静音键盘的震动、那个秘密的问题，有时像翅膀般扑打着她，时不时地会把她与他们分开来，就那么一瞬间，她能够以他们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来纵览他们。这种时刻往往一闪而逝，她微微苍白着脸，窒息着，迅速抛开那个看法，又重新回到了孩子、家务、新衣服和她温和的丈夫吉姆[注]身上。

这天，她带着一丝温情的笑容想到了他，记起他是如何告诉自己买新帽子不要吝惜花费的。尽管她已经二十五岁并且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但样貌仍然鲜嫩，令人惊叹。那种少妇的丰腴在当时堪称美貌，镶嵌式的圣彼得胸针扣着开得很低的克纶尼领口，横在胸部的灰色丝绸绷得紧紧的，令沉甸甸的金表链离开了胸针底座，在束着天鹅绒腰带的小细腰上面的那片空谷中危险地荡来荡去。而肩上的开司米披巾下，溜滑而下的肩线青春洋溢，一举一动如少女般轻快。

吉姆·罗尔斯顿太太满意地审视着嵌在那顶帽子金色褶边里的那张泛着红晕的鹅蛋脸。按照丈夫的吩咐，这帽子是她不惜费用买来的。白色天鹅绒的帽兜，系着宽幅缎带，装饰着闪闪水晶的鹳羽——这顶礼帽是为堂妹夏洛蒂·洛弗尔的婚礼订购的，婚礼本周就要在布威里的圣马可教堂举行了。夏洛蒂的婚配与迪莉娅本人的一模一样：嫁的是一位罗尔斯顿，是韦弗利广场那支的罗尔斯顿，没有比这更安全、更可靠，或者——呃，更平常的了。迪莉娅不知道这个词怎么就蹦了出来，因为即便是她本家小宗族里的年轻姑娘们，也很难把嫁给罗尔斯顿家族理所当然地视为“平常”。不过此类联姻的典型特征就是可靠、安全，以及门当户对，这种婚事是那种良家好姑娘能够红着脸安详地为自己预见到的。

是的——那么然后呢?

呃——什么？这个新问题是什么意思？然后：怎么，当然了，心惊胆颤、茫然无措地服从那个年轻男人的令人费解的各种迫切要求呗——以前对这人的订婚戒指你最多红一红脸罢了；有张宽大的双人床呗；次日早晨从梳妆室的门里瞧见他穿着衬衫平静地刮着胡子时的惊骇呗；各种推诿、讨好、顺从的笑容和妈妈的经文教导呗；婚礼祷文中那个闪烁含糊的“服从”一词的暗示呗；一周或一个月的让人脸红心跳的烦恼、困惑和令人尴尬的欢愉呗；然后是生出的习惯，不觉间逐渐把这事视为理所当然的平静，白色大床上双双无梦酣睡，清早通过那间梳妆室的门进行的各种计议——这扇门从前看上去可像是通往一个灼烧着童贞眉梢的火坑呢。

再以后，就是婴儿了。这些婴儿被认为能够“补偿一切”，实际并不能——不过他们是这样的可爱，你根本不清楚失去的是什么，也不清楚他们要补偿什么。

是的：夏洛蒂的命运会与她的完全一样。乔·罗尔斯顿与他的二堂兄吉姆（迪莉娅的詹姆斯）十分相似，迪莉娅看不出韦弗利广场那栋矮砖房里的生活与格兰莫西公园这幢高大的褐色石屋里的生活会有什么理由不完全一致。只是夏洛特的卧室当然不会像她的这间那么漂亮罢了。

她自得地瞥了一眼法国墙纸，那是仿波纹绸效果的，边缘上镶着“短幔”，幔环之间垂着流苏。床架是桃花心木的，铺着白色绣花床罩，在衣柜镜子里相映成趣，衣柜也是配套的。画家莱奥伯德·罗贝尔的几张名为《四季》的彩色平版画高悬在一组深嵌在烫金框里的家庭银版照片上面。镀金时钟的样子是一个牧羊女坐在一根倒下的树干上，脚边有一篮鲜花儿。一个牧羊人出其不意的一吻惊着了她，她的小狗在一丛玫瑰花儿里冲他吠叫。人们可以从他们的牧羊棍和帽子的形状上得知这对情人的职业。这只轻佻的时钟玩意儿是迪莉娅的姨妈曼瑟·明格特夫人送的结婚礼物，这位夫人是个住在巴黎的时髦寡妇，

受到杜伊勒里宫(注)的招待。明格特夫人把这件结婚礼物托付给了年轻的克莱门·斯潘德，后者刚从意大利回来度个短假，那时迪莉娅的婚礼刚刚结束。如果克莱门·斯潘德养得起老婆，或者愿意放弃罗马和绘画回到纽约从事法律行当的话，那个婚礼或许就不会存在。这位年轻男子（他看上去已经相当古怪、不合时宜，而且爱冷嘲热讽）大笑着向新娘保证，她姨妈的这件礼物是“巴黎皇室中最新颖的玩意儿”。家里人虽然对曼瑟·明格特夫人的“异域性”有所责难，但很赞赏她的品味，批评迪莉娅不该把这只钟放在自己的卧室里，应该把它展示在会客厅的壁炉架上。但是，她喜欢在每天早上醒来时，看见那位大胆的牧羊人正在偷走他的吻。

夏洛蒂的卧室里肯定不会有这样漂亮的时钟，不过话说回来，她也不习惯有漂亮玩意儿。她的父亲是那些“穷洛弗尔”中的一个，三十岁的时候死于肺热。他的遗孀担负着这个年轻的家庭，全年生活都在“逆水行舟”，为她的大女儿做不了什么。夏洛蒂进入社交界时穿着她母亲改过的衣裳，脚上那双缎子鞋是位曾经与华盛顿将军一道跳“开场舞”的过世姑妈传下来的。那些迪莉娅正打算扔了的老式罗尔斯顿家具，对夏洛蒂来说会显得奢华。她很可能会认为迪莉娅的这只快活的法国时钟玩意儿有点儿轻佻，或者甚至不“很漂亮”。可怜的夏洛蒂，自从她弃绝舞会、开始访贫问苦后，变得那么严肃，那么一本正经！迪莉娅还记得（并且一再纳闷）她身上发生的那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就在那一刻，整个家族私底下一致认为，夏洛蒂·洛弗尔到底还是要成为一名老处女了。

她初入社交界时他们并没有这样想。虽然她的母亲只给她买得起一件新薄纱裙，虽然她全身上下几乎样样都令人遗憾：头发红得太艳，眼珠子的褐色太浅——更别提颧骨上那两陀砖红色的晕团了，简直（荒唐的想法！）让她看上去像是化了妆的。然而，这些缺陷被她那纤瘦的腰身、轻盈的脚步和快活的笑声都给弥补了；而且在参加晚会时，她的头发精心上过油，经过仔细梳理，看上去差不多成了褐

色，顺着她那红白山茶花的花冠下娇嫩的脸颊光滑地耷拉着，据说一些适婚的年轻男子（其中就有乔·罗尔斯顿）都曾称赞她漂亮呢。

接着她就生病了。她在一次月光雪橇聚会上着了凉，脸颊上那两陀砖红色的晕团变得更深了，她开始咳嗽。有种说法是"她正像她父亲那样离去"，她被急急忙忙地送到了乔治亚州的一个偏远的村庄里，在那儿独自和一个老家庭教师住了一年。回来时，所有人都立刻察觉到了她的变化。她很苍白，比以前更加消瘦，但是两颊变得晶莹剔透，眼睛更深，头发更红，再加上她穿的那些修女式的简朴衣着，模样是更加古怪了。她已不再佩戴饰品和表链，总是穿同样的灰袍子，戴一顶又小又紧的帽子，而且对拜访贫苦人表现出突如其来的狂热。她家人对此解释说，她在南方那一年，被那儿的"穷白人"和他们的孩子们的那种无望的堕落给震惊了，见过这样的悲惨，她不可能再重拾她的年轻朋友们的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了。大家带着意味深长的目光一致认为，这种不正常的精神状态会"随着时间过去"；与此同时，夏洛蒂的祖母洛弗尔老夫人也许比别人更理解她些，给了她一小笔钱去帮助穷人，把洛弗尔家马厩（在马瑟街上老夫人的那幢房子的后面）里的一个房间借给了她，那儿后来被叫做"日间看护室"，她把周围邻里的一些穷孩子都集中到了那里。其中甚至还有一个小女孩儿。这小女孩儿的来历两三年前曾激起过相当一阵子热烈的好奇心。那时一位披着漂亮斗篷、蒙着面纱的女士把她送到了塞勒斯·华盛顿的小屋，这位黑人杂工的老婆茉莉是兰斯盖尔医生家的洗衣婆。兰斯盖尔医生当时是首席执业医生，从炮台公园到联合广场，大伙儿一致认为他通晓每家的秘史。但是，尽管爱打听的病人们围追堵截，他自始自终都宣称自己认不出来茉莉的那位"蒙面纱的女士"，也没法儿冒险猜测婴儿围嘴上别着的那张百元大钞的来历。

百元钞票再未重续，那位女士也再未出现，不过这个婴儿与茉莉的小黑孩儿们一道健康愉快地生活着，她一开始蹒跚学步就被送到了夏洛蒂·洛弗尔的日间看护室，在那儿，这孩子（与其他小乞丐一样）

穿着夏洛蒂用自己的旧衣物裁制的小衣裳，袜子是她那双不知疲倦的手织就的。迪莉娅全神贯注在自己的孩子上，但还是顺道来过一两次这个看护室，离开的时候总是希望夏洛蒂的母性本能也许能够在婚姻中找到一个正常的出口。这位已婚堂姐有点儿迷惑，觉得与夏洛蒂对那些在洛弗尔老祖母的马厩里的流浪儿的狂热激情相比，她对自己的漂亮孩子们的热情是温和而且节制的。

后来，让大伙儿感到惊讶的是，夏洛蒂·洛弗尔将自己订婚给了乔·罗尔斯顿。众所周知，乔从她踏入社交界的那年起就“仰慕她”。她跳起舞来十分优雅，高大灵巧的乔带着她穿梭了许多圈苏格兰圆舞曲。到了那年的冬末，红娘们全都预言这种情形肯定有事，可迪莉娅试探堂妹时，女孩支支吾吾的回答和灼烧的眉角似乎在暗示，她的追求者改变了主意，没什么可问的了。现如今清楚了，他俩之间确实有过旧情，也许后来出现了那种激动人心的意外——一次“误解”；不过最终一切平安无事，圣马可教堂的钟声正准备为夏洛蒂更加幸福的日子敲响。“哎，等她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罗尔斯顿家族的母亲们异口同声地说道。

“夏蒂注！”迪莉娅在镜子里看见堂妹的身影出现在她的肩膀上方，把椅子推后叫喊道。

夏洛蒂·洛弗尔停顿在门口。“他们告诉我你在这里——所以我跑上来了。”

“当然了，亲爱的。你穿着这件府绸多漂亮啊！我一直都说你该穿有质感的料子。看见你不穿灰色开司米了我真是太感激了。”迪莉娅抬起手，把白色的帽子从溜光水滑的黑色头发上摘了下来，轻柔地摆动着让粒粒水晶闪闪发光。

“我希望你喜欢它？是为你的婚礼准备的，”她笑着。

夏洛蒂·洛弗尔木然站立。她穿着母亲那件旧的鸽灰色府绸衣服，深红色的天鹅绒细边是新镶上的，一块貂毛披肩交叉在胸前，新的海狸皮帽子上配着一根垂下的羽毛，她已经有点儿已婚妇人的那种自信和威仪了。

“还有，你知道，你的头发肯定比以前更黑了，亲爱的，”迪莉娅接着说道，仍旧充满希望地打量着她。

“更黑？是花白了，”夏洛蒂冷不丁低沉地蹦出来一句。她把贴着脸边的那些上了油的发卷中的一绺往后抿了抿，露出了鬓角的一缕白发。“你不必留着那顶帽子了，我不打算结婚，”她添了一句，粲然一笑。

迪莉娅的镇定只够她把帽子放下，鹤羽朝上，然后就扑向了她的堂妹。

“不打算结婚？夏洛蒂，你绝对是疯了吧？”

“为什么做我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就是疯了？”

“但是你刚出来那年人们就说你会嫁给他的呀。可没人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现在呢——这怎么能是正确的？你就是不能这么干！”迪莉娅语无伦次地嚷嚷着。

“喔——人们！”夏洛蒂·洛弗尔疲倦地说道。

她那位已婚堂姐惊了一跳，瞧着她。她的声音中有某种令人悚然的东西，迪莉娅以前从未在她那儿听见过，也从未在其他任何人类的声音中听见过。那种回波似乎撼动了她们所熟悉的世界，迪莉娅的拖鞋抠缩起来，脚底下的埃克斯敏斯特地毯真地抽动了起来。

夏洛蒂·洛弗尔站立着，眼皮紧巴巴地瞪视着前方。迪莉娅注意到，在她那双淡褐色的眼珠中，漂浮着绿色的斑点，那是在她发怒或者激动的时候才会有的。

“夏洛蒂——你到底从哪儿过来的？”她问道，把这女孩拉到沙发坐下。

“从哪儿过来的？”

“是的，你看上去像见了鬼——一大群鬼。”

那同样令人纠结的笑容浮现在夏洛蒂的唇边。“我见过乔了，”她说。

“怎样呢？——啊，夏蒂，”迪莉娅大叫起来，猛然醒起，“你的意思该不是说打算要让乔过去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来——？倒不是说我听到过哪怕一丝暗示，从来没有。只是就算有的话……”她深呼吸了一下，勇敢地豁了出去。“就算你听到他曾经……他有过一个孩子——当然啦，他会抚养到……”

女孩儿摇了摇头。“我知道，你不用继续了。‘男人就是男人’；不过不是这事。”

“告诉我是什么事。”

夏洛蒂·洛弗尔环顾着这个灿烂富丽的房间，仿佛在环顾她的世界，而这世界是一座监狱，她一定要逃出去。她低下头，喘息着说，“我要——离开。”

“离开？从乔那儿？”

“从他的观念那儿——罗尔斯顿观念。”

迪莉娅昂起头来——说到底，她也是一位罗尔斯顿！“罗尔斯顿观念？我倒还没发现它们——在生活中那么令人不悦、令人不可忍受，”她略带讥讽地笑着说。

“是的。但你是不同的。他们没要你放弃什么。”

“放弃什么？”可怜的夏洛蒂究竟有什么（迪莉娅很纳闷）竟会有人想要她去放弃？她一向处在伸手的地位而不是放手的呀。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亲爱的？”迪莉娅催促道。

“我那些可怜的孩子——他说我得放弃他们，”女孩儿哭泣着颤声低语道。

“放弃他们？放弃帮助他们？”

“见他们——照顾他们。这些全都放弃。他让他妈妈来给我解释。说以后——以后我们有了孩子……他担心……担心我们的孩子会被传染上什么……当然，他会给我钱，付钱找个人……一个雇工，去照顾他们。他还觉得那样挺大方，”夏洛蒂爆出一声呜咽。她掀掉帽子，伏下身来闷在抱枕里哭泣着。

迪莉娅坐在那儿呆住了。再怎么无法预料也肯定想不到会是这个。所有潜移默化在她体内的罗尔斯顿都使她无法忽视乔的反对之合理，她简直觉得自己很赞同他。在纽约，没人会忘记可怜的亨利·范·德·吕登的独子之死，他被一个没规矩的保姆偷偷带去了一个马戏团，结果染上了天花。这样的一个警告之后，父母们都觉得面对传染病再怎样预防都不为过。而穷人们都是那么无知随便，他们的孩子，当然喽，也都随时在接触一切传染性的东西。不，乔当然是对的，夏洛蒂简直疯得不可理喻。不过现在跟她说这些没用。凭着直觉，迪莉娅权且敷衍。

“说到底，”她对着倒在沙发上的那只耳朵悄声说，“如果只是在你有了孩子之后的话——那也许你不会有——不会很快有呢。”

“喔，会的，我会有的！”从抱枕里发出了一声极为痛苦的回答。

迪莉娅带着一种主妇似的优越感笑了。“说真的，夏蒂，我可看不太出你怎么能知道。你不明白。”

夏洛蒂·洛弗尔直起身来。她的布鲁塞尔蕾丝衣领散了开来，吊在皱巴巴的紧身胸衣上，凌乱的头发中，那缕白发憔悴地闪着微光。在她淡褐色的眼睛里，绿色的小小斑点像鳟鱼池里的叶子般漂浮着。

“可怜的女孩，”迪莉娅心想，“她看上去多老多丑啊！比什么时候都像个老处女。而且她似乎全没意识到自己永远也不会再有其他机会了。”

“你一定得尽量理智些，夏蒂亲爱的。毕竟，自己的孩子是第一位的。”

“正是这样。”女孩儿拼命地抓住她的手腕。“我怎么能够放弃我自己的孩子？”

“你的——你的——？”迪莉娅的世界再次开始在脚下起伏。“最亲爱的，那些可怜的小流浪儿里，你把哪个称作是你自己的孩子？”

夏洛蒂直视着她的眼睛。“我称呼我自己的孩子为我自己的孩子。”

“你自己的——？当心点儿——你把我的手腕抓痛了，夏蒂！”迪莉娅把自己解救来，努力作出一个笑容。“你自己的——？”

“我自己的小女孩儿。就是茉莉和塞勒斯——”

“啊——”迪莉娅·罗尔斯顿倒抽了一口气。

堂姐妹俩默然对坐，但迪莉娅挪开了视线。她打了个颤，嫌恶感传遍全身：这种事情，即便要说，也不该在她的卧室里说，离过道那边的纯洁无瑕的儿童室太近了。她机械地把丝绸裙子上那些管风琴似的褶子抚抚平，那是堂妹拥抱时弄乱的。然后再次看着夏洛蒂的眼睛，于是她自己的眼神融化了。

“喔，可怜的夏蒂——我可怜的夏蒂！”她向堂妹张开了怀抱。

---

1. ：美国圣公会的前身是英格兰圣公会在美国的分支，后者在美国独立革命后被废除，自成美国圣公会。（译注）
2. ：亚大纳西信经，是基督教三大信经之一。（译注）
3. ：汉密尔顿和杰弗逊是当时的政敌。（译注）
4. ：吉姆在本文中是迪莉娅对丈夫詹姆斯的昵称。（译注）
5. : 法国皇宫。（译注）
6. ：夏洛蒂的昵称。（译注）

第二章

牧羊人继续在从牧羊女那儿偷走他的吻，时钟继续在倒下的树干里滴答滴答地走着。

对这些进行中的事情，迪莉娅毫无意识。她目瞪口呆地坐着，她的堂妹紧紧抱着她。得知自己的血正流淌在那个无名弃儿、那个纽约人暗中猜度和嘲笑了那么久的"百元婴儿"的血管里，这种恐惧和震惊让她说不出话来。这是她头一回接触到社会平静表面的地下那层，想到她，迪莉娅·罗尔斯顿，竟然在自己的家里，并且亲耳从受害者的嘴里听到这种事情，她就感到恶心！因为夏蒂当然是受害者喽——然而是谁害的呢？她没提名字，迪莉娅也无法提问题：这事的可怕程度封住了她的嘴。她的记忆立即倒回去把夏蒂的过去捋了一遍，可除了乔·罗尔斯顿，并没有发现其他男性人物。将此事与乔联系起来显然是无法想象的。那么，是在南方时有什么人——？不，夏洛蒂当时离开的时候正病着——灵光一闪，迪莉娅明白了这女孩当初生病、消失的真正原由。可即使这样的推测也让她的思想退缩了，她本能地抓住了还能够抓住的东西：乔·罗尔斯顿对于夏蒂的那些穷人的态度。乔当然不能够让自己的妻子冒险把传染病带进家门——那是盘算的安全底线。她自己的吉姆也会有同样的想法，而她当然会同意他。

她的目光移回到了那只时钟上。每次瞧这只钟时，她都会想到克莱门·斯潘德。突然，她想到，如果变一种情形——如果像夏洛蒂对乔那样，她也对他作出这样一个请求的话，他会怎么说？这件事很难想象，然而迪莉娅精神上略作调整后，就把自己视作了他的妻子，把自己的孩子视作是他的孩子，想象自己在请求他允许自己继续照顾马瑟街马厩里的那些可怜的流浪儿，而她清楚地听见了他的大笑和轻描淡

写的回答："这种问题到底有什么好问的，你这个小傻瓜？你把我当作了那种伪君子么？"

是的，那完全就是克莱门·斯潘德——宽容、草率、不求后果，总是在当下那刻做出善良的事情，而往往留给别人去为此付出代价。"克莱门身上有种很小家子气的东西，"吉姆有一次这么语气很重地说道。迪莉娅·罗尔斯顿振作起来，把堂妹搂紧了些。"夏蒂，告诉我吧，"她小声说道。

"再没什么了。"

"我是说，你自己……这事……这"，克莱门·斯潘德的声音依旧萦绕在她耳畔。"你爱过一个人，"她吸了口气。

"是的。已经结束了——。现在只有这个孩子了……我可以爱乔——用另一种方式。"夏蒂·洛弗尔直起身子，黯然蹙眉。

"我需要钱——我得有钱，为我的孩子。否则他们就会把她送到某个机构去。"她顿了顿。"不过还不止这些。我想结婚——做一名妻子，像你们这些人一样。我会爱乔的孩子——我们的孩子。生活不会停下来……"

"不，我想不会。但是你说起来好像……好像那个占了你便宜的人……"

"没人占我的便宜。我那时孤独而且不开心。遇见了一个也很孤独不开心的人。不是所有人都像你那么幸运的。我们俩都太穷了，没办法结婚……而且母亲也永远不会同意的。所以有一天……有一天他在告别前……"

"他告别了？"

“嗯。他要出国。”

“他出国了——明知道？”

“他怎么会知道？他不住这儿。只是回来一下——回来看看家人——就两三个星期……”她猛然住口，薄唇紧抿，守住了秘密。

一阵沉默。迪莉娅茫然地盯着那个大胆的牧羊人。

“从哪儿回来的？”终于，她低声问道。

“喔，那有什么关系呢？你不会理解的，”夏洛蒂断然制止，用的正是她这位已婚堂姐刚才对她的童贞满怀同情说出的话。

迪莉娅的脸慢慢泛红：这句轻慢的反驳所传递出的指责奇怪地令她觉得羞辱。她觉得自己羞涩、无用，像个无知的女孩般无法处理夏洛蒂强加于她的这件丑事。可突然间，她体内某种强烈的女性直觉奋然苏醒。她强制性地用目光盯着堂妹的眼睛。

“你不告诉我那是谁吗？”

“有什么用呢？我谁都没告诉。”

“那你干嘛来我这儿？”

夏洛蒂面无表情的脸绷不住了，开始哭泣。“为了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迪莉娅不听。“如果我不知道的话怎么帮你？”她坚持着，嗓音干涩无情：她心跳得如此猛烈，似乎正有一双手在掐住喉咙。

夏洛蒂没有回答。

“从哪儿回来？”迪莉娅固执地重复着。对此，随着长长的一声恸哭，女孩猛地抬起手捂住眼睛。“他一直认为你会等他，”她悲泣着说，“后来，发现你没有……你要嫁给吉姆了……他在要渡海时听到这事的……一直到明格特太太要他把这只钟带回来给你做结婚礼物时，他才知道……”

“闭嘴——闭嘴，”迪莉娅喊着，跳起身来。她挑起了这场坦白，可现在又觉得这坦白是被下流无端强加给她的。这还是纽约吗，还是她的那个纽约，她的那个安全、友好、虚伪的纽约吗？这还是詹姆斯·罗尔斯顿的家，是他的妻子在聆听这种丢脸的坦白吗？

这回轮到夏洛蒂站了起来。“我就知道——我就知道！现在你把我的宝宝想得更糟了，而不是更好……喔，你干嘛非要我告诉你？我就知道你永远都不会理解。我一直在乎他，从一开始进入社交界就是，所以我不会跟其他任何人结婚。但是我知道自己没希望……他除了你谁都不放在眼里。可是后来，四年前他回来时，已经没有你在等他了，他开始注意到我，对我好，跟我聊他的生活和他的画……”她深呼吸了一下，清了清嗓子。“结束了——都结束了。好像我既无法恨他也无法爱他。现在只有这孩子——我的孩子。他甚至都不知道她——他凭什么知道呢？她与他无关，与任何人都无关，除了我。可是你肯定看得出，我不能放弃我的孩子。”

迪莉娅·罗尔斯顿站着，哑口无言，越来越觉得可怕，视线从堂妹身上移了开去。她失去了所有的现实感、安全感，和所有的自恃。她有种冲动，想捂住耳朵不听对方的恳求，就像小孩在午夜恐惧时把头埋起来那样。终于，她控制住自己，用发干的双唇开口了。

“那你想干嘛？你为什么到我这儿来？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因为他爱过你！”夏洛蒂·洛弗尔结结巴巴地说道。两个女人站在那儿，面面相觑。

渐渐地，泪水涌入迪莉娅的眼睛，顺着脸颊滚落，湿润了她干枯的嘴唇。透过眼泪，她看见堂妹憔悴的面容晃动着，凋萎着，仿若水底下的一张溺死的脸。那些猜到了一半、隐隐感觉到的事儿，从她未知的心底深处汹涌上来。那几乎就像是,有这么一刻，就像是别的女人在对她诉说自己的秘密，把她自己内心所有颤抖的沉默变成了赤裸裸的语言。

最糟糕的是，正如夏洛蒂所说，她们现在必须行动了，一天时间都没有了。夏蒂是对的——如果意味着要放弃这个孩子的话，她就不可能与乔结婚。可是不管怎样，她怎么能不告知他真相而嫁给他呢？但是可以想象出，他听后会与她断绝关系的呀？所有这些问题在迪莉娅的脑袋里令人苦闷地打着转，而那孩子的前景也在其间不停闪现——克莱门·斯潘德的孩子——在一个黑人的茅屋里被施舍养大，或者在一个他们称之为收容所的瘟疫房子里被群养着。不：孩子第一——她身体里的每一根纤维都这么想。可她该怎么做，该向谁咨询，该怎么给这个以克莱门的名义来找她的可怜虫出主意呢？迪莉娅绝望地环顾四周，然后转向堂妹。

“你得给我时间。我必须想一想。你不该嫁给他——可事情又都安排好了，还有结婚礼物……会是一桩丑闻……会杀了洛弗尔奶奶的……”

夏洛蒂低声回答道：“没有时间了。我现在就得做决定。”

迪莉娅将她的双手按在胸前。“跟你说，我必须想一想。我希望你能回家去——或者，不，还是呆这儿吧：可不能让你妈妈看见你这眼睛。吉姆很晚才回家，你可以在这个房间等我回来。”她打开衣柜，拿了一顶普普通通的帽子和厚厚的面纱。

“呆这儿？可你要去哪？”

“不知道。我想走一走——透透气。我想一个人呆会儿。”迪莉娅忙乱地展开她的佩斯利细毛披肩，系上帽子和面纱，把戴着手套的双手插进了暖手筒。夏洛蒂一动不动，从沙发那儿默默地凝视着她。

“你就等着，”迪莉娅在门口强调了一声。

“好的，我等着。”

迪莉娅关上门，匆忙下了楼。

第三章

她说不知道去哪儿，这是真话。她只想从夏洛蒂那张令人难以忍受的面孔和她的悲剧氛围的笼罩中逃走。户外，在空旷中，也许思考起来会轻松些。

沿着公园栏杆行走时，她看见在保姆的注视下，自己那两个开朗的孩子正与其他广场住客的娇贵后代在玩耍。那个小女孩戴着崭新的格子图案的天鹅绒帽子，穿着白色的披肩；那个男孩则是海兰帽和绒面短上衣。他们看上去多幸福多开心啊！保姆认出了她，但她摇摇头，朝这群人挥了挥手，就匆忙走了。

她走着，穿过了沐浴着明媚冬日阳光的熟悉街道。中午刚过，正是男士们刚刚返回办公室的时候，欧文街和联合广场上只有三三两两的行人。迪莉娅穿过广场到了百老汇大道。

马瑟街上的洛弗尔府邸是一栋坚固的老式砖房。一个宽大的马厩与之相连，入口开在一条小巷上，是迪莉娅在去英格兰蜜月旅行时听见被人称之为“马棚”的那种地方。她转进小巷，进了马厩的院子，推开一扇门。在一间刷着白浆的破屋里，有十几个孩子围在炉边玩着破烂的玩具。那个看管他们的爱尔兰妇女正在一张瘸了一条腿的桌上剪裁小衣服。她抬起了友善的面孔，认出了这个和夏洛蒂小姐一道来过一两次的迪莉娅女士。

迪莉娅停了下来，有些尴尬。

“我——我来问问你需不需要什么新的玩具，”她结结巴巴地说。

“要的，夫人，而且也要很多别的东西呢。不过，夏洛蒂小姐不让我向到这儿看望这些可怜宝贝们的女士讨要东西。”

“喔，布瑞吉特，你可以向我要，”罗尔斯顿太太回答道，微笑着。“让我看看你的宝宝们——我好长时间没来了。”

孩子们停止了玩耍，挤在保姆身边，张着嘴巴痴痴地盯着这位衣裙沙沙作响的有钱女士。有一个小女孩长着淡褐色眼睛和赤红双颊，穿着一件格子纹的羊驼呢罩袍，迪莉娅还记得那些修边的人造珊瑚扣，这些扣子曾经在夏洛蒂的“最好的衣服”上，是她刚进入社交界那年穿的。迪莉娅停下来，将这孩子抱起。她的卷发是褐色的，正是她的眼睛的颜色——感谢老天！但是她的眼睛里有同样的亮晶晶的小绿点在透明中漂浮。迪莉娅坐了下来，小女孩站在她的膝头，严肃地用手指拨弄她的表链。

“啊，夫人——她的鞋可能会弄脏你的裙子。这里的地板可不太干净。”

迪莉娅摇了摇头，将这孩子搂紧。她已经忘了其他那些呆呆看着她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女看管了。她膝上的这个小东西是由不同材料制成的——不必用格子羊驼呢和珊瑚扣就能把她挑出来。她的褐色卷发长在高高的额头尖上，与克莱门·斯潘德一模一样。迪莉娅将火热的脸颊贴在了那额头上。

“宝宝想要我这条可爱的黄链子吗？”

宝宝要的。

迪莉娅解下金链，挂在这孩子的脖颈上。其他小孩鼓着掌欢叫起来，但是小女孩却严肃地露出了酒窝，继续沉默地拨弄着链子。

“啊，夫人，你可不能把那条高级链子留在小蒂娜身上。等她必须回到那些黑人那里时……”

“她叫什么名字？”

“他们叫她蒂娜，我相信。不太像是基督徒的名字，算不上。”

迪莉娅沉默着。

“我是说，她的脸太红了。而且很容易咳嗽。总是不停地感冒。来，蒂娜，放开这位女士。”

迪莉娅站起身，松开温柔的手臂。

“她不想松开你呢，夫人。夏洛蒂小姐今天不在这儿，没有她，这小东西就有点儿孤单似的。她不像其他孩子那样玩耍，不知怎么……蒂娜，看看你得到的这条可爱的链子……这儿……现在在这儿……”

“再见，克莱门蒂娜，”迪莉娅屏住呼吸悄声说道。她吻了吻那淡褐色的眼睛和卷曲的头顶，放下面纱遮住喷涌而出的眼泪。在马厩的院子里，她用绣着花的大手帕擦干泪水，犹豫地站了会儿，然后坚定地转身回家了。

家里还是她离开时那样，只是孩子们都回来了。她沿着过道向自己的卧室走去时，听见他们在育儿室内嬉戏。夏洛蒂·洛弗尔坐在沙发上，笔直僵硬，一如她离开时。

“夏蒂——夏蒂，我想出来了。听着。不管发生什么，那孩子都不能跟那些人呆一起了。我要收留她。”

夏洛蒂站起身，高挑苍白。在她瘦削的脸上，眼睛变得那么黑森森的，简直就像骷髅头上的两只幽洞。她张嘴要说话，又猛然抓住手

帕按在嘴上，再次瘫坐了下来。一滴红色的血珠从她的手帕滴到了她的府绸裙子上。

“夏洛蒂——夏洛蒂，”迪莉娅尖叫着，跪在堂妹身边。夏洛蒂的头滑向后方倚在靠垫上，血滴止住了。她闭上了眼。迪莉娅从梳妆台上抓起一只嗅瓶，放在她收缩的鼻孔下。房间里弥漫着一种辛辣的芬芳。

夏洛蒂的眼皮抬了起来。“别怕。我有时候还会吐点儿血——不经常。我的肺病基本好了。只是这种恐惧——”

“不，不：再也没有恐惧了。跟你说，我已经都想好了。吉姆会让我要这孩子的。”

女孩憔悴地直起身。“吉姆？你告诉他了？那就是你刚才去的地方吗？”

“亲爱的，不是。我只是去看了看那孩子。”

“喔，”夏洛蒂呻吟了一声，又靠了回去。迪莉娅拿出自己的手帕，抹去堂妹脸颊上流淌着的泪水。

“你一定不要再哭了，夏蒂，你得勇敢些。你的小女孩和他的——你怎么想的啊？不过你得给我时间，我必须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相信我就好……”

夏洛蒂的嘴唇微微抖动着。

“那些泪水……别擦干，迪莉娅……我想感受一下……”

堂姐妹俩继续无声地彼此倚靠着。那只镀金时钟滴答滴答地数着她们无言的交流，几分钟，一刻钟，半小时，然后是一小时。天色渐

晚渐黑，影子拉长了，穿过了埃克斯明斯特地毯上的花环和宽大的白色床铺。一阵敲门声响起。

“孩子们等着说他们的饭前祷告呢，夫人。”

“好的，艾丽莎。让他们对你说吧。我晚点过来。”保姆的脚步声愈来愈远，夏洛蒂·洛弗尔离开了迪莉娅的怀抱。

“现在我可以走了，”她说。

“亲爱的，你不会太虚弱了吗？我可以派车送你回家。”

“不，不，那会吓着母亲的。而且我现在愿意走一走了，在黑暗中。有时候这世界对我来说常常像一团刺眼的光芒。有些天我感到太阳永远都不会落下了，而接下来的夜晚还有月亮。”她将手放在堂姐的双肩上。“现在不同了。再见了，我不会憎恨光亮了。”

两个女人彼此亲吻，迪莉娅耳语道：“明天。”

第四章

罗尔斯顿们放弃旧习俗时不情不愿，可一旦适应了某个新的，就又会觉得难以理解为什么竟有人不立即照着做。

迪莉娅来自较为散漫的洛弗尔家，天性喜欢新奇。起先，她建议丈夫六点钟吃饭而不是两点钟吃时，他那张年轻多变的面孔变得像那张严酷的殖民时期肖像中的老祖宗那么无情。可经过两天的抵抗之后，他转而接受了妻子的观点，现如今，对那些还紧抓着丰盛的午餐和下午茶不放的人的固执，他则给予轻蔑的一笑。

“没有什么比头脑狭隘更让我厌憎了。爱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我才不关心呢：我受不了的是他们的那种狭隘的头脑。”

迪莉娅想着这些事，一边坐在休息室（她的母亲会把它称之为客厅）里等丈夫回家。她刚来得及抚平光滑的发辫，套进那条樱桃色溜边的黑白条纹云波绸裙子——这是他很喜欢的一件衣服。休息室里，诺丁汉蕾丝窗帘在华丽的镀金帘檐下用帘环收拢着，中央的大理石桌面下撑着雕花的红木桌脚，老式的桃花心木扶手椅上铺垫着一种新的苹果绿色调的法国锦缎；这是令任何一个年轻妻子都会感到自豪的房间。通往餐厅的折叠门旁边，红木展示架上摆放着热带贝壳、长石花瓶、比萨斜塔的石膏模型，一对用斑岩和蛇纹石的碎片做的方尖塔——那些碎片是这对年轻夫妇在古罗马广场捡的，一尊法国塞弗尔牌的粉白色素坯女神克吕提厄胸像，还有四个英国切尔西牌的老式四季女神瓷像也处在其中——那是必定要留着的，因为它们是罗尔斯顿老祖母留下的。墙上挂着画家柯尔的那幅名为《生命旅程》的大型黑色钢版画；在窗户中间立着一尊真人大小的雕像《囚禁的少女》——那是著名的雕刻家哈丽耶特·霍斯默为吉姆·罗尔斯顿的父亲创作的，霍桑

让这位雕刻家在其小说《玉石雕像》中作了一位神仙。桌上摞着装订精美的印刷品，有画家特纳的《法国的河流》、诗人德里克的《罪仙》、作家克雷布的故事集，还有一本《美人集》，里面有参与埃格林顿伯爵举办的锦标赛的英国贵族夫人们的肖像。

迪莉娅坐在那儿，身后一堆无烟煤火在壁炉的黑色大理石拱门里燃烧，她身边有个香橼木工作台，一盏新式法国台灯从坠着水晶流苏的灯罩下向中间的桌子上流泻着宜人的光芒。她问自己她怎么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那么彻底地脱离了平时的那套观感和信念——以前她可从未越过罗尔斯顿地平线如此之远。现下，那套东西又将她围了起来，屋顶上的石膏装饰、家具的样子、她的服装的剪裁，仿佛无一不是由罗尔斯顿的偏见制成，并且由于罗尔斯顿之手的触碰而变得无比坚固。

她一定是疯了，她心想，竟然让自己如此投入夏洛蒂的事情。然而，就算她反复思量，不断缩小问题的范畴，还是觉得别无他法。不知怎的，拯救克莱门·斯潘德的孩子就取决于她了。

她听见门锁的声音（这声音从未使她的心脏跳动得如此剧烈），高顶礼帽放在大厅桌案上的声音——好像是两顶，是吗？休息室的门开了，两个竖着高领子、穿着大衣的年轻男人走了进来：可以说，是两个吉姆·罗尔斯顿。迪莉娅以前从未注意到丈夫和他的堂弟乔竟然这么相像，这让她觉得自己总把罗尔斯顿当作一个集体来考虑实在是很正确的。

要是她不把乔看作只是她的吉姆的一个无关紧要的复制品，那她就不会是个年轻温柔的幸福妻子了。然而，即便复制品有缺陷，这两个高大的、有着运动员身材的人物之间还是存有一种惊人的相像：红润的短脸盘和笔直的鼻子、笔直的胡须、笔直的眉毛，坦白的蓝眼睛和甜蜜自私的笑容。只不过，现在这一刻，乔看上去像是患了牙痛的吉姆。

“看看，我亲爱的，一位年轻人被请来和我们一起吃便饭了，”吉姆笑道，带着那种备受关爱的丈夫的自信，这位丈夫知道自己一向是可以把朋友带到家里来的。

“你真好，乔！——你觉得他能将就一下牡蛎汤和烤鹅吗？”她向丈夫微笑道。

“我就知道！我说吧，亲爱的老弟！他说你会不高兴的——说你会为这顿饭忙得团团转。等结婚后你看吧，乔瑟夫·罗尔斯顿[注]——。”吉姆友好地一掌拍在他堂弟那深绿色的肩膀上，乔做了个苦相，像被牙齿刺伤了。

“你实在太好了，迪莉娅堂嫂，今晚还能接待我。实际上——”

“先吃饭吧，小伙子，要是你不介意的话!一醉解千愁。请挽住你嫂子，我这就去看看酒备好了没有。”

牡蛎汤、烤鲈鱼、填鹅、苹果馅饼和青椒，随后是罗尔斯顿老奶奶的一道很著名的焦糖布丁：迪莉娅尽管滚油浇心，可还是对自己的这番成绩暗暗感到一丝得意。这肯定会落实那个传言，说吉姆·罗尔斯顿能够随时不经通告而带朋友回家。罗尔斯顿和洛弗尔的酒圆满达成效果，那瓶洛弗尔家的马德拉白葡萄酒见底时，就连乔那张拉长的脸都柔和起来了。这两个年轻人到休息室与她重聚时，迪莉娅注意到了这个变化。

“现在嘛，我亲爱的伙计，你最好把故事从头到尾地告诉她，”吉姆提出建议，把一张扶手椅推向堂弟。

年轻妇人俯在她的刺绣上，低眉红脸地听着。作为一个已婚妇人——作为一个母亲——乔希望她觉得自己有权向她直言不讳：是她的丈夫命令他这么做呀。

“啊，说吧，说吧，”酒足饭饱后兴致勃勃的吉姆站在壁炉前的地毯上搓着手说。

迪莉娅一边听一边思忖，任由这位准新郎难为情地进行语无伦次的讲述。她的针悬在绣布上好似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她立即便看出乔在依赖她去努力劝服夏洛蒂接受他的想法。但是他深陷爱河。迪莉娅知道，只要自己一句话他就会屈服，而夏洛蒂就会达到目的，挽救孩子，嫁给他……

归根结底，这事多么容易呀！一个友好的欢迎，一顿丰盛的晚餐，一瓶好酒，再加上对夏洛蒂双眸的记忆——那双眼睛比他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更能表情达意。一阵隐秘的嫉妒刺痛了这位妻子，她从前缺乏的就是最后这个启示物。

多容易啊——但绝对不行！无论发生什么，她都不能让夏洛蒂·洛弗尔嫁给乔·罗尔斯顿。她所受的荣誉和正直的传统教养全都禁止她纵容这样一个计划。她可以构思——已经构思出了——高压手段，灵巧娴熟地挑战先例，不露声色地反抗社会成规的无情，但是却永远无法默许谎言。夏洛蒂嫁给乔·罗尔斯顿——她的吉姆的堂弟——却不向他坦白过去；这个想法对于任何一个罗尔斯顿家的人来说都会觉得无耻，对迪莉娅也一样。可是把真相告诉他则会立即让这桩婚事完蛋，这点连夏蒂都意识到了。社会对于男人和女人并没有施以同样程度的宽容，但无论迪莉娅还是夏洛蒂都从未问过一次为什么：她们像本阶层所有的年轻女性一样，对于那不可避免的只管低头就是。

不，这个两难境地没有出路。很清楚，挽救克莱门·斯潘德的孩子是迪莉娅的责任；这事太清楚了，于是同样清楚的就是她似乎注定要牺牲他的情人了。念及于此，她想起了夏洛蒂那渴望的呼唤：“我想结婚，像你们这些人一样，”她的心缩紧了。但还是绝对不行。

“我十分体谅——”（乔在继续唠叨）“我心爱的姑娘的无知和不谙世事——体谅她那可爱的纯洁。一个男人怎么能希望自己未来的妻子是——是另外的样子呢？你懂吧，吉姆？还有迪莉娅？我跟她说，你们知道，说会另外有一笔专门的金额给她那些可怜的孩子们——一笔零花钱之外的金额，这她绝对可以信赖。天啊！要是她开口，我愿意立一个字据，一份协议，当着律师的面儿！我倾慕、欣赏她的慷慨无私。但是我问你，迪莉娅，作为一个母亲——请注意，现在我想要你的坦率的想法。你觉得如果我能够破例让步——让她继续亲自照顾这些孩子直到……直到……”一抹骄傲的红晕溢上了这位可能成为父亲的人的眉梢……“直到有更迫切的职责需要她，哎，我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如果你能告诉她这些，我保证，”乔忽然被最后那杯酒的记忆刺了一下，宣告道，“我妈那儿会没事的，她的那些偏见，当然啦，我尊重它们，可同时也决不允许它们来——来干涉我和我自己的信念。”他跳起身，冲壁炉镜子里的那个勇敢无畏的自己微笑着。“我的信念，”说到这个时他把头向后一扬。

“听听！听听！”吉姆激动地嚷嚷。

迪莉娅的针在绣布上突地刺了一下，然后她将手里的活儿推到了一边。

“我想我能理解你们俩，乔。当然了，站在夏洛蒂的立场，我永远也不可能放弃那些孩子。”

“你看，我亲爱的伙计！”吉姆大获全胜，对这份代替别人表现出的勇气就像对这顿晚餐的丰盛一样感到自豪。

“永不，”迪莉娅说。“尤其那些弃儿，我是指——我想那儿有两个。那些孩子要是进了收容所，常常活不了。那才是夏蒂无法释怀的事。”

“可怜那些无辜的孩子们！ 因为她爱他们，我有多爱她啊！世上竟有这样的混蛋逍遥法外——。迪莉娅，请告诉她好吗，无论什么我都愿意——”

“悠着点儿，老弟，悠着点儿，”吉姆劝诫道，带着一抹罗尔斯顿的谨慎。

“唔，也就是说，无论什么——只要合理——”

迪莉娅举起一只手示意。“我会告诉她的，乔：她会很感激。但这没用——”

“没用？其他还要——？”

“没什么了，只有一件事：夏洛蒂旧病复发。今天在这儿又咳血了。你一定不能娶她。”

好了，终于干了这件事。她站了起来，浑身打颤，觉得自己连嘴唇都白了。她做对了吗？她做错了吗？对此，会有明了的那一天吗？

可怜的乔转向她，那张脸与她的一样苍白：他紧攥着椅子的靠背，脑袋向前低垂宛如一个老人。他的嘴唇蠕动着，但没有声息。

“上帝啊！”吉姆结结巴巴地说。“可你明白你得打起精神来，老弟。”

“我——我真替你难过，乔。明天她会亲自告诉你，”迪莉娅支支吾吾，这当儿，她丈夫继续使劲安慰着。

“拿出点男人样儿，老弟。想想你自己——你的未来。不行的，你明白。迪莉娅说得对，她总是对的。最好让它过去——现在面对总好过以后面对。”

“总好过以后面对，”乔喃喃重复道，咧嘴惨然一笑。迪莉娅突然想到，在他安逸美好的生命历程中，以前从未不得不——与她的吉姆一样——放弃过任何他所倾心的事物。甚至有关放弃的那类词汇以及它们的常规形态，对他来说都是生疏的。

“可是我不明白。我不能放弃她，”他断然宣称，眨了眨眼，掉下了一颗孩子气的泪珠。

“想想孩子，亲爱的伙计，那是你的职责，”吉姆坚持强调道，得意地瞥了眼迪莉娅的健康美丽作为验证。

在两位堂兄弟之间后来冗长的谈话——争论、反击——争论、明智的忠告和无望的反对——中，迪莉娅只是偶尔参与。她很知道会是怎样的结局。这位准新郎害怕他的新娘在访问穷人时可能会把传染病带回家，他不会明知故犯，在家族里埋下疾病的种子。还不仅如此。有太多母亲早逝、只留下丈夫独自抚养年幼的孩子的伤心事了，这些事例必定在压迫着乔的记忆。罗尔斯顿家、洛弗尔家、兰宁家、阿瑟家、范德路登家——哪家不在遥远的墓地里有块需要照料的墓碑？那都是些“日渐衰弱”的年轻亲属的墓碑，他们当初都是被送出国，到气候温和的意大利治病。罗马和比萨的新教墓地里尽是些纽约人。与生命垂危的妻子进行那熟悉的朝圣之旅，是一幕能让最浪漫的罗尔斯顿人冷静下来的景象。在这段时间内，迪莉娅一边低头听着，一边不停地反复问自己：“事情办得很容易，可我该怎么对夏洛蒂说呢？”

那天深夜，可怜的乔紧握着她的手结结巴巴地告别后，她突然把他从门口叫了回来。

“请你一定要让我先去见她，你一定要等到她派人来叫你——”看见乔欣然从命，她有点儿退缩。可对于一位要对付乔所面临的那些事情的年轻人，再多的花哨支持也无济于事，她瞥向他的最后那一眼里满是怜悯……

大门在乔身后关上了，丈夫在她肩头上的抚摸让她醒过神来。

“我佩服死你了，宝贝。我聪明的迪莉娅！”

她的脑袋后仰，接住了他的吻，然后抽身出来。她明白，他眼中的火花既是对她的春心的挑逗，也是对她的机敏的赞颂。

她不要他靠近。“吉姆，要是刚才我跟乔说的那些关于夏蒂的事情是我自己的事，而我不得不告诉你的话，你会怎么办？”

他微微皱了皱眉，显然认为这个问题无关紧要，而且很不符合她平时的趣味。“来嘛，”他强壮的胳膊在恳求她。

她继续离开他站着，眼神黯然。“可怜的夏蒂！现在一无所有了——”

他即刻起了同情心，眼神也变得黯然了。在这种时刻，他就仍然还是那个她能够驾驭的多愁善感的男孩。

“啊，可怜的夏蒂，的确啊！”他探寻起最现成的灵丹妙药。“幸运的是，现在，毕竟她有那些穷孩子了，不是吗？我想女人是一定要有孩子去爱的——如果没有自己的，那就别人的。”很明显，想到这药方，他的痛苦就已经得到了减轻。

“是的，”迪莉娅表示同意，“我看不出她还有什么其他的安慰。我能肯定乔也会这么认为。咱们之间，宝贝——”现在她容许他拉自己的手了——“咱们之间，你和我，一定要保证她能留下她的孩子们。”

“她的孩子们？”听见这个物主代词他笑了。“当然啦，可怜的女孩！除非她真得要被送到意大利去？”

“喔，她还不至于此——哪儿有那钱啊？而且，她永远也不会离开洛弗尔姑妈的。不过我在想，亲爱的，要是明天我可以告诉她——你瞧，我并不是真的期待和她谈话——要是我可以告诉她，说你会让我照顾她最忧心的那个孩子，那个可怜的无名无家的小弃女——要是我可以从我的零花钱里另外拿出一笔固定的金额……”

他们的手情不自禁地拉了起来，她将晕红的脸凑向他的。他的眼里满是男性的泪水，啊，她的健康、她的智慧、她的慷慨，让他多么骄傲呀！

“你的零花钱一分都不能动，决不！”

她佯装不懂，露出泄气纳闷的样儿。“想想，亲爱的——如果我不得不放弃你的话！”

“你的零花钱一分都不能动，我说——但是你需要多少就有多少，去帮助可怜的夏蒂的穷孩子吧。这——你还满意吗？”

“最亲爱的！我想到了我们自己的孩子，楼上！”他们彼此挽着，被那激荡的情感震住了。

---

1. “乔瑟夫·罗尔斯顿”是“乔·罗尔斯顿”的全名。（译注）

第五章

夏洛蒂·洛弗尔听见堂姐的脚步声，从枕上抬起了那张滚烫的面孔。

卧室里昏暗憋闷，散发着古龙水和干净被褥的气味。迪莉娅从明媚的冬日阳光下进来，眨巴着眼睛，只能在被深红色家具遮挡着的微光里摸索前行。

“我想看见你的脸，夏蒂，除非你头痛得太厉害？”

夏洛蒂示意“没有”。迪莉娅把厚重的窗帘拉开，放进一束光。借着这道光，她看见了这女孩抵着床单的青灰色面孔，砖红色的晕团在黑眼圈下又显现了出来。就是这样，她还记得，有个可怜的表妹在去意大利前的那个星期看上去就是这样！

“迪莉娅！”夏洛蒂喘息着。

迪莉娅靠近床，站在那儿用崭新的眼光低头瞧着她的堂妹。是的：昨天晚上处理夏蒂的前途时就像在处理自己的，事情办得够容易的。可现在呢?

“亲爱的——”

“啊，说吧，求你，”女孩打断她，“要不我就会认为接下来的事情太可怕了！”

“夏蒂，最亲爱的，要是我对你承诺得太多——”

“吉姆不让你留下我的孩子？我就知道！我怎么总是梦想那些永远不可能成真的事情呢？”

迪莉娅流下泪来，跪在床边，伸出自己鲜嫩的手，让另一位那火辣辣的手攥着。

“别想那些，亲爱的：就想想你最喜欢的……”

“最喜欢的？”女孩急剧坐起身，靠在枕头上，连滚烫的指尖都活了过来。

“你不能和乔结婚，亲爱的——你能够——并且还留着小蒂娜吗？”迪莉娅继续说道。

“不是留她在我身边，不是：是放在一个我可以溜过去看看她的地方——啊，我尽想那种傻事！”

“放弃想傻事吧，夏洛蒂。把她放哪儿？去看你亲生的孩子得偷偷摸摸？总是处在失去名誉的恐惧中？不公平地对待你的其他孩子们？这些你都想过吗？”

“喔，我可怜的头脑想不了！你是想告诉我必须得放弃她吗？”

“不，亲爱的，但是你一定不能跟乔结婚。”

夏洛蒂躺回到枕头上，眼睛半闭着。“我跟你说了，我必须给我的孩子一个家。迪莉娅，你太幸运了，不会理解的。”

“把你自己也当作一个幸运的人吧，夏蒂。你不会放弃你的孩子的。她会和你一起生活：你会照顾她——帮我。”

“帮你？”

“我向你保证过我会留下她，不是吗？但前提是你不能跟乔结婚。只有这样我才会给你的孩子一个家。嗯，那已经办成了，你俩会永远在一起。”

夏洛蒂紧紧抱住她，呜咽着：“可是乔——我没法儿跟他说，没法儿说！”她突然推开迪莉娅。“你没把我的——我的孩子的事告诉他吧？那样伤害他我受不了。”

“我告诉他你昨天咳血了。他一会儿就要见你：他非常非常难过。是这样跟他说的，说考虑到你的健康状况不好，按你的意愿取消婚约——他接受了你的决定。但是如果他软弱起来，或者如果你软弱起来，那我就不能为你或者为小蒂娜做任何事了。看在上帝的份上，记住这话！”

迪莉娅把她的手松开，夏洛蒂默默地向后靠去，合着眼，嘴唇紧闭。她躺在那儿简直像一具尸体。在床边上的一把椅子上挂着那件有红色天鹅绒丝带的府绸裙子，那是为庆祝订婚做的。裙裾下隐约露出一双崭新的古铜色小羊皮拖鞋。可怜的夏蒂！她几乎很少有可以打扮打扮的时候……

迪莉娅在床的旁边坐着，一动不动，双眼看着堂妹那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面孔。她的目光跟随着夏洛蒂紧闭的眼睑里溢出的一颗泪珠：垂在睫毛上，闪耀着从脸颊上缓缓流淌下来。当这颗泪珠到了那紧闭的唇边时，她的嘴张开了。

“你的意思是，我会跟她一起住在某个地方？就她和我一起？”

“就你和她。”

“在一栋小房子里？”

“在一栋小房子里……”

“你确定吗，迪莉娅？”

“确定，我亲爱的。”

夏洛蒂用胳膊肘再次支起身子，伸出一只手到枕下摸索。她掏出一条细丝带，上面挂着一只钻戒。

“我已经把它取下来了，”她简洁地说道，把它递给了迪莉娅。

第六章

后来人们一致同意，夏洛蒂·洛弗尔命中注定是个老处女，那是早就可以预言到的。即便在她生那场病之前，那也很明显：除了她那头炽烈的头发，她身上有种很古板的东西。她够幸运了，这可怜的女孩，想想她年轻时糟糕的健康状况吧：比方说，在詹姆斯·罗尔斯顿太太的同龄人的记忆中，夏洛蒂不过是个瘦得像鬼一样的人，把肺都要咳出来了——这，当然就是她取消和乔·罗尔斯顿订婚的原因喽。

真的，尽管她的治疗方法很不寻常，她康复得也还是非常快。正如众所周知的，洛弗尔家族没钱送她去意大利，而早先在乔治亚州的尝试也并不成功，因此她被打发到了哈德逊河畔的一个农庄上——那是詹姆斯·罗尔斯顿产业上的一个小房子。在那儿，她与一个爱尔兰女仆和一个弃婴一道生活了五、六年。这个弃儿的故事在夏洛蒂的历史中是另一则怪异的插曲。从她第一次生病起，那时她只有二十二、三岁，就展现出了一种对孩子的病态般的柔情，尤其是对那些穷人的孩子。据说——据说是兰斯盖尔医生说的——在由于肺病而无法结婚的人身上，被阻碍的母性本能会异常强烈。因此，当夏蒂必须取消与乔·罗尔斯顿的婚约并且到乡下去居住的决定一下来，这位医生就告诉她的家人，挽救她的唯一一线希望在于不要把她与那些穷孩子彻底分开，让她从中挑一个，挑个最小最可怜的，然后将她自己全心投入进去照料她。于是詹姆斯·罗尔斯顿把他们的小农庄借给了她，而吉姆太太，用她那干净利落的卓越才能，立即就样样都安排好了，甚至还保证说如果夏洛蒂死了，她会照看这个孩子。

夏洛蒂没有死，她已至中年，越活越健康，精力充沛甚至有些专横。随着那个转变在她的性格中的发展，她越来越像个典型的老处女了：一丝不苟、有条不紊、吹毛求疵，在社交和家庭礼仪上极其小题

大作。这些是她作为一名警觉的家庭妇女所博得的名声，因此，当可怜的吉姆·罗尔斯顿从马上摔死，留下了仍旧朝气蓬勃的迪莉娅和一个男孩与一个女孩要抚养，而这位心碎的寡妇要她的堂妹来与自己一道住，以此来分担她的职责时，这一举动就显得完全顺理成章。不过迪莉娅·罗尔斯顿做事向来与众不同，她收留夏洛蒂的同时也收留了夏洛蒂的那个弃儿：一个黑头发的孩子，有淡褐色的眼睛和那种与长辈过多相处的孩子们的那种古怪的聪敏劲儿。小女孩名叫蒂娜·洛弗尔：人们稀里糊涂地觉得夏洛蒂似乎收养了她。她与罗尔斯顿表兄妹们在同样的关爱下一起长大，而且可以这么说，有两位妇人如母亲般抚育她。但是出于一种模仿本能，她总是叫迪莉娅·罗尔斯顿"妈妈"，叫夏洛蒂·洛弗尔"夏蒂姨妈"，对此无人费心去纠正。她是个聪颖迷人的小家伙，人们惊异于可怜的夏蒂在这上面的运气，竟然从她那群弃儿里选中了如此有趣的一个样品（因为现在人们都猜想她那时有满满一收容所的孩子可以挑选呢）。

讨人喜欢的老单身汉席勒顿·杰克逊结束了延期很久的逗留，刚从巴黎（据说那里最高层的大人们对他极为重视）返回。他在蒂娜初入社交界的舞会上看到她时，被她的魅力所倾倒，就请求迪莉娅允许自己在某个傍晚过来单独与她和她的年轻朋友们一道吃饭。他向这位寡妇恭维着她亲生的小迪莉娅的鲜润美色，但是这位母亲锐利的眼睛察觉到他自始自终都在盯着蒂娜看。晚餐后，他对年纪大的妇人们说了心里话，说这个女孩梳的发型"很有法国味道"，这要是在那座优雅之都的话，她一定会被断言为极有格调的。

"啊——"迪莉娅满面笑容，不以为然；夏洛蒂·洛弗尔则坐着俯身于她的手工，双唇紧闭。而蒂娜，她本来正与表哥表姐在屋子的另一头嬉笑，转眼间就来到了长辈们的身边。

"我听见席勒顿先生说什么了！没错，听见了，妈妈。他说我的头发梳得很有格调。我不是一直都这么告诉你的吗？我知道顺着它任其

自然卷下来，要比像姨妈那样用发胶把它弄平整来的好看——”

“蒂娜，蒂娜——你总觉得人家对你倾心！”洛弗尔小姐抗议道。

“我为什么不啊，他们就是嘛？”女孩儿大笑着诘问，然后把嘲弄的眼神转向席勒顿·杰克逊：“恳请告诉夏洛蒂姨妈别那么可怕得像个老处女！”

迪莉娅瞧见血液涌上了夏洛蒂·洛弗尔的脸颊。这血液不再给她瘦削的颧骨上染两团砖红色的晕圈了，而是把一种粗糙的红色散布在她的整个面容上，从那只老式的石榴红胸针扣紧的领子，一直到覆盖了深陷的鬓角的梳理平整的花白头发（没有留下一丝红色的踪迹）。

那天晚上，他们上楼睡觉时，迪莉娅把蒂娜叫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你不该像今天晚上那样对夏洛蒂姨妈说话，亲爱的。那不礼貌——你要明白她会伤心的。”

女孩满心懊悔。“啊，对不起！是因为我说她是个老处女吗？可她就是呀。不是吗，妈妈？我是说，在她灵魂的最深处。我不相信她曾经年轻过——不相信她曾经想到过乐趣呀或者倾心呀或者恋爱——你相信吗？所以她从来都不理解我，而你一直都理解，我亲爱的宝贝妈妈。”随着她那种轻巧的转动，蒂娜投入了这位寡妇的怀抱。

“孩子，孩子，”迪莉娅温和地训斥道，亲吻着女孩额头上分成五绺的黑色发卷。

过道上响起轻柔的脚步声，夏洛蒂·洛弗尔站在了门口。迪莉娅身子没动，从蒂娜的肩头给了她一个欢迎的眼神。

“进来，夏洛蒂。我正训斥蒂娜呢，她在席勒顿·杰克逊面前的行为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小孩。他会把她想成什么啊？”

“想成她该被想成的那样，很可能，”夏洛蒂回应了一个冷冷的笑。蒂娜走向她，她薄薄的嘴唇碰了一下女孩送上来的额头，那儿正是迪莉娅温暖的亲吻方才落下的地方。“晚安，孩子，”她用自己那干巴巴的声调将她打发走了。

门在两位妇人面前关上了，迪莉娅示意夏洛蒂坐在她对面的那把扶手椅上。

“不能离火那么近，”洛弗尔小姐回答说。她选了一张靠背笔直的椅子，坐下后双手叠起。迪莉娅的眼睛无意识地落在那些光秃秃的瘦削的手指上，有点儿纳闷为什么夏洛蒂从来都不戴她母亲的那些珠宝。

“我听见你对蒂娜说的话了，迪莉娅。你训斥她是因为她叫我老处女。”

这回轮到迪莉娅脸红了。“我训斥她是因为她不礼貌，亲爱的，如果你听见了我说什么，那么你就不该认为我太过严厉了。”

“不是太过严厉，不是。我从来不觉得你对蒂娜太过严厉，恰恰相反。”

“你觉得我把她宠坏了？”

“有时候。”

迪莉娅感到一阵没来由的怨气。“那我说什么了让你反对？”

夏洛蒂稳稳地回应着她的注视。“我宁愿她认为我是一个老处女而不是——”

“啊——”迪莉娅喃喃说道。凭着直觉上的飞速一跃，她进入了对方的灵魂，再一次体会到了那令人不寒而栗的孤独。

“除此之外，”夏洛蒂无动于衷地继续说道，“还能容许她去把我想成什么其他的呢——永远？”

“明白了……明白了……”寡妇有点儿结巴了。

“一个可笑的头脑狭隘的老处女——别无其他，”夏洛蒂·洛弗尔坚定地说着，站了起来，“否则我永远不会觉得和她在一起是安全的。”

“晚安，我亲爱的，”迪莉娅满怀同情地说道。她有些时候会因为夏洛蒂是蒂娜的母亲而几乎心生恨意，但其余的时刻，比如此刻，她的心会因为血缘不能告之于人的悲惨景象而拧紧。

夏洛蒂似乎看穿了她的心思。

“啊，但是不用可怜我！她是我的，”她喃喃说道，走了。

第七章

有时候，迪莉娅觉得自己生活中真正的事件始于孩子们都非常安全并且适当地缔结了无可挑剔的纽约良缘。她的男孩子先结的婚，选了一位范德格雷夫家的姑娘，将会成为其父在奥尔巴尼的银行里的直接初级合伙人；而小迪莉娅（正如她的母亲所预见到的）在哥哥结婚一年后，选择了约翰·朱尼厄斯——哈利家族年轻一辈中最可靠最殷实的那位，并且跟随他住进了他父母的房子。

小迪莉娅离开格兰莫西公园的家后，蒂娜就不可避免地成了这个狭小舞台的中心人物。蒂娜也到了结婚的年龄，她的倾慕者和追求者众多，但她能有什么希望找到一个丈夫呢？两位警觉的妇人没有把这个问题向彼此开诚布公，迪莉娅·罗尔斯顿日复一日地苦思冥想着，夜里上楼去卧室时都在思量；而她知道，与此同时，夏洛蒂·洛弗尔也带着这个同样的问题在往她的楼上走。

两位堂姐妹在她们共同生活的这八年间极少有公开的分歧。其实，几乎可以说在她们的关系中没有什么事是公开的。迪莉娅本来不想这样：她们曾如此深入地见到过彼此的灵魂，相互之间如果再隔着一层纱的话似乎就不自然了。但是她明白，一来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持住蒂娜对其出身的无知，二来夏洛蒂·洛弗尔唐突、热情、不善表达，她自己深知没有比闭嘴永远保持沉默更好的安全措施了。

夏洛蒂迄今一直背负着这种自我强加的沉默寡言，因此她突然开口时，罗尔斯顿太太十分吃惊。在小迪莉娅婚后不久，她请求允许她从楼上搬下来，住到蒂娜隔壁的那间小卧室去。新娘离家使那间房空了出来。

“可要住那儿的话远远没有以前舒服，夏蒂。你想过吗？还是因为楼梯的原因？”

“不，不是因为楼梯，”夏洛蒂用她惯常的毫不客气的语调回答说。迪莉娅明知她跑上跑下三层楼还跟个小姑娘似的，那自己还怎么可能去利用她提供的这个借口呢？“是因为我该在蒂娜的身边，”她说道，声音低沉、刺耳得像一根没调过音的弦。

“啊——很好。随你便吧。”罗尔斯顿太太说不清为什么这个要求让自己突然觉得恼火，总不可能是因为她自娱自乐时已经有的那个主意吧——她想过把这间空出来的屋子为蒂娜布置成起居室，并且打算用粉红和淡绿色调，让它像朵盛放的花儿一般。

“当然喽，要是有什么原因——”夏洛蒂提到，似乎读出了她的想法。

“没什么，只是——好吧，我本来想给蒂娜一个惊喜，把屋子弄成一间小会客室之类的地方，她可以在那儿摆放自己的书和小玩意儿，会见自己的女朋友们。”

“你太好了，迪莉娅。但是蒂娜绝对不能有会客室，”洛弗尔小姐讥讽地答道，眼睛里那些绿斑浮现了出来。

“很好，随你便吧，”迪莉娅以同样恼火的声调回答道。“明天我会派人把你的东西搬下来。”

夏洛蒂在门口停了停。“你确定没有其他原因吗？”

“其他原因？为什么会有其他原因？”两位妇人几乎像带着敌意般彼此相视，随后夏洛蒂转身走了。

谈话一结束，迪莉娅就对自己屈服于夏洛蒂的意愿而生起气来。为什么让步的那个人总是她？她，归根究底，才是这房子的主人；而且夏洛蒂和蒂娜两个之所以能够生存几乎可以说全要仰仗于她，或者说至少是她，才使她们得以生存得像个样子。然而无论何时，只要出现关于这个女孩的问题，达到目的的人总是夏洛蒂，而让步的总是迪莉娅：看上去就好像夏洛蒂在以她那种沉默倔强的方式下定决心要占尽这种依赖关系的便宜，而只要存在这种依赖关系，一个有迪莉娅那种天性的女人便不可能与她作对。

事实上，这间小会客室本来可以成为她与蒂娜安静聊天的一个地方，对这些聊天，迪莉娅比自己所意识到的更加期待。她亲生女儿住在这间屋子时，罗尔斯顿太太习惯了每天晚上在这儿消磨一个小时，在两个女孩儿更衣时与她们聊聊天，听她们评论一下当天的事情。对自己的亲生女儿要说什么，她总是事先就能了然于胸，但蒂娜的观点和看法对于她来说则永远是一种美妙的震动。倒不是说它们有什么新奇和特别：这些观点和看法某些时刻似乎是从迪莉娅本人那无声的过去之渊里直接喷涌而出的。然而，它们所传达出的感觉是她未曾吐露过的，所传达出的想法是她几乎对自己都未曾坦率承认过的：有时蒂娜所说的，正是迪莉娅·罗尔斯顿在自省中神游八极时想象自己对克莱门·斯潘德说的。

可现在，这些晚间的聊天将要终止了：要是夏洛蒂请求住在她女儿的隔壁，是因为她希望它们终止，这也并非不可思议吧？以前迪莉娅从未想到过她对蒂娜的影响力也许会招人厌恨，现在这想法亮起一束光照进了那个总是将两位妇人分隔开的深渊里。但片刻之后，迪莉娅便责备起自己来，觉得不该把嫉妒这种感觉按到堂妹身上。难道自己不才是那个应该感到嫉妒的人么？夏洛蒂是蒂娜的母亲，完全有权利希望靠近她，任何意义上的靠近她；迪莉娅有什么理由去反对那种天生的特权呢？次日一早，她就下令把夏洛蒂的物什搬到蒂娜隔壁的房间里去了。

那天晚上该睡觉时，夏洛蒂和蒂娜一起上了楼，但迪莉娅逗留在休息室里，借口说要写几封信。实际上，她很怕路过那个门口，在那儿，夜复一夜，当夏洛蒂·洛弗尔已经在楼上睡她的老处女觉时，常有两个女孩儿清新的笑声将她绊住。想到今后使她一直拥有蒂娜的那个方式就要被断掉了，迪莉娅痛彻心扉。

一小时后，轮到她上楼时，她怀着内疚在沿着铺有厚地毯的走廊上尽可能小心不发出声音，并且在熄灭楼面上的煤气灯时多停留了一段时间。她一边逗留，一边伸长耳朵去听那两扇门后的声音，那里面正睡着夏洛蒂和蒂娜，如果听见里面有说笑声，她会暗自伤心的。但是什么都没有，而且门底下也没有任何灯光。很显然，夏洛蒂按照她那严厉死板的方式，已经对女儿道过了晚安，像以往那样径自睡觉了。更衣时的笑闹和悄悄话曾使蒂娜迟迟不睡，对此也许夏洛蒂从未赞成过，她要求搬到女儿隔壁的房间也可以很简单地只是因为不想让女儿错过“美容觉”罢了。

每当迪莉娅试图探究堂妹举动的奥秘时，到头来总会被自己在对方身上找到的那些基本动机弄得窘迫羞辱。她，迪莉娅·罗尔斯顿，她的幸福坦坦荡荡、世所公认，竟然常常觉得自己在嫉妒可怜的夏洛蒂的那个秘密的、缺斤短两的母亲身份。怎么会这样呢？每当察觉到这种嫉妒，她就憎恨自己，进而想通过温和的态度以及对夏洛蒂的感受报以更为殷勤的体贴来弥补，但这种努力并不总是奏效。迪莉娅有时在想，夏洛蒂会不会怨愤地把任何同情的表露都当成了是在间接提醒自己的不幸？经历她那样的苦难，最糟糕的地方在于留下了一处碰都碰不得的伤痛。

迪莉娅在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些，一边慢慢地在一盏垂着流苏的梳妆镜前更衣，这盏镜子同样照见过她做新娘的模样。这时，她听见轻轻的敲门声。打开门，是蒂娜。她穿着睡衣，乌黑的卷发披散在肩头。

迪莉娅感到一阵快乐的心跳，张开了怀抱。

“我必须得说声晚安，妈妈，”女孩儿悄声细语道。

“当然了，亲爱的。”迪莉娅在她仰起的额头上印了一个长长的吻。“现在快跑开吧，否则你要吵醒姨妈了。你知道她睡眠不好，而且现在她住你隔壁了，你一定要像个小耗子般轻手轻脚。”

“嗯，我知道，”蒂娜勉强答应了，严肃地扫了一眼，几乎像在与她同谋般。

她没再提问题，也没逗留，握着迪莉娅的手举起来在脸颊上贴了片刻，然后像来时那样蹑手蹑脚出去了。

第八章

“可你一定看见了，”夏洛蒂·洛弗尔放下《晚报》，固执地说道，“蒂娜变了。你的确看见了吧？”

两位妇人正独自坐在格兰莫西公园府邸的休息室炉火边。蒂娜到表妹约翰·朱尼斯·哈尔西太太那儿吃饭去了，之后会被带去参加范德格雷夫家的舞会，约翰·朱尼斯保证说会把她从那儿送回家。罗尔斯顿太太和夏洛蒂的晚餐很早就结束了，这漫长的夜晚只属于她们俩。每次遇到这种情形，她们习惯做的是夏洛蒂给堂姐大声阅读报纸新闻，后者则绣她的手工；可今晚尽管夏洛蒂兢兢业业地读着一个又一个栏目，一字不错也一字不漏，迪莉娅还是感觉到，她出于某个特别的原因在满心想着利用她女儿不在场的这个机会。

为了在回答之前争取点儿时间，罗尔斯顿太太俯身在那块精致的白色绣品上绣了一针。

“蒂娜变了？从什么时候？”她询问。

答案嗖地立即就出来了。“从兰宁·哈尔西来这儿太频繁的时候。”

“兰宁？我从前以为他来是为了迪莉娅呢，”罗尔斯顿太太沉思着，随意说了一句，还在争取更多时间。

“你把每个来的人都想成是为了迪莉娅，这很正常，”夏洛蒂干巴巴地回答；“但是兰宁还在继续寻找一切和蒂娜在一起的机会，照这样来看——”

罗尔斯顿太太抬起头迅速瞟了堂妹一眼。她的确注意到蒂娜变了，那就像一个花骨朵在某个神秘时刻发生的变化，在那个时刻，未开的花瓣在里面红了。这女孩变得更俊俏了，更害羞了，更沉默了，有时更会无来由地欢快起来。但是迪莉娅从未把这些情绪上的变化与兰宁·哈尔西的出现联系在一起，小迪莉娅结婚前，他是经常出没在这房子里的无数个年轻人之一。确实有过那么一刻，罗尔斯顿太太的目光带着些忧虑停驻在英俊的兰宁身上。他的哈尔西堂兄弟们全都健壮古板，其中只有他也许会让一个谨慎的母亲在托付自己的女儿时犹豫不决。很难说清为什么，要不就是他比其他人更英俊更能说会道，而且习惯性地不守时，完全不受现实的干扰。克莱门·斯潘德就是那样子的，要是小迪莉娅也——？

不过小迪莉娅的母亲迅速消除了疑虑。那女孩自己就很俏皮且受欢迎，她对这类旗鼓相当的魅力毫无兴趣，除非有更加实在的品质做支撑。作为一个骨子里的罗尔斯顿家族的人，她要的是罗尔斯顿品性，于是她选了那个最配得上罗尔斯顿新娘的哈尔西。

罗尔斯顿太太感觉到夏洛蒂在等她说话。“适应蒂娜要结婚的想法会有点儿困难呢，”她温和地说。“我都不知道咱们两个老妇人该做什么，就只咱们在这间空屋子里——因为那时它就会空了。不过我猜咱们应当面对这个想法。”

“我在面对它，”夏洛蒂严肃地说。

“那么你不喜欢兰宁？我是说，作蒂娜的丈夫？”

洛弗尔小姐把晚报叠起来，伸出一只瘦削的手去拿自己的编织活。她瞥了一眼香橼木工作桌那头的堂姐。“蒂娜一定不能太让人难堪——”她开始说了。

“啊——”迪莉娅表示抗议，脸涨红了。

“咱们还是实话实说吧，”另一位镇静自若地继续说道。“如果我真要开口的话，这是我的方式。你也知道，平时我不说什么。”

这位寡妇表示赞同，于是夏洛蒂接着说：“那样最好。不过我也一直都知道，总有一天咱们得把这事摊开来谈谈。”

“把这事摊开来谈谈？你和我？什么事？”

“蒂娜的将来。”

一阵沉默。迪莉娅这个人，对于她的真诚哪怕最小的呼唤都总会立即回应，这时深呼吸了一下，如释重负。夏洛蒂心中的冰块终于开裂了！

“我亲爱的，”迪莉娅低声说，“你知道我是多么关心蒂娜的幸福。要是你不赞成兰宁·哈尔西做她的丈夫，那么你心里有其他什么人选吗？”

洛弗尔小姐露出了一丝她那种隐约的、冷酷的笑。“我倒没注意到门口还有一长队呢。我也不是不赞成兰宁·哈尔西做她的丈夫。就个人来说，我觉得他挺讨人喜欢的，我理解他对蒂娜的吸引力。”

“哎——蒂娜被他吸引了？”

“是的。”

罗尔斯顿太太把手中的活计推到一边，若有所思地端详着堂妹那张线条分明的脸。夏洛蒂·洛弗尔坐在那儿时，再没有比她更具代表性的老处女形象了：她在那张直背椅上挺得笔直，缩着两肘，织针咔哒作响，平静地讨论着女儿的婚姻大事。

“我不明白，夏蒂。不管兰宁的毛病是什么——我不信它们有什么大不了——我同你一样喜欢他。说到底——”罗尔斯顿太太停顿了一下——“他身上有什么能教人那么谴责的？就我听到的，主要是他下不了决心选一门行当。纽约人对这事的观点很狭隘，这我们都知道。年轻人可能会有其他爱好……艺术……文学……而且他们决定起来都会很困难……”

两位妇人的脸都微微红了，迪莉娅猜想，振荡在自己心中的回忆也同样在夏洛蒂的紧身胸衣下颤动吧？

夏洛蒂说话了。“是的，我理解。但是对职业犹豫不决可能会造成对……其他决定……的犹豫不决……”

“你指什么？肯定不会是兰宁——？”

“兰宁没有向蒂娜求婚。”

“而你认为他是在犹豫？”

夏洛蒂暂时没开口。她的编织针的稳定敲击声在给这份沉默数着时间，多年以前，给这沉默数时间的曾经是迪莉娅的壁炉架上的那只巴黎时钟的滴答声。记忆飞回到那一幕时，迪莉娅感到空气里有种神秘的张力。

夏洛蒂说话了。“兰宁不再犹豫了：他已经决定不娶蒂娜了。但是他也同样决定不放弃继续见她。”

迪莉娅的脸腾地红了，夏洛蒂小气的双唇间迸出的这寥寥几句玄妙难解的话让她又恼火又糊涂。

“你不是指他求过婚然后又反悔了吧？我没法想象他能这么侮辱蒂娜。”

“他没侮辱蒂娜。他只是简单告诉她，他结不起婚。除非他选择一门行当，不然他的父亲一年只给他几百块钱，而且就这，要是——要是他不按照父母亲的意愿结婚的话，可能还会被取消呢。”

现在轮到迪莉娅沉默了。往事在夏洛蒂的一番话中栩栩重生。克莱门·斯潘德站在她面前，优柔寡断、身无分文，充满了说服力。啊，要是她让自己被说服了多好！

“蒂娜碰上这事我很难过。不过既然兰宁看上去行为很体面，退出也没有引起非议，我们必须期待……我们必须期待……”迪莉娅停了下来，不知道她们必须期待什么。

夏洛蒂·洛弗尔放下手中的编织活。“你跟我一样明白，迪莉娅，每个要与蒂娜恋爱的年轻人都会找到同样过硬的理由不娶她的。”

“那么你认为兰宁的理由是借口？”

“当然。这是他的后来者们要找的第一个理由——他当然会有后来者。蒂娜——很吸引人。”

“啊，”迪莉娅低声道。

现在她们终于面对面地谈论这个问题了，经过那么多年的沉默和回避，这个问题已经像一具被埋葬得太过仓促的尸体那样马上要露出表面了！迪莉娅又深呼吸了一下，再次感到如释重负。她一向都知道为蒂娜找丈夫会很困难，几乎不可能；而尽管她非常希望蒂娜幸福，但内心深处有一道窃窃私语：要是这女孩不得不分享她本人最后的时光，那会减轻多少她的孤独和迷茫啊！可这怎么能对蒂娜的母亲说呢?

“但愿你夸大其辞了，夏洛蒂。也许有不在乎利益的人。……不过，无论如何，蒂娜在这儿肯定没必要不快乐，和我们在一起，我们

都那么爱她。”

“蒂娜当个老处女？决不！”夏洛蒂·洛弗尔腾地站起身，一只拳头朝下猛击在那张细长的工作台上。“我的孩子会有她的生活……她自己的生活……无论要我付出什么代价……”

迪莉娅存在心里的同情涌了上来。“我理解你的感受。我也同样希望……虽然让她离去会让人非常难过。但这事定然不急——没理由担心那么长远。这孩子还不到二十呢。等等吧。”

夏洛蒂笔直地站在她面前，一动不动。在这样的时刻，她让迪莉娅想起奋力喷出的花岗岩浆：似乎并不见里面的火焰。

“等等？可如果她不等呢？”

“可要是他已经退出了——你什么意思？”

“他放弃娶她了——可没放弃见她。”

这回轮到迪莉娅跳了起来，涨红着脸，颤抖着。

“夏洛蒂！你知道自己在暗示什么嘛？”

“是的，我知道。”

“可那太离谱了。没有一个正派女孩——”

迪莉娅把话咽了下去。夏洛蒂·洛弗尔无动于衷地盯着她的眼睛。“女孩们并不总是像你说的那样正派，”她宣告。

罗尔斯顿太太缓缓走回座位。绣花绷圈掉在地板上了，她吃力地弯下腰捡起来。夏洛蒂憔悴的身影笼罩着她，宿命般无情。

“我想象不出，夏洛蒂，说这种事情有什么好处——就算只是暗示。你当然会信任你自己的孩子。”

夏洛蒂大笑起来。“我母亲当时信任了我，”她说。

“你怎么敢——你怎么敢？”迪莉娅开口道，但是她垂下了眼睛，觉得喉咙里有点儿发虚。

“啊，为了蒂娜我什么都敢，甚至敢评判她的真面目，”蒂娜的母亲喃喃说道。

“她的真面目？她纯洁无瑕！”

“那咱们就这么说吧，她必须得为我的瑕疵付出代价。我只想要她别付出得太沉重。”

罗尔斯顿太太默然坐着。对她来说，夏洛蒂似乎在用所有盘绕在生活的那层安全表象下的黑暗的命运之声说话，对这样一种声音，无法答辩，只有敬畏地遵从。

“可怜的蒂娜！”她叹息着。

“喔，我没想要她受苦！我不是为了那个才等待的……等待着。只是我犯了错。我现在明白了这些错误，那么就一定要挽救。你已经对我们太好了——我们必须走。”

“走？”迪莉娅倒抽了一口气。

“是的。别觉得我不知感激。你曾经救过我的孩子——你以为我会忘记吗？但是现在轮到我了——必须挽救她的那个人是我。要救她，就只有带她离开这里所有的一切——离开她迄今为止所知道的一切

——这我能做到。她在假象中生活得太久了。而且她像我，这些假象不会满足她的。”

“假象？”迪莉娅茫然地重复道。

“对她来说是假象。年轻人与她恋爱，但是不能娶她；幸福的家庭很欢迎她，但最终会有人疑心她要图谋一个兄弟或者一个丈夫——或者其他什么侮辱。我们怎么能一直以为，不管是你还是我，以为这孩子可以逃脱灾难呢？我只想着她眼下的幸福——所有这些和你在一起的好处，为她和我。但小哈尔西的这件事让我张开了眼睛。我必须把蒂娜带走。我们必须离开，住到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一个我们可以在普通人中过普通生活的地方。一个她可以找到丈夫，给自己一个家的地方。”

夏洛蒂停了下来。她一直在用一种快速死板的语调说话，就好像在死记硬背，但是这一刻她的声音迸发了，痛苦地重复说道：“我不是不知感激。”

“啊，咱们别说感激不感激了！你和我之间说得着它吗？”

迪莉娅站起身，开始在屋里心神不安地转悠。她渴望去恳求夏洛蒂，去乞求她不要这样匆忙草率；去向她描绘那将多么残忍，让蒂娜中断一切习惯和联系，以她那莫名其妙的方式去过“普通人中的普通生活”。事实上，一个那么光芒四射的女孩有多大可能会驯服地屈从于这样一种命运，或者在那样的环境中找到一个合格的丈夫呢？那种变化可能只会促成悲剧。迪莉娅的经历太少，不能够准确想象出像蒂娜这样的女孩被突然剥夺了生活中所有的甜蜜后会出什么事，但是在她痛苦的想象中闪过了几道模糊的景象——反叛与逃走，那些比夏洛蒂的“堕落”要更深、更无可挽回。

“那太残忍了——那太残忍了，”她喊着，更像是在对自己说而不是在对夏洛蒂说。

夏洛蒂没有回答，却猛地瞥了眼时钟。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过半夜了。我可不能再为了我那愚蠢的姑娘让你继续熬夜了。”

迪莉娅的心收紧了。她明白夏洛蒂是想马上结束这场谈话，并为此在提醒她只有蒂娜的母亲才有权利决定蒂娜的未来该怎样。这一刻，尽管迪莉娅刚刚抗议过她们之间不该有感激与否的问题，可夏洛蒂·洛弗尔在她看来还是像个忘恩负义的女魔头。有句话就在她的嘴边，快要喊了出来：“难道那么多年的时间还没有让我有份参与蒂娜的事情吗？”但就在同一瞬间，她再次站到夏洛蒂的位置，体会到这位母亲因孩子而起的强烈恐惧。夏洛蒂对于自己永远无法公开维护的权威，在私下里自然会容不得半点篡夺。一阵同情袭来，迪莉娅意识到，自己无疑是世界上唯一的那个人，唯一一个只有在其面前夏洛蒂才可以做回母亲的角色的那个人。“可怜的人——哎，随她吧！”她内心喃喃自语。

“可你为什么要熬夜等蒂娜呢？她有钥匙，而且迪莉娅会送她回家来的。”

夏洛蒂·洛弗尔没有立即回答。她把编织活卷起来，板着脸看着壁炉架上的一盏烛台，穿过屋子去把它扶正。然后拿起了编织袋。

“是的，就像你说的——为什么要人为她熬夜呢？”她四处走动，灭了灯，盖上火，确认窗子都上了栓；她做这些时，迪莉娅顺从地看着。随后堂姐妹俩就点着她们的卧室蜡烛，穿过黑下来的屋子走上楼去。夏洛蒂似乎下定决心不再提及她们谈论的话题了。上楼后她停下脚步，低下头让迪莉娅亲吻晚安。

“我希望他们还留着你的炉火，”她用家务能手的口吻说道，迪莉娅急忙确认了一下，她话音刚落，二人异口同声低语道“晚安。”然后夏洛蒂转身沿着过道回屋了。

第九章

迪莉娅的屋子里的炉火还留着，她的睡衣在火边的扶手椅上暖着。但是她既没有更衣也没有让自己坐下来。与夏洛蒂的一番谈话令她深感不安。

她在地板中央站了片刻，慢慢地环顾四周。甚至在她还是新娘那会儿，她就计划着要把这屋子弄得现代些了，但这间屋子至今什么都没变。那些重新装修的梦想都早已消逝。某种内心深藏的漠然逐渐使她把自己看成一名旁观者，过着另一个女人的生活；那个女人与带着那么多的计划和愿景走进这个房子的鲜活的迪莉娅·洛弗尔毫无关系。她明白，这不是丈夫的过错。稍稍一点心计，稍稍一点甜言蜜语，她就能够样样称心如意，容易得就像把那个弃婴揽在自己羽翼下的那件大事一般。问题在于，取得那次成功之后，就再也没有其他事情值得她去努力了。不知怎么，见到小蒂娜的第一眼，就使迪莉娅·罗尔斯顿的整个生活分崩离析了，使她对其他任何事都漠不关心了，对了，除了她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的安宁。她看到自己前方只有一个充满了职责的未来，而那些职责她都真诚快乐地完成了。可是她本人的生活却结束了：她感到自己超然得就像一个与世隔绝的修女。

她的变化太深刻，昭然若揭。罗尔斯顿家对亲爱的迪莉娅的柔顺公开表示得意。她的每一次默许都被当作是一次让步，而家规的可靠性在有了这样的新证据后愈发得到了巩固。现下，迪莉娅环顾四周，看着莱奥伯德·罗贝尔的平版画、家庭银版照片、桃花心木和红木家具，心里明白，她是在看着自己的墓穴四周。

发生变化的那日，夏洛蒂·洛弗尔蜷缩在那张躺椅上，做了那番可怕的告白。那时，迪莉娅怀着一种满是恐惧的欣喜，第一次听见了各

种茫然的生命力在脚下摸索嘶吼。但也是在那天，她同时明白了自己已被它们排斥在外，注定要居住在虚影中。生活将她忽略而过，把她留给了罗尔斯顿家。

那么，很好！她将充分利用自己，利用罗尔斯顿家。这誓言刻不容缓、坚定不移，而且近二十年来她一直在遵行。仅此一事，她成为她自己而不是一个罗尔斯顿家的人；仅此一事，生活似乎是值得的。而现下，同样的挑战声也许又响了起来，这一刻，生活也许又是值得了的。这并不是看在克莱门·斯潘德的份上——可怜的克莱门，多年前娶了一个朴实执拗的表亲，她在罗马将其穷追虏获，把他圈在无情的家庭事务中；他带着逆来顺受的苦脸迫使全纽约在观光旅游时购买他的画作。不，不是为了克莱门·斯潘德，也算不上是为了夏洛蒂或者甚至为了蒂娜——这是为了她自己，为了她的、迪莉娅·罗尔斯顿的，为了她那个错过的愿景，为了她那被剥夺了的真实生活，她会再次打破罗尔斯顿界线，走出去进入世界。

一阵轻微的声音穿过寂静的屋子扰乱了她的冥想。她竖起耳朵，听见夏洛蒂·洛弗尔的门开了，挺括的裙裾沙沙作响，朝着楼梯而去。门下掠过一道光，而后消失了——夏洛蒂从迪莉娅的门口走过，到楼下去了。

迪莉娅一动不动，继续听着。也许谨慎的夏洛蒂下楼是去检查前门是否上了锁，或者是否真的把火盖上了。如果那真是她的目的，很快就能听到她返回的脚步声。但是，脚步声没有响起。事情逐渐清晰：夏洛蒂下楼去是等她的女儿。为什么?

迪莉娅的卧室在房子的正面。她悄悄走过厚厚的地毯，把窗帘拉到一边，小心翼翼地折起里面的百叶窗。下面是空旷无人的广场，月光一片银白，树干在刚洒下的那层雪上投影成图。对面的房子都在黑暗中沉睡，雪白的路面上一个脚印都没有，明亮的街上不见车痕。头顶上有满天星星在月光中游弋。

格兰莫西公园的住户中，迪莉娅知道只有其他两家去了这个舞会：帕图斯·范德格雷夫家和她们的亲戚小帕莫里·罗尔斯顿家。卢修斯·兰宁家为卢修斯太太的母亲刚刚开始三年的服丧期（这可苦了他们刚满十八岁的女儿凯特，她要到二十一岁才能“进入社交界”）；年轻的玛西·明格特太太正“期盼第三个孩子”，而且已经因此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近一年了；其他的广场居民都无甚特色，并未被邀请。

迪莉娅将额头抵在窗格上。马车很快就会出现在拐角，沉睡的广场会回响起马蹄声、鲜活的笑声和门口台阶上年轻人的道别声。可是，夏洛蒂为什么要下楼在黑暗中等她的女儿呢?

那只巴黎时钟敲响了一点钟。迪莉娅回到房间里，拨了拨炉火，捡起一块披肩裹在身上，继续去守她的夜。哎，她一定变得很老了，在这种时刻竟然感觉冷！这让她联想到自己的未来会怎样：神经痛、风湿病、腰腿硬化、日益衰弱。而她却从未经历过一次有爱人的怀抱温暖着她的月光守夜……

广场仍然静悄悄的。然而舞会肯定正在结束：即使最欢乐的舞曲在凌晨一点以后也持续不了多久了，而从大学广场到格兰莫西公园的驾车距离很短。迪莉娅靠在窗垛上，侧耳聆听。

马蹄踏在雪地里的沉闷的声音在欧文街响起，帕图斯·范德格雷夫家的马车在对面房前停了下来。范德格雷夫家的女孩们和她们的兄弟跳了出来，走上台阶；马车接着前行，经过几个门口又停了下来，帕莫里·罗尔斯顿家被亲戚带回来，在自家门口下了车。照此看来，下一辆在拐角出现的马车一定就是约翰·朱尼斯的了，是送蒂娜回家的。

镀金时钟敲响了一点半。迪莉娅有点儿纳闷，她知道小迪莉娅考虑到约翰·朱尼斯的上班时间，从不在晚间派对上呆得太晚。必定是蒂娜拖住了她，罗尔斯顿太太对蒂娜拽着表姐不走所表现出的不体贴感到有点儿恼怒。但这感觉立即被一波同情驱散了。“我们必须离开到某

个地方去，在普通人中过普通的生活。”如果夏洛蒂实行起她的恐吓——迪莉娅知道，她如果不是决心要做的话，就几乎不会说出来——那么此时此刻可怜的蒂娜也许是在跳她的最后一支圆舞曲。

又一刻钟过去了，然后，就在寒气逐渐穿透她的披肩时，迪莉娅瞧见两个人从欧文街转进了空旷无人的广场。一个是穿大衣戴礼帽的年轻男人。他的胳膊上挎了一个人，那人包裹得非常严密，在街角的灯光还没照到的时候，迪莉娅还有点儿犹豫。可随后，她就纳闷了，自己竟然会没有立即认出蒂娜那跳跃的脚步和她在与人说话时微微仰头侧脸瞧着对方的那种姿态呢。

蒂娜——蒂娜和兰宁·哈尔西，在凌晨时分从范德格雷夫家的舞会单独走回家！迪莉娅的头一个念头是出了事故：一定是马车坏了，或者女儿病了不得不回家。但是，不，如果是后者，她会把马车再派回给蒂娜的。并且要是真有任何意外的话，这些年轻人会尽快通知罗尔斯顿太太，而不是在寒冷明亮的夜里漫步。他们像一对走在仲夏林荫道上的恋人，蒂娜纤薄的鞋仿佛是落在雏菊丛上，而不是雪地上。

迪莉娅开始像个少女般颤抖起来。她灵光一现，为自己私下揣摩已久的问题找到了答案。像夏洛蒂和克莱门·斯潘德那样的恋人是怎么设法约会的？哪里的荒僻场所隐藏了他们的偷欢？他们大家所属的社交圈狭小严密，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眼皮子底下，这种约会简直怎么可能发生呢？迪莉娅是绝不敢向夏洛蒂提出这问题的，在某些时刻她也几乎宁愿不知道，甚至连猜都不愿猜。但现在，她一目了然了。夏洛蒂·洛弗尔在城里独自与她那位衰弱的祖母居住时，一定经常与克莱门·斯潘德在夜间派对后步行回家，让他与自己一道进入马瑟街上那幢黑暗中的屋子，那里只有一个耳聋的老太太和上了年纪的仆人们，他们全都在楼上安然大睡，无人窥视他们的到来！迪莉娅想到这儿，眼前出现了那间阴森森的休息室，那间洛弗尔老太太已不再下楼进入的休息室，她看见了它那包裹着的枝形吊灯和几张皇室风格的硬沙发，还

有那没有眼睛的大理石女像柱的壁炉架；那儿成为了他们的月光森林，她想象一注月光洒向褪了色的地毯，落在上面印着的那些天鹅和花环上；冰冷的月光中，两个年轻的身影彼此拥抱着。

是的：一定是这样的记忆唤起了夏洛蒂的疑心，激起了她的恐惧，派她到楼下去在黑暗中对抗那两个罪人。这个对抗的讽刺意味让迪莉娅不寒而栗。要是蒂娜万一知道了！不过当然喽，对蒂娜来说，夏洛蒂仍旧是她本人很久前就决心要成为的那样：一本正经的老处女样。迪莉娅能够想象出楼下即将上演的那幕场景会是如何的安静和得体：没有震惊，没有斥责，没有暗讽，只有一个微笑和对各种理由打定了注意的装痴卖呆。

“什么，蒂娜？你跟兰宁走回家的？你这鲁莽的孩子——在这湿雪地里！啊，我明白了：迪莉娅担心孩子，早早就跑了，她保证把马车派回来——但是一直都没来？嗯，我亲爱的，祝贺你找到了兰宁送你回家……是的——我半夜三更在这儿是因为我死也想不起来你带没带门上的钥匙——这世上有过这么痴呆的老姨妈吗？不过别告诉你妈妈，亲爱的，不然她会训斥我，那么健忘，而且还挨着冻呆在楼下……你相当肯定带了钥匙？啊，在兰宁那儿？谢谢你，兰宁；你太好了！晚安——或许其实应该说，早安。”

迪莉娅默默地把夏洛蒂的独白念到这儿时，下面的正门砰地关上了，年轻的兰宁·哈尔西慢慢地穿过广场离去。迪莉娅看见他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停了停，仰头看了看面前的这幢房子，然后依依不舍地转身走了。打发他用的时间与迪莉娅估算的一分不差。片刻之后，她看见门底下有一道光经过，听见了夏洛蒂那浆过的裙裾的沙沙声，知道那位母亲和女儿回到了她们各自的屋子里。

她缓缓地、动作僵硬地开始脱衣，吹灭蜡烛，然后跪在床边，把脸埋了起来。

第十章

迪莉娅醒着躺至天亮，重温了那个宿命般的日子的每一个细节，那天，她接管了夏洛蒂的孩子。那时她自己还几乎只是个孩子，而且没有人可以让她依靠，没有人支撑她的决定，或者指导她如何有效行事。自那时起，二十年积累下来的经验该可以让她应付紧急事件了，该教会她指导别人而不是指望别人的引导了。但这么多年的经验负载于身，像锁链般将她困在了她那方狭小的生活天地里；比起第一次冒险，独立行动对她而言变得更危险、更不可思议。现在似乎多出了那么多的人需要“考虑”（“考虑”是罗尔斯顿家的词）：她的孩子们、孩子们的孩子们、他们的亲家们。哈尔西家会怎么说？还有罗尔斯顿家会怎么说？难道她已经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罗尔斯顿家的人了吗？

几个小时后，她坐在了兰斯盖尔医生的书房里，看着他那张乌黑的士麦那地毯。兰斯盖尔医生已经多年不行医了：最多也就是继续走访几个老病人，还有对一些“疑难”病情给出点儿建议。不过在他以前的王国内，他还留存着一种权威，有几分生活教皇或者医学长老的意味，那些曾经被他治愈过生理疾病的人常常回来寻求精神良药。大家都认为兰斯盖尔医生的判断很可靠，可私底下来说，吸引他们到他这儿来的事实是，他在那些最具图腾崇拜的社交界里以无所畏惧而著名。

现在，迪莉娅坐在那儿注视着他满头银发的魁梧身躯在屋子里沉思着走来走去，两边是小牛皮装订的医学书籍和病人出于感激送来的一些“垂死的角斗士”和“年轻的奥古斯提斯”之类的雕像。仅仅看到他这个人，她就已经感到安心了。

“您瞧，我一开始接受蒂娜时也许并没有考虑周全——”

医生在他的桌子后面立定，赞许地一拳砸在上面。“感谢老天你没有！这城里考虑周全的人就算没你也够多了，迪莉娅·洛弗尔。”

她迅速抬起头来。“您干嘛叫我迪莉娅·洛弗尔？”

“这个嘛，因为我很怀疑你今天就是她啊，”他狡猾地回答道；而对此她发出了一阵怀念的大笑。

“可能吧，如果我不是，以前曾经——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一直都是一个谨慎细心的罗尔斯顿家的人，最终对蒂娜来说也许会更好些。”

兰斯盖尔医生将他那患着痛风的大块头陷入桌后的扶手椅里，从讥讽的眼镜片后向她露出满脸的笑容。“我最恨那种‘最终会更好’了：就像放了三天的冷羊肉那样没营养。”

她思索着。“当然，我意识到如果收蒂娜为养女的话——”

“嗯？”

“呃，人们会说……”一片深深的红晕涌上她的脖子，晕满了脸颊和额头，然后在她梳理得体的头发下像火苗般跳跃。

他点了点头：“是的。”

“或者其他的……”红晕越来越深……“说她是吉姆的……”

兰斯盖尔医生再次点了点头。“他们很可能就会那么认为；可就算他们这样想了又能伤害到什么呢？我了解吉姆：你收下那个孩子时他什么都没问……但是他知道她是谁。”

她震惊地抬起眼。“他知道……？”

“是的，他来我这儿了。而且——呃——为了那婴儿着想，我违反了保密的行规。那样蒂娜才得到了一个家。你不会去公开指责我吧，是吗？”

“噢，兰斯盖尔医生——”她的眼里充满了痛苦的泪水。“吉姆知道？而且没告诉我？”

“没有。那个年代大家都不怎么把事情告诉对方，对吧？但是你做的事让他非常钦佩。而且如果你认为——我想你是这样认为的——他现在身处一个更明悟事理的世界，那为什么不理所当然地认为，他还会为你打算做的事情更加钦佩你呢？推测来说，”医生嘲讽地总结道，“人们在天堂里会意识到，在世间，一个人四十五岁时做一件勇敢的事，要比在二十五岁时做要见鬼地难多了。”

“哎，我今天早上就是这么想的，”她承认道。

“好了。今天下午你会证明正相反。”他看看手表，站起来，将一只手慈爱地放在她的肩头。“让人家爱想什么就想什么吧；要是小迪莉娅找你的麻烦，让她来见我。你那个男孩子是不会的，你知道，约翰·朱尼斯也不会；编出第三代和第四代那种想法[注]的肯定是个女人……”

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仆朝里面看，迪莉娅站起身，但是走到门口时犹豫了一下。

“我有个想法，也许我不得不打发来见您的那个人是夏洛蒂。”

“夏洛蒂？”

“她会憎恨我要做的事的，你知道。”

兰斯盖尔医生扬起了银白的眉毛。“是啊，可怜的夏洛蒂！我想她是嫉妒了？说到底，那才是什么第三代第四代的事的真相所在呀。总得有人付账。”

“哎——只要不用蒂娜去付就好！”

“这个嘛——那正是夏洛蒂最终会认识到的呀。所以，你的事清楚了。”

他领她穿过餐室走了出去，那儿已经有些可怜人和一两个老病人在等着了。

那天下午把夏洛蒂单独叫到卧室以前，迪莉娅的事情似乎的确够清楚了。蒂娜头痛躺在床上：这是那个年代的年轻女士们在遭遇情感困境时用来让人接受的状态，而且极大程度上简化了与长辈的交流。

迪莉娅和夏洛蒂在午饭时只拉了几句家常；不过迪莉娅还是感觉到了堂妹决心已定。昨天夜里的事无疑使夏洛蒂确认了她的观点：是时候做这样的决定了。

洛弗尔小姐谨慎干练地关上卧室的门，向窗户之间的那张印花棉布躺椅走去。

“迪莉娅，你要见我？”

“是的。喔，别坐那儿，”罗尔斯顿太太不由自主叫起来。

夏洛蒂张大了眼睛：可能吗，她不记得她曾经就闷在那些靠枕里悲伤地啜泣？

“别，离我近点儿。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点儿耳聋，”迪莉娅紧张不安地解释道，把一张椅子推向自己。

“哎。”夏洛蒂坐了下来。“我倒没注意到。不过这样的话，也许昨天晚上倒免了让你听见蒂娜是凌晨什么时候从范德格雷夫家回来的了。要是她知道吵醒你了的话——她那么不顾别人——她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

“她没吵醒我，”迪莉娅回答道。她暗暗心想：“夏洛蒂决心已定，我不可能说动她了。”

“我想蒂娜在舞会上玩得很开心吧？”她继续说道。

“嗯，为此她得了头痛。这种令人兴奋的事注定不适合她，我已经告诉过你——”

“是的，”罗尔斯顿太太打断她。“我请你上楼来就是要继续我们昨晚的谈话。”

“继续谈？”砖红色的晕圈出现在夏洛蒂干枯的面颊上。“值得吗？我觉得应该立即告诉你，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想你会承认我知道什么对蒂娜最好吧。”

“是的，当然了。但是至少让我参与一份你的决定呀，这你都不肯吗？”

“一份？”

迪莉娅探过身子，将一只温暖的手放在堂妹相扣的十指上。“夏洛蒂，曾经在这个房间里，多年前，你请求我帮助你——你相信我能帮。你不再相信一次吗？”

夏洛蒂的嘴唇僵硬了。“我相信是我自己帮助自己的时候了。”

“以蒂娜的幸福为代价？”

“不，而是让她避免更大的不幸。”

“可是夏洛蒂，我只想要蒂娜幸福。”

“哦，我知道。你为我的孩子已经倾尽全力了。”

“不，还没有。”迪莉娅站起身，带着一种庄严立在堂妹面前。“但是现在我要这么做了。”她仿佛发出了一个誓言。

夏洛蒂·洛弗尔抬头看着她，惊恐疲惫的眼睛里闪着疑虑。

“如果你的意思是打算对哈尔西家运用你的影响力——我很感激；我会永远感激你的。可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有一桩勉强的婚姻。”

对方并没有领悟，这使迪莉娅脸红了。她以为自己那个惊人的决定必然都写在脸上了呢。“我打算把蒂娜收为养女——让她姓我的姓，”她宣布道。

夏洛蒂·洛弗尔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她。“收为养女——收为养女？”

“难道你不明白吗，亲爱的，这么做将带来的改变？有我母亲的钱——洛弗尔家的钱；当然了，数目不大；但是吉姆一向都希望这笔钱能够回到洛弗尔家。而且我的迪莉娅和她哥哥的钱都那么充裕，没理由不把我这笔小小的财富给蒂娜。没理由不让她叫蒂娜·罗尔斯顿。”

迪莉娅停顿了一下。“我相信——我想我知道——吉姆也会赞成这样的。”

“赞成？”

“是的。难道你不明白吗，他让我收下这孩子的时候，一定已经预见到并且接受了任何——任何它最终可能会带来的后果？”

夏洛蒂也站了起来。“谢谢你，迪莉娅。但是它一定不会带来更多事了，除了一件——我们离开你；我们现在就离开你。我肯定这才是吉姆会赞成的事。”

罗尔斯顿太太后退了一两步。夏洛蒂冷酷的决心使她的勇气凝滞了，她一时找不到话来回答。

“唉，那么对你来说，牺牲蒂娜的幸福比牺牲你的自尊更容易些了？”她喊道。

“我的自尊？我没有权利感到任何自尊，除了在我的孩子身上。而那是我永远也不会牺牲掉的。”

“没人让你牺牲。你不讲道理。你太残忍了。我希望的不过就是能让我帮助蒂娜而已，可你说起话来就好像我在干涉你的权利。”

“我的权利？”夏洛蒂重复道，发出一阵凄凉的笑声。“它们是什么？我没有权利，无论是在法律面前还是在我的亲生孩子的心中。”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你知道蒂娜有多爱你。”

“是的；充满同情地——就像我以前爱我的那些老处女姨妈们那样。有过两个——你还记得吗？像枯萎的婴儿！我们这些孩子常被告诫，说永远不要对乔茜姨妈或诺妮姨妈讲任何可能会打击她们的事；正像那天晚上我听见你对蒂娜说的那样——”

“啊——”迪莉娅喃喃说道。

夏洛蒂·洛弗尔继续站在她面前，憔悴、僵硬、冷酷无情。“不，这样已经够久了。我决定告诉她所有的事；然后带她离开。”

“把她的身世告诉她？”

“我从没为此感到羞耻，”夏洛蒂喘息着。

“那么，你的确牺牲她了——为了想做主而把她牺牲掉？”

两位妇人面对面，彼此都使尽了招数。迪莉娅气得发抖，瞧见对手动摇了，后退了，伴随着一阵断断续续的低语无力地跌在沙发上。夏洛蒂狂乱的双手紧紧攥着靠枕，将脸藏在里面。曾经将她甩在这些靠枕上的那同一股母性的激情现在将她折得更低了，她深深感受到一种更为苦涩的放弃所带来的剧痛。迪莉娅似乎听见了过去的那声哭喊：“可是我怎么能够放弃我的孩子呢？”她一时的怨恨消失了，向这位母亲辛劳的双肩俯下身去。

“夏蒂——这次不会像要放弃她那样。难道我们不能够只是继续一道爱她吗？”

夏洛蒂没有回答。她默默地躺了很久，一动不能动，她的脸藏了起来：她似乎害怕朝那张向她弯下的脸转过去。但是迪莉娅很快就注意到那些紧张的肌肉渐渐放松了，看见堂妹的一只胳膊微微移动摸索着。她伸出手去碰那些寻觅着的手指，然后她的手被抓着，压在了夏洛蒂的双唇上。

---

1. 圣经教义里有祖先的罪将延及第三第四代的说法。（译注）

第十一章

蒂娜·洛弗尔——现在是克莱门蒂娜·罗尔斯顿小姐——七月份就要嫁给兰宁·哈尔西了。订婚是在四月里宣布的。订婚期那么短，家族里的女性长辈们都开始对这种粗俗的做法嚷嚷着表示反对。在那个年代的纽约，人们一致认为"应该给年轻人彼此了解的机会"；尽管在构成纽约社交界的那些对夫妻中，多数人都自小一起玩耍，并且各自的父母也是多年世交，可仍有一条莫名其妙的礼仪规则，要求把刚订婚的那对人当作一对彼此刚刚认识的人。在南方各州，行事则有所不同：在他们的记录中，草草订婚、甚至私奔结婚都并不鲜见；但那种轻率与纽约迟缓的血液不太协调，纽约的生活步调仍然在与荷兰人的深思熟虑保持着一致。

然而，对于像蒂娜·罗尔斯顿这种不平常的情况，无视传统并不会让人感到很吃惊。首先，每个人都知道，她像你我一样，不是什么蒂娜·罗尔斯顿；除非有人确实相信那些关于可怜的吉姆那未知的"过去"和他的寡妇宽宏大量的传言。不过对那些传言大多数人都持反对意见。人们不愿对一个死去的人横加指责，因为他无法为自己辩护；而罗尔斯顿家的人一致宣称，就像他们完全不赞成詹姆斯·罗尔斯顿太太把蒂娜收为养女那样，他们也完全相信，要是这一举动会被理解为给她去世的丈夫"染上污点"的话，那她是不会这么做的。

不：这个女孩可能是洛弗尔家的人——然而甚至持这想法的人也并不多——不过她肯定不是罗尔斯顿家的人。她那褐色的眼睛和轻浮的样子很明显地把她排除在这个家族之外，都用不着什么官方的开除。事实上，大多数人都相信——正如兰斯盖尔医生一向断言的那样——她的身世的确无法弄清楚。井然有序的社交界中偶尔会有一些无法解开的谜团让人感到迷惑和恼怒，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大家也

都相信，既然当初罗尔斯顿太太留下这孩子是因为堂妹夏洛蒂实在离不开她，那现在迪莉娅·罗尔斯顿收她为养女不过是再次证明了洛弗尔家族很抱团。要是说罗尔斯顿太太的儿子和女儿对收养蒂娜这个主意感到高兴，那就是在夸大其辞；不过他们对此不予置评，用高贵的沉默使母亲的这个怪念头的影响力降到了最低。这是老纽约的家族们要遮掩个别成员的古怪行径时通用的方式，而且在“钱足够分配”的情况下，要是继承人们还对总遗产中转让出小小的一笔数目表示抗议的话，那会被认为太庸俗太贪婪。

尽管如此，迪莉娅·罗尔斯顿从收养蒂娜的那一刻起，就充分察觉到了自己那两个孩子在态度上的转变。他们对她很耐心，几乎像父母对孩子般：他们刚原谅了那孩子的一个幼稚的过失，不过因此决定也必须对这孩子进行更加严密的看管。周围的人对待她同样也是这副纵容但却监督的态度。

她“处理事情”有种无可置疑的派头（最先这么说的人是席勒顿·杰克森）；自从那位无所畏惧的妇人曼森·明格特太太违背了她丈夫的遗愿之后，在纽约再没出现过像她这种态度的人了。不过罗尔斯顿太太的方法与其并不相同，而且分析起来更不容易。曼森·明格特太太借助花言巧语、讽刺谩骂、死缠硬磨和上蹿下跳办成的事情，另一位完成起来既没有拔高嗓门，看上去也一步都没有脱离常规。她说服吉姆·罗尔斯顿收留那个弃婴时，事情办得易如反掌，没人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办的以及是怎么办成的；并且第二天他和她就像平常无事人似的满面笑容了。然后就是现在，这次收养——！好吧，她使了同样的手段，正如席勒顿·杰克森说得那样，她表现得就好像收蒂娜为养女一直都是件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事情，就好像她很惊讶人们竟然会惊讶一样。而面对她的惊讶，人们的惊讶显得很愚蠢，于是它们渐渐停息了。

事实上，迪莉娅在人前自信沉着，在人后却疑虑重重、忐忑不安。但她曾经学会一个道理：一个人要是不想解释的话，就几乎可以

做任何事（甚至也许可以去谋杀）；并且这道理从未被遗忘。她对收留弃婴从未解释过；现在也不打算对收她为养女进行解释。她只是办她要办的，就好像没发生什么需要说说清楚的事；而长期承继下来的道德上的谨慎促使她紧守这些疑虑，不告诉别人。

这些疑虑实际上并没怎么涉及公众舆论，它们涉及更多的是夏洛蒂·洛弗尔的个人想法。夏洛蒂在起初那一刻悲痛的抗拒之后，哀婉地、几乎是痛苦万分地表示了十分感激。她这样是有理由的，蒂娜的态度透露出了很多东西。蒂娜在从范德格雷夫家的舞会刚回来的那些天里，露出了一种孤僻、阴沉的脸色，那使迪莉娅恐惧地想起了夏洛蒂·洛弗尔多年前突然出现在自己卧室的那面镜子里时的鬼样子。母亲的历史的头一个章节已经写在了女儿的眼睛里；而蒂娜的斯潘德血液很可能会促成那个结局。在那几天的默默观察中，迪莉娅怀着恐惧和怜悯，发现夏洛蒂的担心自有其道理。这女孩差点儿让她俩都落了空：无论如何一定不能再冒这种险了。

哈尔西家，整体来说，表现得令人钦佩。兰宁希望娶亲爱的迪莉娅·罗尔斯顿的被保护人——大家都知道，她很快就要姓她养母的姓了，并且继承她的财产。有什么比与罗尔斯顿家再结一个姻盟更能让哈尔西家的人向往的呢？这些家族一向都是相互结亲的。哈尔西的父母在祝福时带着一种怂恿，这既显示出他们也有他们的焦虑，也显示出他们看见兰宁“安定下来”的那种释然会足以抵消这桩婚事可以想见的那些瑕疵——虽说，一旦定了下来，他们是甚至连向自己都不会承认这种瑕疵存在的。对于自己的安排布置，任何会影响到其完美得体的事物都会被老纽约置之脑后。

这一切夏洛蒂·洛弗尔当然察觉到并且也承认了。她接受了这种情形——在私下与迪莉娅相处的时候——把它当作是一个配不上的罪人所受到的一长串恩慈中又添加的一项。而她有句话也许能略为解释她的这种接受：“现在至少她永远也不会疑心事情的真相了。”她的孩子

永远不要去猜测她们之间的纽带，这已经成为这个可怜人的主导思想了……

但是迪莉娅的主要支撑则是看得见蒂娜。她是她那被拒绝了的幸福的模糊映像，这个逐渐老去的女人的整个生活都是由那映像定型上色的，她悬在天赐的极乐之光中目眩神迷。有时候，当她瞧着蒂娜变幻的面孔，觉得自己的血液仿佛正在里面拍击，觉得好像能读懂汇成那些纷乱激流的每一个念头和每一种情绪。蒂娜的爱情是一次暴风骤雨的恋爱，不断在狂喜和沮丧、傲慢和自卑中跌宕起伏；这些都以一种不加修饰的坦率展现在迪莉娅面前，她从中看见了自己那被扼杀的青春的种种美景、渴望和想象。

这女孩对于自己被收为养女的真正想法是什么，这点可不容易搞清楚。她在十四岁时获知了自己身世的流行说法，并且漫不经心地接受了，就像一个幸福的孩子面对某个遥不可及且无法想象的事实那样，因为这事实并没有变更她所熟悉的事物的秩序。而她以同样的精神状态接受了被收为养女这件事。她知道给她罗尔斯顿这个姓氏是为了便利她嫁给兰宁·哈尔西。迪莉娅有种感觉，所有不相干的问询都被淹没在了一种势不可挡的感激之中。“我心里一直都当你是妈妈；而现在，你这个最亲爱的，你真的是，”蒂娜悄声说道，脸颊贴着迪莉娅的脸颊；迪莉娅大笑着回答：“是呀，只要律师们能让我当上！”然而，事情于是就此被丢下了，被蒂娜狂喜的激流一扫而空。那些天里，迪莉娅、夏洛蒂，甚至殷勤的兰宁，都颇像几根在阳光照射下的激流中回旋的稻草。

这股金色的洪流带着他们向前，越来越接近那个迷人的日期；而迪莉娅沉湎于婚礼的筹备中，她感到惊讶，她对亲生女儿的事情也是一一安排、样样过目，但相比之下那次中的她却显得有些漠然。在小迪莉娅平静的婚礼中，没有能够刺激脉搏跳动的东西；而随着蒂娜婚期的迫近，想像如岁月般萌生开来。婚礼将在洛弗尔府邸举行，迪莉

娅·洛弗尔自己就是在长岛海湾的这座老房子里出嫁的，自从母亲去世后，她夏天都在那儿度过。尽管穷街陋巷如网络般已经布满了邻近一带，这幢带着细柱廊的老房子仍旧隔着一片未修剪的草地和茂密的灌木林眺望着地狱门那儿的海峡；休息室里还保留着那些脆弱的细长靠背椅、谢拉顿式的小桌以及橱柜。大家都认为把这些东西丢掉换更时髦一些的家具没什么用，因为这座城市的发展注定了这地方终究会被卖掉。

像罗尔斯顿太太那样，蒂娜会有一个“居家婚礼”，虽然主教派社团已经开始不赞成这样的婚礼了，认为那是浸礼派、循道派、一位论派和其他无圣坛教派的令人鄙夷的权宜之计。然而，在蒂娜这件事上，迪莉娅和夏洛蒂两人都觉得在家里举行婚礼有更好的私密性，这弥补了它比较世俗的缺陷；而哈尔西家也赞同她们的决定。六月结束前，女士们在洛弗尔府邸各就各位，而且每天清晨都有人瞧见年轻的兰宁·哈尔西的单桅船在海湾中击水而来，在草地下方的锚地卷起它的帆。

所有人的记忆中，都不曾有过更美好的六月了。走廊下的大马士革玫瑰和木樨草从未曾把这样一缕夏日的气息送进过那高高的法式窗户；从古老的拱顶柑橘房搬出来的多节的柑橘树从不曾开过这样浓密的花儿；草坪上一堆堆圆锥形的草垛散发出了阿拉伯的香气。

婚礼前夜，迪莉娅·罗尔斯顿坐在走廊中注视着月亮从长岛海湾升起。大量的最后准备工作使她很疲倦，想到蒂娜要走了她很伤心。明天晚上这屋子就会空下来了：她和夏洛蒂将孤独地一起坐在晚间的灯边，直到死亡来临。这样的自叹很傻——她提醒自己，那“不像她”。可太多的回忆在她体内翻腾低语：她心神不安。悄无声息的休息室已经改成了一间小礼拜堂，有一个垂着蕾丝的圣坛，高挑的雪花石膏花瓶正等着白玫瑰和六月百合，从门口到高坛的长条红地毯把一排排椅子分成两边；当关上那扇门时，她觉得回到洛弗尔府邸举行婚礼也许

是个错误。她又一次看见了自己，穿着那件绣着雏菊的高腰“印度薄纱棉”，踩着平跟绸缎凉鞋，戴着布鲁塞尔面纱；又一次在那面灰黄色的壁镜里看见了自己当时倚在吉姆·罗尔斯顿得意洋洋的胳膊上离开这个房间时的身影；看见了自己在站到礼堂那簇钟形白玫瑰下之前与镜中的自己所交换的那惊恐一瞥，看见自己对祝贺的人们在微笑致意。哎，那面壁镜明天会照出一个多么不同的身影啊！

夏洛蒂·洛弗尔轻快的脚步声在门里边响了起来，然后她走出来与罗尔斯顿太太汇合了。

“我去厨房跟梅丽莎·格雷姆斯说了，她最好准备至少两百碟冰激凌。”

“两百？是啊——我想她最好这样，费城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要来呢。”迪莉娅沉思着。“那碟子垫布呢？”她问道。

“有你姨妈西西莉亚·范德格雷夫家的，我们会弄得很漂亮的。”

“对的。谢谢，夏洛蒂，让你费了那么多心。”

“哎呦——”夏洛蒂抗议道，飘过一丝冷笑；迪莉娅察觉到了对一位母亲忙于自己女儿的婚礼细节表示感谢所包含的讽刺。

“请坐下，夏蒂，”她小声说道，为自己的蠢话感到脸红。

夏洛蒂疲倦地叹了口气，坐在最近的那把椅子上。

“明天我们会有个好天气，”她说着，若有所思地审视着平静的天空。

“是啊。蒂娜呢？”

“她很疲倦。我打发她上楼去躺着了。”

这似乎非常妥当，因此迪莉娅没有立即回答。过了一阵儿，她说："我们会想她的。"

夏洛蒂的回复是含糊不清的一声低语。

两位堂姐妹默默无语，夏洛蒂像往常那样挺得笔直，她瘦削的手握在那张灯芯草编的老式座椅的扶手上，迪莉娅多少有点儿像是沉重地深陷在一张高背扶手椅里。两人就次日的准备工作已经交换过最后的意见，来客的人数、潘趣酒的调制、神职人员更换教袍的安排，以及把礼物安置在最好的那个空房间里；对这些再没什么可谈论的了。

只有一个话题还没提及，于是迪莉娅一边注视着堂妹在动人的暮色中的那抹严厉的剪影，一边等待夏洛蒂说话。但夏洛蒂保持着沉默。

"我在想啊，"迪莉娅终于开口了，嗓音中有一丝轻颤，"一会儿我该去——"

她觉得自己看见夏洛蒂的手在椅子的扶手上攥紧了。

"一会儿你该去——？"

"呃，蒂娜睡觉前，也许该上去几分钟——"

夏洛蒂仍然保持沉默，显然决定不去劳神帮她。

"明天，"迪莉娅继续道，"我们一大早就会特别忙，又闹又乱的，我看不出那会儿我怎么可能——"

"可能？"夏洛蒂单调地重复道。

迪莉娅觉得自己的脸在暮色中更红了。"呃，我想你也同意，不是吗，那孩子就要面对新的职责和义务，有句话应当对她说一说——呃

——通常，事实上，是在这种时候？”她支支吾吾地结束了。

“是的，我想到那个了，”夏洛蒂回答。她没再说什么，但是迪莉娅从她的语调中本能地察觉到了一种模糊的敌对在萌动，在蒂娜的人生关键时刻，这种敌对似乎会自动出来发表意见。她无法理解为什么夏洛蒂在这样的时刻总是变得如此难以理解和难以接近，而且就目前这件事来说，她看不出这种情绪上的变化凭什么要来干涉那份她认定了的职责。蒂娜一定在渴望她那双引领的手把自己带进新生活，就像她本人也渴望着这次半吞半吐的交流，那会是她向这个养女的真正的告别。她的心跳动得比平时更快了些，她站起身，从开着的窗门里走进光线暗淡的休息室。月亮从廊柱之间把一道宽宽的月光洒在一排排椅子上，照耀着蕾丝装饰的圣坛和它那空着的烛台与花瓶，将迪莉娅银色的身影在壁镜里重重地勾勒了出来。

她穿过房间向大厅走去。

“迪莉娅！”夏洛蒂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迪莉娅转过身，于是两位妇人在一览无余的月光中仔细看着对方。夏洛蒂的脸看上去与那个可怕的日子里迪莉娅在镜中突然看到她从肩膀上冒出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你现在上楼去跟蒂娜说话？”夏洛蒂问。

“我——是的。快九点了。我想……”

“是的，我理解。”洛弗尔小姐显然在努力控制自己。“请你也理解我，迪莉娅，要是我请你——不要去。”

迪莉娅带着一种不确定的疑虑看着她的堂妹。这个奇怪的请求隐藏了什么新的秘密吗？但是不——她心中一闪而过的这个疑问是不可接受的。她对她的蒂娜太有信心了！

“我承认我不理解，夏洛蒂。你肯定感觉到了，在一个女孩的婚礼前夜，她应该拥有一位母亲的忠告，一位母亲的……”

“是的，我感觉到了。”夏洛蒂·洛弗尔急促地吸了口气。“但问题是：我们中哪个是她的母亲？”

迪莉娅不由得后退了一步。“我们中哪个——？”她结巴了。

“是的。啊，别以为这是我第一次问自己这个问题！你瞧——我是想冷静的，要很冷静。我不想回顾从前。我已经接受了——接受了所有的事情——非常感激地。只是今晚——就今晚……”

迪莉娅感到心中涌起一阵怜悯，在她与夏洛蒂·洛弗尔交换真相的那些稀有时刻，这种怜悯总会压倒其他一切情感。她的喉咙里满是泪水，于是保持了沉默。

“就今晚，”夏洛蒂最后说道，“我是她的母亲。”

“夏洛蒂！你不是打算去告诉她这个——不是现在吧？”迪莉娅情不自禁地喊出来。

夏洛蒂淡淡一笑。“要是我告诉了的话，你会恨透我吧？”

“恨？这个字，在我们之间！”

“我们之间？可从一开始，我们之间就是这个字——从最一开始！从你发现克莱门·斯潘德并没有因为配不上你而过于心碎的那天起；从你好心收留我并且把他的孩子从我这儿拿走从而找到报仇和胜利的快感时起！”夏洛蒂的话仿佛是从地狱之火的深渊里爆发出来的；接着那火焰消退了，她的头向前耷拉下来，她站在迪莉娅面前：哑然无语、垂头丧气。

迪莉娅的第一个举动是愤然做了某种回击。原来在她满怀温柔、同情，冲动地要与人为友、帮助别人时，对方心中点燃的却尽是这些邪恶！这好似一股毒烟漫过了某片纯净的夏日美景……

平时的话，这些感觉很快会被同情的反应所取代。但现在她空无所感。一种彻底的疲惫将她占据了。

“是啊，”她缓缓说道，“有时我的确相信你从一开始就是恨我的；恨我试着为你做的每件事。”

夏洛蒂尖刻地抬起头来。“为我做的？可你的每件事都是为了克莱门·斯潘德而做！”

迪莉娅带着些惊恐瞪视着她。“你太糟糕了，夏洛蒂。以名誉作证，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想到过克莱门·斯潘德了。”

“哈，可是你想了——你想了！你总是以想起蒂娜的方式去想起他——除了他没别人！女人从不会停止去想她爱的那个男人。多年后还会想，以各种不自觉的方式，在各种各样的事物里——书本、图片、日落、一朵花或一条缎带——或者壁炉架上的一只钟，”夏洛蒂冷笑着突然中断。“你瞧，那是我下的赌注——那就是那天我来找你的原因。我知道我给了蒂娜另一位母亲。”

再一次，那阵毒烟似乎笼罩了迪莉娅：她和夏洛蒂，两个精疲力尽的老女人，站在蒂娜的婚礼圣坛前相互说着憎恨的话；这看上去丑恶可耻，简直不可思议。

“你这个邪恶的女人——你太邪恶了！”她喊道。

接着，邪恶的薄雾散去了，穿过它，她瞧见了那位母亲困惑可怜的形象：她不是一位母亲，并且，她每受到一种好处就感到被剥夺了一种权利。她靠近夏洛蒂，将一只手放在她的胳膊上。

“别在这儿！我们别在这里这么说话。”

那一位抽开身子。“那么，随你指地方。我不挑。”

“可是今晚吗，夏洛蒂——在蒂娜婚礼的前夜？这房子的每个角落难道不都是她？哪有什么地方能让我们再继续相互说些狠心的话？”夏洛蒂沉默着，迪莉娅继续说道，声音稳定了些：“你说的话没有什么能真的伤害我——很久；而我不想伤害你——从来都不想。”

“你竟对我说这些——而你做尽了把我和女儿分开的事！你觉得那很容易吗，那么多年，听着她叫你‘母亲’？哦，我知道，我知道——我们都一致认为永远不能让她猜想……可要不是你长期插在我们中间，她除了我是不会有别人的，她对我的感觉就会像一个孩子对母亲的感觉，她必须爱我胜过爱其他人。你用你那些宽容和慷慨最终把我的孩子夺走了。我忍受下来全是为了她的缘故——因为我知道必须忍受。但今晚——今晚她属于我。今晚我受不了要她叫你‘母亲’。”

迪莉娅·罗尔斯顿没有立即回答。她似乎头一次听见从母性激情的最深处所发出的声音，她站立着，对那回荡过来的声音深感敬畏。

“你一定是多么爱她呀——竟然对我说出了这些话，”她喃喃说道；然后，她用尽了最后一丝气力：“是的，你是对的。我不上楼找她了。一定得你去。”

夏洛蒂冲动地扑向她，但是迪莉娅举起一只手，仿佛在防卫。她穿过房间又来到走廊上。她跌坐进那张椅子时，听见休息室的门开了，然后又关上了，接着是夏洛蒂上楼的脚步声。

迪莉娅独自坐在黑夜里。她耗费了最后那滴宽宏大量，想试着把颤抖的思绪从夏洛蒂那儿转移开。此刻楼上情形如何？会有什么样的阴暗暴露出来使蒂娜的新娘美梦受到损害呢？好吧，那也不是猜得出

来的事。她，迪莉娅·罗尔斯顿，尽了她的本分，用了她的全力：现在一无所有，只剩下要努力从满是失败的感觉中振作起精神来。

在夏洛蒂所说的一些话中，有一分奇怪的真相。她的母性激情赋予了她怎样的悟性啊！她的嫉妒似乎有千千万万的触角。是的，的确，对迪莉娅来说，蒂娜新婚前夜的甜蜜和宁静填满了她本人过去未能实现的愿景。它们温柔地、不知不觉地让她安于自己对所错过的那些东西的记忆。最后这些天里，她过着这个女孩的日子，她就是蒂娜，而蒂娜则是她本人少女模样的自己，那个遥远的迪莉娅·洛弗尔。现在，有生第一次，迪莉娅可以不带羞耻、不带自责、不带苦闷或者顾虑，全心投入到爱已得到回报的想象中，那是她的想象力曾一直要避开的。她在年轻时做出了选择，然后在成熟中接受了它；而现在，这个如此神秘的恍若是她本人的新婚的欢乐，补偿了所有她错过但却从未抛弃的一切。

迪莉娅现在理解了，这些夏洛蒂全都已猜到，并且这种认知让她充满了强烈的怨恨。夏洛蒂很久前说过，克莱门·斯潘德从未真正属于过她，而现在她察觉到克莱门·斯潘德的孩子也同样如此。随着这个真相的悄然浮现，迪莉娅的心融化了，对夏洛蒂满怀以往的同情。她明白了，干涉他人的命运，对任何人类以自己的方式去爱和去受难的权利哪怕最轻微的触犯，都是一件可怕的、亵渎神明的事情。迪莉娅在夏洛蒂·洛弗尔的人生中干涉过两次，那么夏洛蒂把她当作敌人是很自然的。只是如果她不去用伤害蒂娜来报复自己该多好！

这位养母的思绪痛苦地回到了楼上的那个白色小房间里。她本打算与蒂娜呆上半个钟头，让这女孩沉浸在芬芳的思绪里，就像那些她睡醒时将在枕边发现的鲜花。而现在——

迪莉娅从沉思中一下子惊醒了。楼梯上有脚步声——夏洛蒂穿过寂静的屋子下楼来了。迪莉娅站起身，隐约有股想逃走的冲动：她感到无法正视堂妹的眼睛。她转到走廊的拐角，希望发现餐室的窗门还

开着，然后不引人注意地溜回自己的房间；但是夏洛蒂顷刻间便到了她的身边。

“迪莉娅！”

“哎，是你啊？我正要上楼睡觉。”迪莉娅拼了命也没能阻止声音中的那片冷硬。

“是啊，时间已经晚了。你一定很累了。”夏洛蒂停顿了一下；她自己的声音也紧张而痛苦。

“我是累了，”迪莉娅承认。

月光肃然，另一位走向她，胆怯地碰了一碰她的胳膊。

“你得先见见蒂娜。”

迪莉娅身子僵住了。“蒂娜？可那么晚了！她没睡吗？我以为你会一直呆到她——”

“我不知道她睡了没有。”夏洛蒂停顿了一下。“我还没进去——不过她的门下还有灯光。”

“你还没进去？”

“没有。我只是站在过道上，试图——”

“试图——？”

“想出一些话来……一些话……对她说，但却不会……不会让她猜想……”她呜咽着无法说下去，但又使尽气力继续着。“没用。你是对的：我无话可说。你是她真正的母亲。去找她吧。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

“啊——”迪莉娅喊道。

夏洛蒂带着无法言说的卑微贴近她。“你说我很邪恶——我不邪恶。毕竟，在她小的时候，她是我的！”

迪莉娅伸出一只胳膊揽住她的肩。

“嘘，亲爱的！我们一起去找她。”

那位机械地顺从了她的碰触，于是两位妇人并肩走上了楼梯，夏洛蒂调整着自己冲动的脚步去适应迪莉娅僵硬的动作。她们沿着过道走到蒂娜的门前，但是在那儿，夏洛蒂·洛弗尔停下来摇了摇头。

“不——你，”她悄声说道，然后转身离去。

蒂娜躺在床上，双臂叠枕在脑下，幸福的眼睛里映着那满窗的银色天空。她透过梦境向迪莉娅微笑着。

“我知道你会来。”

迪莉娅坐在她身边，她们紧握在一起的手放在床罩上。她们终究并没有说太多话，或许她们的交流用不着言语。迪莉娅从来不知道自己在那孩子身边坐了多久：她放纵自己沉溺于月色的魔咒中。

但突然间，她想起了夏洛蒂，想起她正独自在房间里关着门，注视着，挣扎着，倾听着。迪莉娅决不能为了自己的愉悦，再去延长这悲哀的守夜了。她弯下身亲吻蒂娜晚安；走到门口时停顿了一下，转过身来。

“宝贝！就只有一件事了。”

“好的？”蒂娜梦幻般喃喃低语。

“我要你向我保证——”

“什么都行，什么都行，你这最亲爱的母亲！”

“好，那么，明天你走的时候——在真正最后的那一刻，你明白——”

“好的？”

“在你对我说过再见后，在对其他所有人说过之后——就在兰宁扶你上马车的时候——”

“好的？”

“那时，你要把你的最后一吻给夏洛蒂姨妈。别忘了——真正最后的那一吻。”